民國叢書

第三編

·70·

歷史・地理類

中國的西北角

長江著

塞上行

長江著

上海書店

塞上行

長江著



塞上行

每冊實價九角 郵費另加

著作人 長江
發行人 丁君匋
出版者 大公報館
總經售 大公報代辦部
特約經售 生活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三版

胡序

去年一年，經過兩廣糾紛，綏遠抗戰和西安事變三大事件，奠定了國家統一的基礎，實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這三大事件之中，綏遠與西安兩事，我們都有過比較周密的報道，和比較真切的考察，負這種重要任務的，便是我們的青年同事長江君。這本書所搜輯的，也就是他此類工作的紀錄，雖是新聞報告性質，實際就是中華民國的幾頁活歷史。

中國國家建設的程途上，潛伏著一個很緊要的宿題，便是民族問題。我們非常羨慕蘇俄能大膽地將國內無數不同的民族解放開來，爲之發揚其固有的文化，鑽研其神祕的史蹟，充分重視他們的自尊心，同時又能巧妙地拿主義思想把他們鎔成一片，這實在非中國歷代對少數弱小民族威偪羈縻的方法所可望其項背。長江君對於民族問題素感濃厚興趣，近年銜社命出入西北各地，接觸愈多，所感尤切。「塞上行」諸篇，字裏行間隨

在流露出他的情感和期望，這也是讀本書的人應當注意的一點。

中國現在已不是宣傳原則論和鬬爭觀念論的時代，而當直截了當提出具體問題，以研討實際方案，以中國國家之大，歷史之久，人情之複雜，建設之多端，我們自愧智力薄弱，夠不上談解決問題，祇有盡其所能爲公衆搜索問題，發見事實，披露出來供社會有識者的研究。長江此書所紀，卽爲我們工作之一端。如能因此引起國人之注意，爲國家許多重要問題開一眞切認識和具體檢討的端緒，卽是我們望外之幸。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三十日胡政之序於上海大公報館

自序

我自知不是長於文學的人，所以不願多寫文章。但是因爲隨時和各種實際社會生活接觸，發現了潛在中國社會裏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等着我們深入去求了解，而且急待着我們研究解答的方案。

一位老朋友最近寫信給我：「我讀了你一切的通信，發現了中華民族的許多問題。正如讀了易卜生的戲劇，發現了資本主義的許多問題。易卜生沒有解答，你也沒有解答。要解答，實需要大系統的思想。」

在這小册子裏面我比較注意三個問題：第一，是國內民族問題，第二，是統一國家之途徑問題，第三，社會各階級利益之調整問題。這些是我認爲中華民族解放運動中，最基本最起碼要解決的項目。

由政治途徑統一國家之趨勢，今天已有明顯的進展。在實際利害上，雖尙有相當摩

際，而政治理論上，却已無大問題。這是中華民族無限量犧牲所換來的代價，值得每一個中國人的慶幸。

國內民族問題，還看不到新的運動的開展。各階級經濟利益之調整，在這本書裏面只有提到西北社會一部事實的機會，然而如欲鞏固對外長期鬥爭的陣綫，這是非有合理辦法絕對不行的。

我也曾片斷的提出對上述各問題的意見，但是只能供大家的參考。如果能引起大家的討論，能得到完善的具體方案。因而促成新的運動，對中華民族的前途，最少在思想上可作成良好的影響。

長江

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上海大公報館

塞上行目錄

第二篇　行紀……一三七

第一篇 短文選

第一 從嘉峪關說到山海關

北戴河海濱的夜話

某外籍記者，留居中國二十餘年，對中國各地，旅行殆遍，他對於中國歷史與文學，皆有很深切之了解，尤其對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具有衷心的同情。記者此次與之在北戴河海濱相遇，多年闊別，一旦重逢，尤其在此刀光劍影的北中國一隅聚首，使人發生無限的感喟。他因年老，將離華歸國，而記者亦因職務關係，無暇久留，乃相約至海灘石嘴上作竟夜之談。他新由我國西北歸來，對中國萬里長城，特感興趣，他西面到過嘉峪關，東面到過山海關，於是卽以長城爲中心，談述他的

感想。記者深受其談話所刺激，歸後終不能忘，乃約略追記之，以餉讀者。

他首說他去年經西安赴嘉峪關的時候，一天午后在西安遊過大雁塔，塔壁上有許多東北人士之傷感的題詩，特別在最上一層的東窗欄上，有一位東北軍的青年軍人，靜肅的向東方空際翹望，有時蹙眉深思，一直到晶瑩的皓月，已慢慢從東方浮升上來，他還沒有稍稍改變他原來的望空遐想的姿態。他說，到那時他才明白了千年前的中國失國皇帝李後主所作幾句絕句的意思，所謂：「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所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乃至所謂：「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一代表一種什麼樣的情景！

中國長城，以明代規模爲最大，而他對於明代的邊防政策，最不恭維。因爲漢代通西域的關口是玉門關，唐代是陽關。鼎鼎大名的班超，張騫，其經營西域，皆以玉門關爲根據點。明代西征大將軍馮勝克了河西之後，即劃嘉峪關爲界，不再過問關西的事情，偌大的西域，輕輕放棄，就是玉門關和嘉峪關間近二千里疏勒河流域地方，亦不再

加以顧視。

「歷代萬里長城之修築，主要的是對游牧民族騎兵戰術而來。戰國時代，各國相互間的長城，是長城的發端。秦以後，中國始有大規模長城出現。繼秦以後，隋代曾大舉修築過長城一次，不過牠的西端，僅及於現今的武威。到了明朝，長城才延長到嘉峪關來。以你們中國古時的人力財力，要興辦這樣大的工程，民間當然非常痛苦，秦時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說，當然代表一個重要的時代事實。一千三百餘年前，北齊要修築長城，因爲顧計到軍士太苦，所以下了一道命令，發天下寡婦以配軍士，使他們安心工作。可以看到當時不得不修築長城，以防禦北面遊牧民族的困難情形。」——他繼續說。

「明代自劃嘉峪關而守之後，無異故步自封，漸漸養成了依賴長城，歧視關外的思想。現在新疆還是你們的領土，而嘉峪關上竟設起對新疆的「關稅」，恐怕也是由於長城設立的結果。」

「長城到今天，你們中國人應該明白，已沒有任何事實上防禦的效力，嘉峪關東北

面弱水幹流所在的地方，地圖上雖然有長城橫過，漢代的李陵也曾從這裏出去和匈奴大戰於居延海，可是現在已經圯頹，而且縱令完好存在，也不能再顯其效力於砲兵與空軍戰術之下。居延海爲中心的額濟納蒙古地方，你們的鄉人早已在那裏作分化蒙古人的工夫，如果蒙古人被他們鼓動起來，溯弱水而上，進襲酒泉嘉峪關，可以說是長驅直入，無險可守，假如酒泉嘉峪關被佔，連上額濟納的本部，則綏遠通新疆的道路，和甘肅通新疆的道路，皆完全阻塞，新疆不通，則你們西北對外交通路線，根本無法可想。日本人從東三省橫貫內蒙隔斷中蘇交通的計劃，到那時就會圓滿的實現。這在日本方面看來，無異乎用蒙古民族築成一道新的長城，」

「我到過你們寧夏省的賀蘭山，山上最重要的關口，是三關口，三關口現在是由阿拉善蒙古兵把守。就阿拉善的現狀來說，你們鄉人的經營，是有計劃，而且有力量，你們則僅有幾位力量薄弱的調查員，這樣如何可以和對方競爭！」

「陝北長城，我沒有去看過，綏遠在實際上是河套的長城，熱河察北相繼不保之後

，綏遠如果再成問題，則寧夏與阿拉善及甘肅河西之門戶洞開，你們大好的西北河山，恐怕又要成不安之地了。」

「山西雁門關，現今仍不失爲險地，我在這裏發現一件史事，值得中國的朋友們深省。宋初名將楊業，本是中國全國週知的「趙家天子，楊家將。」的正主，他因爲「功高見忌」，雁門關禦契丹之役，潘美王侁違約不發援兵，使他孤軍戰死。國事放在後面，私事放在前面，這是中國對外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雁門關往東是張家口，這裏是內外蒙和海河平原連絡上最便利的交通口。八國聯軍之役，天津北京雖然相繼陷落，但是因爲滿清皇室還駐在西安，北方各省尚有局部的抗戰行動，距各國所希望的「求和」目的，尚有相當距離，所以聯軍總師瓦德西曾令所屬德軍一支隊，由北京攻入張家口，此事對於威脅皇室促成和議有很大的關係。不過，張家口的作用，只是一個很好的門戶，它本身並不能作爲很好的獨立活動的根據地，一九三三年馮玉祥將軍在張家口組抗日同盟軍的經過，很可以證明。目前情形，卻有點不

同，內蒙形勢，逐漸變化，新式的鐵路航空和公路交通，由遼寧伸人了熱河，現正由熱河向察北發展，張家口之將來，中國是否還能使用得上，要看你們如何作法了！」

「獨石口又在張家口之東，因山口有獨石當川中而得名，一九三三年的夏季，孫殿英將軍從熱河退守察東，這一帶也曾大軍雲集。孫殿英將軍的才幹，在中國歷史上自然會有他應有的地位。可惜，我即將回國，不能再有機會拜訪孫將軍了。」

「現在平綏路通過居庸關，牠的北面有一個有名的土木堡，明朝英宗皇帝在那裏被瓦剌民族的英雄也先活捉而去。英宗被擄，由於王振專權，王振平日擅權自私，外交無禮，起釁也先，而又軍備不修，邊防無備，到也先內侵，乃倉卒挾英宗親征，希冀僥倖以邀功。最荒唐的，是敗後回軍的情形，大軍既在大同境內大敗，則當速送皇帝還北京，另謀戰守，他却不此之圖，却想在敵騎緊追的危險情形下，希望天子駕過他原籍蔚州(現在察哈爾西南的蔚縣)，看看他富麗堂皇的私第，藉此炫耀於鄉里！更荒謬的，是他又顧計到天子隨從車駕太多，恐怕踩躪了他的禾稼，臨時又命轉駕東行，直趨懷來！這

時敵兵已追至，車駕離懷來城只有二十里，衆皆主入城暫避，而王振因他自己尚有輜重二千輛未到，乃留駕待車！遂被敵騎圍於土木堡。堂堂大明皇帝，因此成爲瓦剌之臣奴！所以假公濟私而又攬有大權的人，對於國家非常危險。特別是在國勢危急的時候。」

「內外長城在察熱兩省的邊境會合起來，長城的工程也比西北上的偉大些。從此往東，是有名的古北口，喜峯口，冷口，東止於山海關。特別是古北口，喜峯口和山海關，中國人不知道的恐怕很少。我經過古北口好幾次，口上的石峽是非常容易防守的。古北口南面是南大門，也是一九三三年作戰期中，你們中國的軍隊，曾在這裏防禦過相當的時候。日本的砲兵集中戰法，把你們簡單的防禦工事，破壞很多，有幾次在砲兵與空軍聯合進攻之下，你們的軍隊死傷很大，殷紅的血跡，染遍了許多山頭，殘斷的肢體，有如荒林中枯亂的材木。不過，你們的軍心非常安穩，官兵都好像找到了他們願作的事情。我到戰壕內看到你們的士兵很快活的談天，哼戲，有的拉胡琴，有的讀小說，有的打草鞋，還有一處有幾個士兵捉些山鳥，插些間花野草，拿刺刀平一小塊山地，作爲臨

時的公園。石匣鎮北面小相嶺地方，我還看見過一羣北平上海的學生代表，捧着一把很名貴的寶劍，送給當時最前線的指揮官。今年我由西北囘來，沒有機會再去，不知道現在又是什麽樣子了。」

「二十九軍在喜峯口大戰的時間，我曾經到過三屯營，三屯營是明代名將戚繼光練過兵的地方，據說他所作詩中的名句：「魚未驚鈎聞鼓出，烏因幽谷傍人飛。」就是描寫灤河峽谷中的情形。戚繼光和日本民族作過不少的戰爭，而且建樹甚大。宋哲元將軍那時駐節三屯營，他非常吃辛苦，夜間在帳中露宿，我們係在夜間見面，在朦朧月光下的古廟小方場中，他非常溫和誠懇的談前方的戰況。還有蕭振瀛先生，給我的印象也很深，他那謙和而雄辯的談話，隨處表示出他是足智多謀。無疑的，他們都將被記錄於中國的歷史。」

「我那年本來也打算到冷口去的，但是到了通州之後，商震將軍已經退到通州來，他那富於政治頭腦的軍人風格，給人以另一種印象。」

「只有山海關是我最近才去的，車站上執行職務的人，有日本憲兵。有「滿洲國」守備隊，有「冀東政府」的保安隊，有中國北寧路局的警察。從外表精神看，最趾高氣揚的，是日本憲兵，最無精打采的要算中國路警。山海關的市面，單單一個南關，比嘉峪關要繁華數十倍。嘉峪關沒有鐵路，沒有車站，而且看不到海水，所以風景比較單調。但是嘉峪關也沒有外國憲兵，外國警察，乃至「冀東政府」類似的力量出現。山海關城牆上有許多砲轟的痕跡，朋友告訴我，那是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軍攻城的記錄。我也去看過所謂「天下第一關」的關門，「天下第一關」的橫額寂寞無聊的在那裏掛着！似乎它也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你們中國的『大長城』，我大體看完了，同時長城原來的邊防作用，也大體完了！日本在平津駐兵之後，日本也不要長城來作『滿洲國』的國界了。但是一個國家，不能不有一個國界，不能不有一個國防線，我不知道你們中國將來的長城究竟在那裏！」

這位老新聞記者，滔滔不絕的講他的感想，似乎他在用他的至誠，想把他全部愛助

中國的意見，都在中國地面上說出，才稱他的心意。

隨着皓月的昇空，一個比一個大的海潮，向我們所坐的石島衝來。遐想籠罩了我整個的心靈，他的談話暫停之後，要不是濤聲的激蕩，我們也只能聽到彼此的呼吸聲音。

這時，遠遠的海上，在水光月影之中浮出了一隻小艇，接着隨風送來艇上一羣青年的歌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歌聲與潮聲相合和，雄壯激昂，他興奮的聽着說：「這是你們中國青年的吼聲嗎？」「是的。」我如此回答。（一九三六，八，二十三。北平。）

第二　百靈廟戰役之經過及其教訓

紅格爾圖與百靈廟兩次戰爭，只是我們民族解放戰爭的序幕，特別是百靈廟戰

爭在序幕戰中佔非常重要的地位，序幕戰對於今後戰爭有其非常的關係和影響，稿本一得之義，謹將此次戰爭之經過及其教訓加以敍述，敬供讀者之參考。

（一）不平常的勝利

百靈廟的本身，是由千數百家的喇嘛，幾間大廟和百數十家的漢商組織而成。論人口富庶，不及內地一個繁華的市鎮，所以打下百靈廟，在單純的直接的收穫，並無大可稱述的地方。雖然某方存在廟上的子彈有百萬發以上，白麵約有二三萬袋，替我們軍隊隊給養與裝備上減少了許多困難，而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是我們已經破壞某方對中國大陸封鎖政策的立足點。

我們從過去一般情況的研究和判斷，特別是從這一次百靈廟所獲各種秘密文件中，我們看出某方的企圖，是想在中國的北面，造成封鎖中國的壁壘。在他們看來，中國在海上交通方面，要在戰時求得國際的援助，非常困難，因為他們自己覺得他們在西太平洋上的海軍根據地和海軍兵力，可以優裕的對付英美可以調來西太平洋上作戰的聯合海

軍力量，所以海上封鎖中國，是不成問題的。只是在陸路方面，中國有被迫與蘇俄聯合的可能。他們看到這一點，決定先完成對中國的封鎖。在他們看來，中國如無國際的援助，中國的自身，是不堪一擊的。

從東北經察綏，西至寧夏新甘，造成封鎖中國，隔絕中俄的陣線，是某方最近一二年來努力的目標。他們準備四萬萬元巨款，來完成這一工作。據今年上期所得消息，他們已用去約六千萬元。他們對於封鎖壁壘的主幹支持者，是想利用蒙回藏等比較不甚得勢的民族，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決」理論，挑撥各民族間的情感，鼓動各民族間之戰爭，以實現「以華制華」的故技。然後挾其經濟與政治軍事力量，控制各弱小民族，以遂其預定的封鎖計劃。

他們所預定的這條封鎖線，是從東北到西北，一條長蛇式的地形。這條長線的中心點，也可以說是封鎖的津梁，是在綏遠，而在綏遠本部未被佔領前，東西策應的根據地就是百靈廟。所以他們在百靈廟，對於軍火和糧食，大批的存積，而且以在內蒙有二十

餘年歷史的盛島主持百靈廟特務機關。德王主力之第七師穆克登保，亦移駐百靈廟，準備更大規模的活動。

十一月二十四日綏遠軍隊之克復百靈廟，使某方陰毒狠辣的大陸封鎖政策，終成夢想！

（二） 純軍事的戰爭

百靈廟之克復，我們不能從軍事常軌上得到了解。我們這次是用的「包圍襲擊」法。但是襲擊實施的原則，必須絕對保持我軍的祕密，然後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但是我們現在因為外交上還在接洽，綏遠省垣還駐着對方公開的諜報機關——「羽山公館」。又因為交通的不備，軍隊調動遲緩，故我們打算「襲擊」的消息，百靈廟方面，已相當知道，已不成其為「襲擊」，此其一。

第二，百靈廟四面環山，山外為未開闢之蒙古草地，無村落，無人家，其南面距有村莊地帶亦六七十里不等，足夠步兵大半日的行程，廟舍及商店皆在山內，故對攻擊部

隊非常困難。論地勢，則爲仰攻，論接濟，則我方毫無，如支持一日不下，我方軍隊不但果腹無方，卽解渴亦成問題。

第三，我方攻擊兵力多於對方無幾，且主要者爲步兵，前進時多爲徒步，疲勞特甚。在對方可謂「以逸待勞」，在我方可謂「以勞攻險」。對方多爲騎兵，運動甚靈，如攻擊不下，則我方步兵絕不能逃出對方騎兵之蹂躪。對方糧如山積，我僅果腹而前，對方有足供數萬人使用之彈藥，我方僅隨身之法寶。

故從戰爭條件上研究，我方遠比對方爲差：以徒步疲勞之兵，當驕逸之馬；僅果腹之備，當山積之糧；涉平荒之地，以攻環抱之險；以相等之兵力，以襲有備之敵。故戰爭開始以後，當事者多惴惴不安。傅作義先生於二十三日晚通宵未寢，以全付精力注意前方戰況，外交部祕書段茂瀾氏亦陪傅未眠，蓋客觀條件難令人放心也。

但實戰開展以後，情況殆有出人意料者。我方由孫長勝孫蘭峯分任正副指揮，步兵張團任南方正面攻擊，步兵王靖國師劉團任西面攻擊，騎兵劉團繞至北面，攻飛機場與

蒙政會辦公處，步兵劉團一營擔任東面陣地，而以騎兵之一部及東面劉團之一營先期至百靈廟東北山口通滂江大道上，截敵歸路。更以劉團之另一營為預備隊，配砲兵一營，握於指揮官之手，自東南方大道上，開始攻擊前進。

正式攻擊係二十三日夜間開始。士兵出發時，即彼此互相傳述：「到百靈廟喝水」！意謂此次只有打開百靈廟，才有水可喝。否則只有渴死。

似乎是「天助中國」，蒙古草地中，最少南風，特別是在冬季，可謂絕無南風之先例，然而二十三日晚間，却南風拂背，氣候溫和，使我軍活動，得到非常的便利。

蒙兵射擊精確，子彈充足，某方軍官復督戰甚嚴，機關槍林牢據山口，如暴雨式的吐出子彈。我們從子夜攻擊到二十四日天明，仍未得手。且廿四日午後有約五千人之敵，將趕至增加。午前九十時以後，敵機即可以來轟炸。白天攻險，更為不易。故當時我方指揮官，一方面見死亡之枕藉，徒奮勇而無成，而又感時機之急迫，眼見覆敗之可待。乃以孤注一擲，同殉國家之決心，將預備隊用一隊重載汽車載上，以二裝甲汽車為前導

，破陣而入，炮兵亦採衝鋒形勢，我方指揮官則徒步而前，置生死於度外，視彈雨如無睹，於是士氣大奮，裹創而前，戰局始爲之突變。旋我裝甲汽車被敵擊壞，司機殉國，路阻不能行，擔任最後衝鋒之張振基連，乃下車以肉體爭山頭，當時全連損失在三分之一以上。既而山頭奪獲，我軍始有陣地，而百靈廟已在目前，敵人驚惶失措，四面部隊乘勢突進，張連再繼續衝鋒，始於廿四日上午九時半造成此次抗戰中第一次光榮紀錄。

（三）更進一步的要求

這次戰爭，證明了「戰爭心理」對於戰爭勝敗的關係，遠過物質的裝備。我們的將士在這回綏遠戰爭中，決沒有一個人在考慮個人自身的利害問題，大家一致的信念是「爲生存而戰爭」。不戰必亡，戰或可生，與其坐而待亡，孰若抗戰求生。士兵情緒之堅決，令人可歌可泣，僅僅三五元一個月的軍餉，他們已有一部兵士請求不發軍餉，以減輕政府應付戰爭的困難！總之，我們的戰爭心理，早已得勝，確有日俄戰爭時，日本國民方面的心理狀態。勝利一定有把握，只要我們決心戰爭！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這次戰爭主要的對象，是被利用的蒙古同胞，我們固然很爲他們可惜，同時當責備我們過去民族政策之無方，自己家裏人跟着外人跑，當然主持家務者有不當的責任。所以我們要有方法召回我們的同胞，我們不要對一時被愚的同胞任意破壞，反而增加我們自家人間的誤會。百靈廟現已成荒坵！這是我們戰爭認識不足，所弄成的不合理現象。戰事勝利的紀律，關於民族解放戰爭之前途甚大，望我忠勇之將士，放大眼光，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也。（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綏遠）

第三　陝變後之綏遠

綏遠的抗戰，表現了比從前對外任何一次的抗戰有進步，進步的地方在我們有比較全般的計劃，有最後的決心，有一定的步驟。而中央與地方的力量，比較能在共同計劃之下使用。同時這次抗戰有相當令人不滿意的地方，就是這次抗戰並未能如一般人預期

的迅速開展，以破竹之勢，向前邁進，擴大爲整個的民族解放戰爭。前者的觀察，可以從前線實際參加戰爭的將士口中流出，而後者的批評，則從各方來綏遠的代表，特別是北平和西安的學生界，從綏遠回去的時候，比較有如此的言論。

十二日西安事件突發的消息十三日晨到綏遠，知道這個消息最早的要算傅宜生先生的機要秘書王丹九先生。這時傅主席和趙承綬王靖國正到百靈廟去視察，王氏接到這個消息，就無法安睡，趕緊向前方報告。傅趙王等在由百靈廟返武川的途中，得到這個報告，於是放棄到綏北其他地方視察的計劃，匆匆的返回了綏垣。

滿懷攻擊精神的湯恩伯軍，在綏東閒住無聊，十二日夜間湯氏特由平地泉趕來綏垣，打算十三日謁傅主席商議某項軍事計劃，最主要的是想爲戰氣橫溢的十三軍官兵求一試刀之機會。他計劃十三日夜間回平地泉，從事布署。突然在十三日正午，有同業正在和湯氏談話，湯氏亦正欲進餐的時候，一件由平地泉轉來的電報，立刻使湯氏顏色激動，當即飛速趕赴車站，並囑咐如趕不上包平特別快車，即令路局特開專車，逕返平地泉

。當時記者頗疑綏東有事，然而證以各方情報，似又不可能，但是誰也不會料到是這種想不到的事件！

傅趙王等視察百靈廟時，帶去一部高級參謀人員，視察陣地。傅趙王等由百靈廟返武川時，特令他們由百靈廟去大廟，巡視該方防務與重要地形。他們很熱烈的去研究考察，次日返綏，許多人都興奮的向主官報告視察結果。後來知道西安發生巨變，直如冷水澆頭，許多話都無心再說下去。

十四日在平地泉看到湯恩伯先生，我們只有隔一天的時光未曾會面，而他的面容却已發生了異常的變化，猶如曾服了大喪三年，臉是那樣黯淡蒼白，眼淚始終沒有和眼眶絕了因緣。每每收到一個「限即刻到」的電報，總看到他增加了不安。他的參謀長吳紹周先生親自守在電務室，急等着洛陽以西陝甘一帶拍來的電報一個字一個字的譯出，希望上面能露出一點較好的消息。

紅格爾圖首功的彭毓斌師長，本來約我十四日午刻談閒話，大概是談論些騎兵作戰

上的經驗與改進的意見。我因爲西安事變關係，沒有等到他約定的時刻，就到他那富有澹泊明志風格的司令部去看他。當我的身體出現在司令部的院落裏，他的司令室內即發出「×先生」的呼聲。我們很快的比從前任何時候都要直率的見面，他那沮喪悲傷的面孔，坐立不安的神氣，淚海汪汪，容顏慘淡。「這是甚麼話！」在他頓足徘徊歎聲不絕中，我首先聽到這樣一句，「這可不得了！」「世上那有這種糊塗事！」「首先綏遠要受大影響！」「抗日！這樣抗法，實在開千古之奇聞！」「這可糟糕！」……「這還有什麼話可說!?」他到底是湖北人，有特別引人注意的鄂音。我們不自主的把預定的問題拋開，盡談了陝局的一切，特別是對於綏遠的將來。他所部的騎兵數月來東征西伐，人馬本已過度辛勞，此時王英正由大廟失敗東逃，潰處在土木爾台附近鄉村中，他已下令叫他勞苦功高的騎兵乘夜追捕，欲殲巨寇，大致已將就緒。陝變傳來，他恐某方乘危進襲，不得不集結兵力，以防萬一，遂使王英又得苟延殘喘，遺禍察綏。

湯恩伯對他的部下，最初打算採取暫祕主義，不讓他們知道，以免動搖軍心。但是

平津報紙已經隨火車帶來不幸消息，欲祕而不可能。駐防某地的王仲廉師長特別召集了他的部下某旅全部訓話，希望告訴他們陝變的消息，原是要使大家鎮靜的意思，誰知不幸的消息剛從他口中放出，全場官兵立即放聲號哭，哀聲動地，附近鄉民，亦爲之愴然不已。

綏東一般民衆，在十四，十五幾天中，發生許多謠言，有時說蔣委員長已飛抵洛陽，有時說已到太原，和閻主任策劃前方軍事，街談巷議，儼然逼眞。從來不大關心國事的民衆，這回大家都在深切的注意着大局的發展。

平地泉一家派報社的掌櫃，有一天對我訴苦，說他那小小的派報社的房門，西安事變後，每天被好幾百人圍着要買大公報，他的報不夠分配，無法應付，而且往往被熱心時事的份子，強買去固定訂戶的報紙。當他的門口清靜以後，他的報紙，已經被搶得差不多，有許多訂戶都無法交報。這是民衆關懷國事情緒提高的表現。

菉方以爲陝變既起，綏局有機可乘，十六十七兩日召集匪僞各部領袖，在化德（嘉

卜寺）開會，擬於十八日開始總攻。敵機此時全綫大肆活動，散放兩種小型傳單：一類是恐駭性質，如謂：「你們良民百姓，趕緊投降」，「我軍有精良武器」等；一類是煽惑性質，如謂：「你們的蔣介石已遭暗殺！」「你們已經沒人領導！」「你們國內已經大亂！」等。下面是用「蒙古軍總司令」名義。傳單內容文字，似通非通，完全爲「三島式」的漢文，凡是有「日」字的地方就抬高一格，如「不日我軍卽將進攻」，傳單上面是「不　日我軍卽將進攻」，見「日」抬頭的文格，不能不謂此爲首創！

十六十七那幾天，前方有警象，傅主席特和趙承綬到平地泉晤湯恩伯，並約大同李服膺專車來平地泉，一方面對陝局作共同表示，一方面共同策劃綏東防務。大家談到陝變，只有搖首焦思。趙承綬司令是比較賦性豪爽的人，然而那幾天也是無精打采，有人問他爲甚麼不見高興，他的答覆是：在如此大變下，要高興也高興不起！

有幾位在陝變後去百靈廟的慰勞代表囘來告訴記者，他們這囘去算是上了大當，因爲他們本是打算到前方去問前方將士們攻戰情形，然而他們到了百靈廟之後，無數的官

兵，都包圍他們問西安事變的經過，和委員長的近況，且多頓足歎息，垂首喪面。他們已無心爲代表們談戰况，最多不過對付幾句，話又轉到西安事件來，所以他們竟失望與愴然而歸。

各方面的情形看來，對於西安事變的態度，有一種難能的一致。張楊所提出的主張，當有其當然的政治暗流作基礎，或有一部人對其中一部主張表示同情，但是張楊的歷史和他們的軍政現況，是否眞正誠心來作他們所提出的新政治打算，恐怕有十分之九的人，對他們有相當懷疑。特別是他們所採的扣留蔣委員長的手段，是絕對不能得到前綫上任何一個軍民的同意！因爲他們所提出的最高政治理想是「聯合」，而以如此手段來「聯合」，當使達到目的之距離，愈弄愈遠！

蔣委員長恢復自由之消息，至今仍爲前綫每個軍民所祝盼。傅主席離綏飛晉轉陝之前夕，記者曾祝其離陝歸來之日，西安上空已雲開霧散，透見了青天。（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於綏遠）

第四　動盪中之西北大局

去歲雙十二事變，不特震動全國，亦且使世界驚奇，國人對此事之觀察，大體多偏於感情的，對人的方面，而對於此事件演變之經過及其目前的實況，似不無相當隔膜。雙十二以來所演成的政治形勢，其內容關係於我國家民族前途甚爲重大，但此種政治趨勢，尚在未定期中，將來之爲禍爲福，要視中央當局及全國人士對此事了解之正確與否，與乎處置之方法，是否妥善爲斷，尤以在此三中全會期間，對此事之前途有決定的關聯。記者奉社命視察動盪中之西北大局，規歷陝甘寧三省，曾與各有關方面作詳摯之研究，深覺西北局勢之重大機微與緊迫，非中央當局與全國人士加以眞實之覺察與斷然之措施，將遺我艱難之國家以不可想像的惡果。

雙十二以來全國人士對於西北方面之政治了解，要不外「人民陣線」，「聯合陣線」

「立卽抗日」等流行政治宣傳，而實際上西北領導的理論不但不同於上述各說，而恰與之相反。彼等之政治動向，爲反人民陣線的民族統一戰線，爲在某種政治商討之下擁護國民政府，與服從蔣委員長之領導；至於對外應有一定步驟與充分準備一點，在和平統一的前提之下，除少數感情衝動者外，實無人加以反對。

此種觀察，當使國人感覺驚詫，然而如能瞭然於此事之經過，亦當覺此種結論，乃屬於當然。

雙十二事件，張學良與楊虎城所採用之「手段」，一方面破壞國家綱紀，軍隊紀律，而尤以用政變方法，襲刼統師，除法律與道德上造成重大責任外，萬一對蔣委員長之安全上稍有不愼，很有釀成大規模內戰之可能，當事者對於此點，今亦深致其恐懼之回憶。然而雙十二事件之發生，實以東北軍爲主體，陝軍爲附庸，共產軍以事後參加之地位，而轉成爲政治上之領導力量。

九一八以前東北軍之是非，各方自有公論，然而九一八以後，東北人身受國破家亡

之慘痛，流離飄泊之辛酸，由於事實之逼迫，「重返家園」之心情，普遍於每一個東北人心意中，然而回顧自身之力量，決不能單獨達到「回家」之理想，張學良氏海外歸來，即率部堅決擁護領袖，執行中央「剿匪政策」，努力自効，以待時機。但是東北軍在西北展開剿匪期中，由於一再之重大損失，知「匪」之不可輕視。由於俘虜與實際接觸之結果，知「匪」之實際，一則剿清之前途渺茫，再則似尚並非不可策動其轉變。於是政治信念動搖，秘密往還加多。去年以來，陝北剿匪工作，實已停止。於是東北軍轉而希望轉變中央之政策，張對中央一再討論之結果，迄未能變更中央方針，而自身則已無法統馭其部下。綏遠抗戰爆發，更刺激張部之動搖，再加以許多人事上的摩擦，使問題益趨複雜。張在此種情勢之中，以請求蔣委員長容納其主張之心情，加上一時之昏急，遂發生臨潼之不幸。

至於陝軍之下級幹部，親見東北軍流離之苦，兼受綏戰之興奮，與受共產軍之宣傳，剿匪政策之執行，早成疑問，上級當局再因勢而加上若干當前利益之考慮，與夫內心

的不安，對雙十二之支持，遂有與東北軍並駕齊驅之勢。

自江西突圍而出，困苦長征二萬五千里而至西北之共產軍，在艱難流徙中對過去政策曾加以深刻的反省。內感行動過程中事實之教訓，土地革命雖因於中國農村之性質，可以隨時發生，而鬥爭之前途，距政權之獲得爲期甚遠。外感國際情勢之嚴重，眼見今日自身寄託之國家舞台，沉淪可待，遂漸捨棄階級鬥爭之策略，而採民族革命的政綱。其在西北之方針，固然一方面修改自己之政治路線，以待對內政治問題之開展，一方面倡言立卽對外，以博國人之同情，而實質上對內之期待甚爲殷切。其與張楊部隊之往還，乃爲對內政治問題上入手之初步。雙十二之突發，共軍並未參加預謀，其關係人員之入西安，乃在事變四日之後，彼等在西安之工作，首先在言論上反對狂熱的羣衆與青年幹部，明白指出雙十二爲革命政黨所不採的「軍事陰謀」，謂此舉有釀成長期內戰的非常危險，故力主和平，因此遭受青年派強烈之反對。

張學良陪蔣委員長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離開西安之後，青年派與羣衆大譁，後得張留

京消息，戰爭空氣達於沸點。經月餘之醞釀，青年派軍人與政治工作人物，逐漸有自由活動之勢。彙以中央方面大軍監視，而對方則三位一體，感情激盪，不可抑制，甚至激成少壯軍人預謀暗殺高級將領十六員之大變，二月二日王以哲竟因此而遭狙擊。當時局勢混亂，勢不可已，而堅決主和痛責少壯軍人，首先以急行軍撤進者，仍爲共產軍。

現在共產黨之轉變，在西北已有不少事實爲之證明，在他們的政治理論中，認爲中國不能倡導人民陣線，蓋人民陣線爲國內的對立，中國此時不需要國內對立，中國此時需要和平統一，以統一的力量防衛國家之生存。同時不必反對法西斯，因實質上中國無法西斯。法西斯之條件，一方面侵略國外的弱小民族，一方面壓迫國內的工農，中國國內任何勢力皆無此第一條件也。

照中國實際政治情形需要，國家的政治機構應當走到「統一的民族陣線」；即是統一國力，集中力量，以求對外圖存。

比較具體的說法，西北領導的政治理論，是比較集中於三點：第一，各黨的「政黨

化」，黨完全到「議會式」的機關中活動；第二，議會產生政府；第三，軍隊的純粹「國防軍化」。國防軍只受政府的指揮，不受任何黨的指揮，所有軍人與軍隊之政治工作人員，不得有任何黨籍，軍隊政治工作依將來政府頒布之統一的民族革命綱領而實施。

自然這種辦法，因基於現實的政治基礎而進行選舉，無疑的將來仍然是中國國民黨佔絕大多數的議席，實際支配政府的仍然是國民黨，不過政治的根本原則，有了些變動而已。

這個目標雖然被許多有眼光的人目爲和平統一的最好方法，同時知道基於對外對內的理由，不能不有相當「過程」，這個「過程」的外表和所需時間的長短，大致不會遭各方的爭執，只要內容確是這麽一囘事情。

中央當局和全國國民必須正確了解，西北目前的局勢，已成全國性的政治問題，不是過去任何一次地方事件可以比擬；同時不能不了解西北局面下軍民一般的心理：第一，厭戰悔禍之心，異常普遍；第二，大多數的軍民絕無根本推翻國民政府的企圖，最多

不過改策的商討；第三，連過去堅強的反對派算上，對於蔣委員長勤苦謀國的精誠，已有深切了解，只望蔣先生能以更大之胸襟，從政治機構的改善上促進和平統一，一切皆可迎刃而解。

但是我們不要忽視了西北現存的力量和另一方面的情緒，假如政治上不能尋出合理的途徑，難保不再出重新割據的局面，因而演成更慘烈纏綿的內戰。假如再行內戰下去，結果必是同歸於盡，最低限度是鷸蚌相爭。

三中全會現已開幕，對於當前的政治大問題，當然要有一番縝密的商討。不但水深火熱的西北軍民切盼着這次會議給他們好消息，全國民衆也以異常關切的心情期待着開會的結果。（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上海）

第五　邊疆政策應有之新途徑

中華民族爲幾個民族所組成，漢族生存於中部腹地及沿海各省，爲中華民族之中堅。自西南雲貴、經康、藏、陝、甘、寧、青、新疆以至內外蒙古，則爲其他民族獨立生活，或與漢族混合生存之區域。故中國除海岸線之外，所謂邊疆問題，其主要內容當爲民族問題。

年來政府對於邊疆問題，相當注意。過去如黃紹雄之出巡內蒙，黃慕松之出使新疆西藏，中央政治學校除在南京附設蒙藏學校，收容各邊地民族青年集中訓練外，並在康定、西寧、酒泉、包頭，設立政治分校，就近訓練各民族兒童。主管邊務之蒙藏委員會，於歸綏、寧夏、酒泉、西寧、康定，曾派出五個調查組。對於邊地教育，特別對於回民教育，中央曾指撥專款，積極提倡。在邊地工作青年，亦多俊良之傑士。最近蔣委員長更辭去國民政府委員，轉推章嘉活佛，綏境蒙政會委員長沙克都爾扎布近更應召晉京覲見，日來在京，歡迎甚盛。凡此皆可以表示政府對於邊事之關切。

然而時代演變，國際局勢日趨緊張。國內和平統一大體完成，今後對外關係，勢必

漸及於具體化，則實際與外國接壤之邊疆問題，不能不有澈底革新辦法，其理甚明。

中國歷代所謂治邊政策，皆爲狹義的民族主義下的消極政策。其實質乃以統治者自己所屬民族爲中心，以「威」——武力，或以「德」——羈縻，壓服其他各民族。所謂「威」，乃首先以強力擊碎異民族戰鬬集團，施以猛烈之屠殺，然後隨時將傑出鬥爭人才之存復興觀念者剷除之，並限制異民族之武裝。所謂「德」，乃施惠於其他民族中之少數領袖，培養一部親外勢力，「以夷制夷」，並用宗教文化等美名，行愚民腐化之實際，消滅各族原有優良之民族性，使之走入被片面同化或退化的道路。漢唐至宋，漢族統治時代，固然如此，蒙古族之元室，與滿族之清室，亦遵循此公式，其使用之程度，或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政治思想上對邊境民族問題，有重大之進步者，厥爲中山先生民族主義之主張。一方面中華民族要擺脫帝國主義之壓迫，爭取國際間之平等；一方面要扶持國內各弱小民族，給予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發展機會之平等。如此消極可免除彼此之懷疑，

積極達成澈底之團結。並力前進，集中各民族之特性與力量，搆成堅實而偉大之國家。

惜中山先生首造民國，而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却始終未出口頭與文字宣傳範圍。自北京政府以至現在，治理邊務工作，雖有緊弛之不同，而治邊政策之實質，要爲一本傳統狹義的消極的民族政策，其目的只要求國內其他各民族之不叛亂，保持自已邊境之安甯。清以前之歷史，固無論矣。卽北京時代之蒙藏院以至現在之蒙藏委員會，其主要工作，要不過羈縻王公喇嘛。其所謂進步之辦法，亦不過羈縻之中帶控制，並以教育方法，加速其同化耳。因此邊務機關人員，往往爲國家不甚愛惜之官，蒙藏會假成爲官場人事調劑之場所。邊疆民族問題，實質上愈弄愈糟者，理所必然也。

苟中國倘在孤處東亞之時代，漢族爲唯一強大與進步之民族，無更進步更強大之民族在邊疆民族之外，邊疆民族無被人教育挑撥鼓動之機會，則傳統的邊疆政策，或尙可苟存一時。今則邊疆四面，強鄰逼處，思想傳播，速於置郵，矧更有因緣利用，巧肆構煽者，不謀改絃更張，其何能應付時代？

吾人曩在百靈廟戰爭時，曾痛責德王之背棄國家，而盛贊我軍攻擊百靈廟的英勇。然而吾人不能不自責者，國家過去的邊疆政策，果曾實質上予蒙人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社會上之出路否？內蒙照現狀推移，數十百年後，人口將近於消滅。吾人果曾爲蒙人謀宗教之革除，腐敗王公制度之改造，衰微經濟之再建否？吾知稍加反省，必有悚然不自安者矣。

百靈廟勝利之後，邊疆危機暫緩，陝北問題大體妥貼，和平統一有望，此時殆爲整理邊疆最好之時機，亦爲最需要之時機。吾人主張：今後宜變消極的防範政策，爲積極的團結政策，變削弱與同化政策，爲扶持發展政策。除邊疆各民族之武力，外交與有關國家之經濟，須絕對統一於中央外。當以全力扶助邊民作飛躍的進步。亟須幫助其經濟之發展，培植新興人才，以代替腐敗之王公制度，灌輸科學教育，以減輕宗教的毒害，使邊地民族迎頭趕上近代民族之水準，而爲光華燦爛之中華民族作成優秀的成員，如此則各民族與漢族感情融和，外人欲挑撥亦無可能。至於具體方法，則宜從刷新政治制度

入手。中央管理邊政之機關，須由邊地民族之代表主持，使與邊人利害關係加緊密接。在已設省而民族複雜之省份，如熱、察、綏、寧、新、甘、陝、青、康、滇等省，則在省縣鄉村等政府之中，令各民族推選代表設立委員會，負責辦理與各該民族有特殊關係之事務。在各級政府作一般政治決定之前，必須此種委員會充分發表各族之意見，以爲政治設施之參考，而免扞格難行。

上述方案，固僅爲綱要，其優點：第一，不根本變動現行政治區分，而達到中山對國內民族問題之理想。第二，軍事外交及國家經濟絕對統一中央，可以根本免除分裂之虞，比羈縻軍政領袖，可靠得多。第三，各族在中央扶助領導之下，自理其自身之地方事務，自不同於過去越俎代庖，而能對中華民族發生普遍的強烈的向心力，省去許多鎮懾邊疆之兵力與財力。第四，安置各族優秀人才於中央及各級政府之民族委員會，政治上開出一條大道，許多有爲人士自不致彷徨無所，而爲外人利用。第五，各邊地政治經濟文化逐漸開發，邊地人才漸多，經濟漸裕，可以作國防上人與物之就地準備，且可以

補助中央。第六，一般邊地民衆有了光明的生路，邊地前進青年亦有致力之所，則邊地憑藉宗教與民族爲號召之封建性的軍事割據，自易整理。

吾人自信對此問題之研究至愼，而對於邊地危機之了解甚深，盼各方人士對此速加注意，並望政府之考慮勵行。（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

第二篇　行紀

第一　憶西蒙

二十五年夏季之交，外人進圖西蒙日亟，社中命記者深入額濟納阿拉善兩旗視察，往返二月有餘，當日因環境關係，未能發表。後又因綏戰牽掣，無暇執筆。現在西蒙危機稍減，而當時外人經營之情形，尙始終未曾揭開，茲特追憶記之。以饗我留心國事之讀者。

（一）初出陰山

去年秋季，一個預定的南方旅行，正要開始，忽然社命令往西蒙視察，記者尙在寧

躇未決當中，而社中負責當局却很沉重的說：「這次如果不趕快去，也許要錯過最後機會了！」啊！「最後機會」啊！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絕對不希望在中國領土之內行動，有所謂「最後機會」，除了自己的生命限制以外，我們要有在我們領土內居住移動的絕對自由！然而事實上，我們的領土却一天一天被人分割，有很多地方我們已經不能自由來往。河北省和山東省的勞動者已不能自由的到黑龍江砍伐森林，遼河兩岸肥沃的農田上，已不見從前關內前去的短工苦力的蹤迹！興安嶺長白山下的中國人已經不能看到山海關以內中國人自己辦的報紙，內地的中國人亦不能和關外的中國人通半點消息！我們儘管不歡迎「最後機會」，而「最後機會」却仍不斷的到來。我們只有希望中國人自己拿「力量」來阻止這種「最後機會」，而且我們相信，只有「力量」才可以阻止這種趨勢的發展。

翻開中國的地圖，東北角上[illegible]一篇爛賬，我們總有一天會算過清楚，然而我們如果順着長城西看，那時綏遠緊張自無問題，而綏遠之西，阿拉善和額濟納蒙古一帶，也在醞釀着風雲變色。我們中國人雖然自己慚愧不能保護自己領土，而當新聞記者的人，却

有把危急情況報告給國人的義務，我們要在危機未爆發以前，把這些地帶的情形弄過明白。當時綏遠事情已經很緊，如果綏遠有了變動，我們再入西蒙，那就不十分容易了。

八月末旬，記者隨一商營汽車隊，離開塞外有名的歸化城。我們這一隊一共九輛汽車，是向新疆方面輸送客貨的。由綏遠上新疆的汽車路線，通常是由歸化經百靈廟，然後西北順外蒙古邊沿，西穿大戈壁而過，繞居延海，以至新疆之哈密。另外一條路，是由包頭西北出蒙古，合上述汽車路於黑沙圖。我們係遵循大路以趨百靈廟。

百靈廟與歸化之間，橫隔着一條陰山，車出歸化城，即越過平綏鐵路順着大致整齊的汽車路北向陰山。路至山麓，轉入山谷中，谷底經常年山洪沖刷，雨季後水雖全退，而積留之沙礫石塊，頗不宜於汽車之行駛。谷盡，即翻陰山山脊，有名的蜈蚣壩，即是這條山脊的名稱。

蜈蚣壩爲外蒙新疆和綏遠烏蘭察布盟通歸化城的必經之道，來往大車騾馬駱駝甚多。壩之險峻過於賀蘭山之三關口，而盤道之修築則不及六盤山之奇巧。上下壩之坡度與

灣度有數處過於急劇，載重貨車經行其間，狀頗危殆。

下塌有廟在谷中山坡上，司機多停車入廟施捨焚香叩頭，以求消滅穿行大戈壁之苦難。另有小和尙在道旁化緣，謂係培修陰山大道之用。並云，有淸二百餘年來，陰山大道皆由此寺募化經費補修。則其功績，實不在小。僧人本以出世爲基性，然而我們歷史上却有僧人從戎報國，力戰外族的事實。宋欽宗時，山西五台山僧人，名叫眞寶，受了欽宗之命，聚兵抵抗金人，後來被金人圍困五台山，他率部晝夜苦戰，寺舍盡焚，爲金所得，不降而死。這是距今八百年前的歷史。一百五十年後，南宋末世前幼帝時，常州萬安僧起兵救國，他曾做詩以自明心志說：「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不但宋朝如此，明朝世宗時，亦有同樣的事實，這又是前幼帝以後二百五十年的時候了。那時沿海各地爲倭寇所擾，少林寺僧月空，受都督萬表的檄召，他憤然於國勢之阽危，外人之橫暴，乃率領他的徒弟三十餘人禦倭於松江。他的徒衆，每人擔任一支隊，持鐵棍擊殺倭人甚多，後皆力戰而死。這樣光榮的記錄，我熱誠的盼望，多多的發現於第二十六年以

後的民國史上！

汽車隊在陰山北坡休息，有幾輛掛太陽旗的軍用車從我們後面駛來，裏面坐些蒙古人，開車的「友邦」人士，趾高氣揚的駕着汽車橫衝直闖。我們的汽車得好好的讓牠！似乎我們反而是到了外國的客人，我們的客人到儼然有主人的神氣！

車上的客人男女老幼一共四五十個，主要的是流落新疆的義勇軍家屬。他們的兒子，或者丈夫，或者乃哥乃弟，或者父親叔伯，因爲不甘在東北作奴隸，不顧一切的起來抗爭，終以孤軍無繼，被迫流亡西比利亞，又由西比利亞轉入新疆。從我們海棠葉形版圖的最東北一隅，繞過外蒙古草原與戈壁，飄流到東土耳其人聚居的新疆。因爲他們作了在「友邦」看來是大逆不道的義勇軍，他們的家屬也遭受着特別嫌疑的待遇，青年男女被監視尤爲利害，三個人算「結黨」，二個人算「同謀」，一個人就算「思想不良」，隨時可以得到「友邦」「友誼」的光顧而切去腦袋！這些得不到國家力量保護的人民，不得已才拋棄了他們肥沃的家鄉，在無奈與茫然的心情下，冒着亞洲腹地大戈壁的長

途跋涉，希望在天山脚下去找他們新的慰安。

車出陰山北谷，展開我們在眼前的是靑綠的蒙古大草原。起伏的山坡，誘惑我們的視線到遼遠的境界。普通的觀念，把「蒙古」和「沙漠」混爲一談。蒙古民族居住的區域，有沙漠，也有草地。純粹的沙漠，是不能住人的。必須水草豐美的地方，才是蒙古民族繁殖的地方。綏遠境內的蒙古區域，南面河套以內的情形我不很知道，陰山北面烏蘭察布盟區域裏，大半都是很好的草地，並且可以相當的開墾。塞外天寒，初秋尙不大易見已收的農產品。惟連年農村疲斂，已開墾又荒蕪的阡陌痕跡，尙淸楚的擺在若干平圓的土山頭上。

陰山北面，我們經過的第一城是武川縣，這個城的城垣大小，相當於河北山東破落的中等村砦，一個汽車就把城門裝得滿滿的，載重車上面坐的客人，要不好好把頭藏了起來，準可以被弧形的城門頂蓋刮去半截。

那時正是日本積極經營內蒙的高潮，百靈廟正在日人策動之下，作爲侵略內蒙的直

心，我們的車隊已不敢經過百靈廟，而打算從廟的西南繞過，再至廟之西北合上去新疆的大路。綏遠方面各種各色的偵察諜報人員，都以武川爲活動的大本營，在百靈廟對外交通已不自由的時候，我們這一大批的汽車，却要向那方面開去，無異給前方社會以重大刺激，大家都用奇異的眼光來看待我們這般過客。在羣衆們交頭接耳的情況下，九輛汽車離開武川。

（二）武川遇警

北出武川波狀地大約三四十里光景，前面的車子突然停止，司機和客人都有好些下車在草地上竊竊私議，有人伸手招呼我下車，我看形勢有點不對，據他們的報告，是由百靈廟出來的日本別動隊——土匪已經向我們方向前進，剛才已經遇到被這批土匪蹂躪逃難而來的難民，據他們所述情況判斷，土匪的行動方向，大致和我們成正交，我於是主張用快速度突過和土匪可能擡頭的地區，但是司機認爲不可，理由是車載太重，裝貨

過高，道路太壞，快車容易出覆車的危險。不得已，始決定開回歸化！但是這許多去新疆的義勇軍家屬，他們却堅持不可，因爲他們在東北家鄉不能居留，關內不能生活，而跋涉萬里關山，欲圖存新疆，又因日本不已止的侵略，打斷了去路！回到綏遠之後，他們又將求生何方！我安慰他們說：「西安蘭州哈密一線還可以入新疆」。而他們困苦顛連的命運中，對於這種渺茫的遙遠的前途，不能不相當致其空虛之悲感了。

蒙古本來是我們五大民族之一，今天我們的蒙古民族竟在外人策動之下，以蒙地爲根據，向我們自己國家進攻，我們已不能在蒙古地方自由通行。外人之侵略我們，有其必然的原因，而蒙古民族之能聽人指使，以攻祖國，不能不令我們用理智來作深一層的覺察反省。

蒙古民族的本身，並不是所謂愚劣民族，而恰相反的是異常優良的民族，我們看蒙古盛時的歷史，當可瞭然。吉朋（Gibbon）在羅馬帝國之衰亡一書說：「一二四一年春，蒙古軍之蹂躪波蘭，及入據匈牙利，蓋其軍略之優良有以致之，初不僅以兵多勝也。

……蒙古將帥之行軍於維斯杜拉河下游，以及德蘭斯斐尼亞也，其佈置之精密，尤足驚異。此種戰略，匪獨並世歐洲任何軍隊所不能企，且亦非歐洲任何將帥之所能及。歐洲將帥自腓烈特第二以降，就韜略論，無一足與速不台相頡頏者。且蒙古人於匈牙利之政局，及波蘭之情形，皆能洞悉無遺，蓋其間諜之組織，固甚佳也。」元代以後，蒙古民族逐漸衰落，明以後為毒辣宗教政策所毒害，始日即於不振。清魏源聖武記有曰：「蒙古敬信黃教，不但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開本朝二百年之太平」。且喇嘛所誦之經，皆係藏文，因喇嘛之力攻藏經，遂致棄其固有之蒙文而不顧。因而拋棄了自己蒙古民族的文化，在意識上逐漸淡薄了民族獨立的思想。

故蒙古民族之衰落，乃受外族在歷史上侵略政策的結果，然而在當時各以己族為單位之狹義民族主義時代，本不足怪。蒙古統一中國，壓服漢族之後，以漢族為最下層階級，不許有武裝。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下令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撾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又蒐括諸路馬，凡色目人（當時歐洲及中亞來之各族人）有馬者，三取其二，

漢民悉入於官。順帝時，禁漢人，南人（漢人之在長江以南者），高麗人，不得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故當時彼此壓迫，毫不足怪，此種老賬亦不必再算。因爲那時我們民族的生存，是我們東亞大陸上幾個民族相互間的競爭，如漢、匈奴、契丹、回紇、西夏、吐番、女眞、蒙古、金等，然而現在這些民族大體溶爲五大民族，我們相互間的共同利害，較大於我們相互間利害的衝突，我們相互間有悠久的歷史，我們現在遭受着外來民族嚴重的壓迫，我們有共同的危機，我們需要共同的生存，我們已不需要「我消滅你」或者「你消滅我」的老的民族路線，我們需要在一種合理的民族關係上來消除內在的衝突，把我們共同的力量，抵抗我外來的侵略，以求共同的生存。

孫中山先生看到這一點，所以他主張「五族共和」，「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來根本結束過去自相殘殺的政策，重立堅強團結之民族國家，可惜他的政策，沒有被後人拿來實行，沒有能夠根本改造國內各民族相互間的關係，完全因襲過去不合理的錯誤的民族傳統政策，在「平等」「共和」等名詞之下，幹些換湯不換藥的老勾當。利用宗教的

愚民政策，利用少數酋長。空責各族之團結，而自塞各族進行團結之路！

日本佔領東蒙之後，西蒙古各部在德王等倡導之下，要求自治，其最初之意義，至爲光明正大。其通電云：「自治眞意，實因事急境迫，日暮途窮，志切自救救國，不得不急圖自決，以補救危亡。至於軍事外交，關係國家體制，吾蒙能鮮力薄，平時尤仰仗中央之助，況當存亡關頭，一切措施，更爲惟中央是賴。」軍事外交交給中央後，蒙古人要求自治，我們想對於國家，決無妨礙，而且中央反可以因此加強對蒙古民族實際之統治，於國家之前途，大有利益。但是內蒙自治因與察綏兩省之存在根本衝突，中央不能從國家大局前途作深遠之打算，徹底解決蒙古問題，同時不能對察綏兩省之疆域財政等謀週全之辦法，而因循於察綏兩省當局與少數蒙古王公利害之間，苟且敷衍，致引起蒙古前進派之失望，而授日本以可乘之機。

政治之推進，必有眞實內容，巧妙宣傳無補於實際。內蒙要求自治之時，正汪精衛先生長行政院之日，他當時說：「我們今日在種族上，宗教上，習慣上，已實行平等自

由之原則，互相尊重了。」似乎中國國內民族問題已經解決，然而蒙古人自己的感覺怎樣呢？察哈爾蒙古代表曾在南京有如下的訴苦：「滿清政府雖寓專制於羈縻之中，尚未奪我蒙古之主權，民國之官吏，則顯分軒輕，而縣與旗之感情，遂日趨隔閡，因文字之不同，重徵捐稅，蒙人無從爭論，因言語之不通，訴訟覆寃，蒙人無憑申辯，供差徭，則蒙古出資獨多，享權利，則蒙古不得參預。」所謂「五族共和」下，蒙古民族所受之法律待遇，則「蒙古地方訟訴之處理，邊省機關，尚酌用前清理藩則例，及番例條款」。這些根本是對付被征服民族的東西，所以他們有知識的人又說：「在形式上，雖有不分種族之美觀，而實際上，實有致蒙古民族死命之虞」。

在政治理論上和政治制度上，我們既然不能得蒙古民族之同情，不能使蒙古民族誠心誠意和我們結合，那嗎，我們就不得不走「威德兼施」的老民族政策，使大多數蒙古人「怕」我們，同時施以小惠，使之懷「德」。然而現在的蒙古對於我們的「德」怎麼呢？求自治通電云：「乃政府不第不此之圖，反從而窮困之。始而開荒屯墾，繼而設省置

縣，每念執政者之所謂富強之術，直吾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感！」德旣不能使之懷念，則威當可使之折服，然而通電又云：「十餘年來，於外蒙尚無收復之策，東蒙旣失，亦無退敵之方。此不能不置慮者也。強鄰壓境，在中央政府放任之下，哲里木，昭烏達，卓索圖，及呼倫貝爾等諸盟，旗，部轉瞬非復我有矣，西陲各盟，旗，部，勢蹙力弱，將更何以禦強敵耶！」我們這張紙老虎，已爲蒙古人看穿。彼等進不能求得合理之途徑，退又不能自保，感情所驅，日方再加煽惑，故演成蒙漢自相殘殺局面。記者於去冬百靈廟戰爭中，雖曾力讚我軍攻擊精神之偉績，而偶一懸想我乖戾民族政策之前途，復使人不勝其愴然！果有妥善之民族政策，何至於在我們自己家裏的蒙古民族，被人利用來和我們自己衝突！

車囘過速，在武川北門外傾覆一車，幾傷人命。此輩身遭離亂之義勇軍家屬，當對於中國不合理之民族關係，有深刻之感覺也。

爲了汽車公司的營業和旅客的要求，這一隊車決不能在綏遠停止不動，大家決定再

由包頭出蒙古去試試。

（三） 黑河波瀾

歸化西門外有一條向西南行，直達托克托縣的公路，路雖然是沙土質，尚修得相當完整。公路所經地區，大體爲沖積成功之沙土地，地勢低下，含鹼性甚多，故未曾開墾之荒地甚夥，莊村稀少，而民多帶邊人古樸之風。在歸托公路的東段南面，就是有名的「靑塚」——昭君墓所在的地方。昭君墓在綏遠有兩處，一說歸化附近之昭君墓爲昭君之衣冠塚。李太白的昭君怨上，把昭君出塞的地方弄錯。他說：「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明妃卽昭君），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昭君出塞，係由長安往北走！因爲用昭君去「和」的「番」，是南匈奴王呼韓邪，他的領土是今綏遠伊克昭盟鄂爾多斯地，卽河套地方。玉門關在嘉峪關外，相差好幾千里。出玉門關的是細君公主，是漢武帝時的事，而昭君和番，是漢元帝時事，先後相差二三十年。過去文人不諳地理的事，不

只李太白，白居易在長恨歌上也弄錯地方，長恨歌裏描繪唐玄宗幸蜀，楊貴妃被士兵所逼，縊死馬嵬坡一事，而曰：「峨嵋山下少行人！」其實玄宗幸蜀，並未經過峨嵋山。

開車的工友看我有幾分鄉下氣，因為我化裝成商業公司的小職員，他慢慢要表現他的經歷是超人的特別，與衆不同，他就開始向我談他「外洋遊歷」的經過。他最初和我談他到過日本、美國、法國、英國、比國，我以為他是華工，然而他說是去「遊歷」，我有幾分震動了。我就請問他「遊歷」的經過，路線經過些什麼地方，他說他首先在「青香島」上船離開中國！然後五天五夜到日本，到日本坐火車，八天八夜到美國，又由美國「金山島」坐火車七天七夜到法國！……。他的國別走得不差，而走的方式，很有點中國小說上的「飛毛腿」「神行太保」的風格，總是「幾天幾夜」的走法。原來他在若干年前跟外國人當差，到外國走過一趟，外國語和外國文全不懂得，時間長了之後，極簡單的記憶，也弄不清楚了，於是配合些說書的材料，編製成章，構成離奇古怪的道白。這裏讓我們發現一個大的人生哲理，人都是自尊的，總想超於常人，那怕是虛的，他也

想擺出超人的模樣。假如你傷了他的自尊心，他一定感到非常的不願意。一個人能犧牲了自尊來低首他人，這是人生的變態，他必然在此中有另外的企圖。

誰知天不作美，黃河的水量，秋天增加了幾尺，河水倒流，把我們必須經過的黑河橋樑西面道路，深深的掩藏在水裏！昨天是遇到的「人禍」，今天是遇到的「天災」，這般飄流塞上的東北同胞，眞是不勝痛苦之至了！

除了開車的以外，沒有人願意再回綏遠的。乃決定繞道走北面，希望繞過黑河的上源，汽車開了一段回頭路，再向西北走了一段從來沒有車壓過的所謂「公路」。草是長得滿滿的，有幾段被風吹斷，鬆沙所在，往往陷入車輪。辛辛苦苦趕到一處荒村，叫做多爾壩地方，黑河仍然有一尺深的水量，河底是軟泥，過是過不去的，但是不過去，又怎樣辦呢？

拂逆逼出了決心，大家決定在河邊露宿一晚，再想法堵水挖泥，或者用草木來塡河，總之非過去不可！

八月二十九日晚間，我們這半百以上的征人，男女老幼雜然並呈的，在黑河邊上開始長征中第一次的露營生活。車上帶好的帳幕，被這般老於沙漠生活的車夫和助手迅速的建立起來。一隊汽車加上三個帳幕，幾十個人來來往往，臨時掘成的土竈，放出炊煙，呼兒喚母的聲音，男女雜沓，彷彿成了一處村落。

夕陽落在西山坡下，老年人，小孩和女人，歛跡到帳幕中去了，壯年男子過不慣帳幕中悶熱的氣氛，大半在相當坡度而且不當風的沙土上，選擇了自己的陣地。女人生活的本身，比男人要多些麻煩，而女人對於痛苦環境的忍耐力，平均比男人要薄弱，她們痛苦感受，總希望從口裏說了出來，覺得這樣才可以得相當的慰安。小孩子是更不能忍耐的，他們的痛苦，總是用「哭」來解決，用「哭」來逼他們的保育者給他們以滿足。這三頂帳幕，此時就成爲東北流亡人怨恨之音塔了。

我睡在幕外，被裏很熱，被外很冷，久未血食的粗大蚊蟲，毫無經驗的撲人面孔，枕頭兩邊已經傷亡累累，而牠們仍然前仆後繼的「不惜犧牲」！怎樣也睡不着，縱眼看

滿天星斗，往東一看，就是白山黑水的分野，今夜飲露餐霜的東北流亡，他們對於這種情節，應當有另一種想法。

夜深了，疲倦驅使我入睡鄉。夢魂中一位健壯莊麗的女子，送來一匹雪白的大馬，我們並轡漫遊蒙古，初升的朝暾，和垂沒的夕陽中，我們總在地平線的遠處，駐馬私語……。

人聲漸漸的嘈雜，在我夢的感覺中，以爲是人們在議論我們，張開眼睛一看，原來夫役已經起身收拾車輛。東方剛出現於地平線上的紫霞中，只有風！只有霧！我的衣服和被褥等，完全浸潤於河濱大露之下，作了蒙古旅行初夜的犧牲！

天明了，大家的視線開展了。我們宿地北面二三里的地方，已經是黑河的盡頭！順着河邊，就可以繞行過去。大家又高興，又自氣。昨夜過河那些準備，完全用不着了。沿河源數里長的青草坪上，露珠覆被着草頭，車行草上，激盪成風，草隨風偃，如舟過水面。

一隊車連續通過草灘。關爲選擇道路和穿過危險地帶開車的方法，後面的汽車是唯頭車（第一輛車）的馬首是瞻。旅行車隊有點像多黨的國家，頭車是當權的政黨。頭車如果帶路不好，後面的車輛對他一定不滿意，往往逼成他老羞成怒。頭車出了毛病之後，後面的車子如果巧妙的通過險地，固然博得客人們的叫好，同時就引起同事間的忌妬。特別是當權的頭車，要引起非常的反感！平心而論、頭車應該多得後面車子的原諒，因爲後面的車子已經有頭車的得失作參考，少去許多失敗的機會，這點便宜關係不小，不要敷淺的只看到自己的成功！

薩拉齊縣是綏遠最富足的縣份，土地最肥，鴉片產量甚多，因此農村收入很優裕。富則招匪，從前薩縣遂成爲土匪最厲害的區域，道高魔乖，防禦土匪的方法也加強，薩縣城垣之防匪設備，要算相當堅固了。

薩縣境內一個近代化的大工程——民生渠，可算完全失敗了，不明中國水利原理和水利傳統的外國工程師，反不如中國無名的有經驗的技士，迷信外國人的階段，應該快

過去了。

順着無水的民生渠邊，翻過薩縣附近的平綏鐵路，改進大靑山南麓，續向西進，山上還存留成片的靑松，山頭還有幾處西藏寺的廟宇，所謂土默特旗的牧地，而今已全然成了漢家風土，殘立山頭的蒙古喇嘛廟宇，只表示蒙古民族在這裏的囘光反照！

(四) 再渡陰山

小小黑河的阻撓讓我們兩天才到包頭。包頭日本特務人員，聽說我們是去新疆的汽車，特別來詳細看看。謝謝他們如此關心！

包頭北出蒙古，有兩條山谷可通，一是大溝，一是小溝，都是陰山裏的谷道，我們選的小溝一路，那時包頭的駐軍，已經重重的把守谷道。軍帳搭在山頭上，頗有古代「戍邊」的風味。

小溝足有四十里長，曲折走出山溝後，並沒有什麼下坡，直接進入蒙古原地。這裏

我們可以領悟到，蒙古高原在陰山是一個階層的邊沿，東南行在張家口又是一級，居庸關所在的南口山脈是第三級。

蒙古原地上，烏蘭察布盟區域，大半是水草茂盛的牧地。草地地勢，平坦潤澤，不但行使汽車相宜，而且風景悅目。汽車進入草原，通常可以開足七八十公里一小時的速度，隨波形的汽車路，起伏前進。正如一隊戰艦突破碧藍的水波，海上浮沉。

安北設治局正在我們必經的路上，縣城內容的充實，遠不及武川。在午尖的旅店裏，聽到幾件新聞，都是關於民間欠糧，被廳官拘去的事件，這恐怕就是「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的古典今驗了。

蒙古草原的美麗，我見斯文赫定對牠有正確的了解，一望無邊的青綠，其中沒有一叢林，或者一顆樹，來打破這種青茵的平順。前面，向任何方的前面看去，總是悅目的綠色鋪好的野景。波形的綠地，猶如微浪的海洋。矮小的山崗，正如海中細島。在村莊絕跡的綏遠西北中公東公等蒙旗中，一座金碧輝煌的喇嘛廟之突然出現，無異久航茫茫

的太平洋中，突然看到檀香山島。到了夕陽疲掛在西方，灰白的光幕斜罩着大地。草地裏的馬羣，受了汽車的震動，沒命的狂奔。牠們一向自由生活慣了，蒙古地方可供交通用的動物，只有牠們跑得快，只有牠們靈巧，牠們自己經驗上覺得是天之驕子，牠們是比高大的駱駝還要受蒙古騎士的歡迎。我們這一隊比牠們更快的東西，巨大的吼聲——發動機與氣笛的聲音，使牠們感到第一把交椅的動搖，牠們驚懼，牠們憤恨。似乎他們不佩服我們的汽車，因而以牠們最大的速度，開始和我們賽跑。夕陽草上奔羣馬，鬃飛尾直眼囘顧，這是多好的寫生題材！

傍晚，過一條叫「海留圖」的小河，河的西岸有幾家蒙古包，爲漢商所經營。三十一日計行四二〇里。此間較大的蒙古包已經不是活動的房子，而是僅有蒙古包形狀的固定土屋。車隊集結的停了下來，比原來幾家蒙古包的氣勢還要壯盛，簡直是一座「車城」。歐洲古代有「城國」，我們也可以叫做「車國」。因爲我們有幾十個男女老幼，「人」的條件有了。我們有統一的管理制度，生活和行車，皆有統一的籌劃與指導，「政府」

是有了。我們有相當武器，可以自衛，「保衛」的機構有了。只是，我們沒有固定的領土，缺乏近代國家構成上一個重要因素。不過，我們也可以叫做「行國」，如漢時稱西域遊牧國家的名稱。

「行國」住宿之後，行國中人的社會活動，隨着展開，炊夫忙着燒茶作飯，車夫忙着收拾出了毛病的機器，老年人多半疲乏不堪，躺於帳幕裏愁眉皺眼，小孩子把他們都市裏帶來的紙條隨風放蕩，青年男女們總喜歡到海留圖河邊用清寒的塞水來洗滌當天的塵垢。這樣幾千里戈壁長征的旅客，誰都準備有相當的食糧，這時，大家開始享用了。小箱作了方桌，鬆沙是天然的「梭發」，甲的酒，乙的肉，丙的餅乾，帶吃，帶說，帶唱。

東北人總是說東北的事多，牠們痛罵東北那批自私自利的官僚軍閥，拚命刮地皮，結果都歸了外人。剩下一些財產，弄到關內平津一帶，他們的子子孫孫拿了這些財產在平津一帶作惡，悖入悖出，必無下場。日本佔 東北，所有稍有財產的商店，都給他弄上一個顧問，財政上出入要得顧問的同意，結果這些商店成爲顧問的私產！

海留圖河續進，汽車在草地裏飛馳，風景舒鬆清暢。經過好些難過的道路，益發顯得頭車司機的重要，他在車隊中的地位，等於一國的領袖，他不但要有特殊的經驗，而且他的度量要有海樣的寬宏。他也許有獨出心裁的特別作法，暫時不爲羣衆所了解，遭受了許多誤會。但是，他必須在事實上表現無假公濟私之行爲，才能得大家的諒解。他自己主要的是要能爲大家開路，領導向前，有許多誤會和怨言，就不能深究，更不能只是囘頭和其餘的司機爭吵，而先剪除那些能幹的司機。因爲有脾氣的司機，大半是技術較高的份子，也就是這一車隊的骨幹，他們容易自誇，容易對領導者不滿。誠然他們的本領，也不見得比現在開頭車的人高明，但是如果不能忍耐的將這些幹員排斥了，真遇到艱難險阻的時候，又沒有人才了。

不好的道路，如果有好的司機，也可以渡過許多難關，所以一個國家傑出的領袖，至爲重要。

一串汽車賡續的行進，其中任何一個出了毛病，立刻落伍到後面。時代的洪流，不

斷的演變，不能把握時代來不斷改進自己的人們，當然很快就要爲時代所拋棄。許多不長進的人們，反而常常用愚民的教育政策，來阻止後面年青人的進步，這當然是不可通的。

車隊各司機，平時是各不相下，誰也不佩服誰。然而他們相互間却有一種道德的自然法則存在，大家對於這個法則是無條件遵守的。只要車隊裏任何一個車眞正出了大毛病，或者陷在沙窩裏，其餘所有的車夫助手都一齊來幫忙，來營救。這種行爲，是不待招呼的，無條件自動的。這是因爲共同利害的結果，因爲這樣遼遠的蒙古旅行，誰也不能說自己准保不出些危險，如果不是大家合作，每個人都無法解決其自身的困難，每個人基於自身的需要，發生了不成問題的團結要求。因此，在政治上要談團結和統一問題，使利害共同，是最根本的方法。

九月一日這天，我們遇的到漫山遍野黃羊。這種野生動物，我在青海看過，從祁連山南北的地方，東北向察綏內蒙，這一帶地廣人稀的地方，都是他們繁殖地。黃羊奔馳

速度，不等尋常，三十公里一小時的汽車和牠們並駕齊驅，牠們仍可以在汽車的前面趕過！

所有的生物，都根據自己生存的需要而活動。黃羊生存的方法，有點值得注意的地方。牠是對於動物界來說，完全是「守勢」的，或者「消極」的生存。牠沒有巨牙，又無利爪，不能犧牲任何動物來滿足自己。但是，其他的動物却不能說沒有犧牲牠的意思，因此，首先牠有一種適應於當地當季的土色和草色之保護作用的毛色，減少被旁人發現的可能。萬一被其他有傷害性的動物發現以後，牠就開始逃跑，牠的普通速度幾等於馬的狂奔。在緊急關頭，牠能縱躍前進，一躍能離地三四尺高，一二丈左右遠。不但成長的黃羊如此，初生的羊犢，剛脫母胎之後，一見風就可以跑路。

戰略上，有必須取得某地某事始爲勝利者，同時，有只須不給予敵方某地某事，即爲勝利者。這裏取捨得失，全在研究我們生存的需要在什麼地方。

午尖在黑沙圖，這裏是新疆哈密，甘肅酒泉，張掖和阿拉善蒙古走草地進入綏遠的

總口子。從前西北一帶的鴉片都經此至百靈廟轉歸綏。鴉片過境稅，是綏遠財政上看不到的大收入。德王所主持的蒙政會爲了鴉片過境稅問題，也是和晉綏決裂的一重大原因！百靈廟形勢特殊化以後，綏西屯墾軍派兵把守黑沙圖，所有鴉片，不准再走百靈廟，改由此去包頭。

三五處蒙古包，加上一連人的土屋兵營，此地也儼然蒙古地中之大鎭。所謂汽車站，也是蒙古包。所謂商店，也是蒙古包裏有限的一點東西。

（五）瞻迴松稻嶺

過黑沙圖之後，蒙古地的戈壁味，就要慢慢濃厚起來。穿過許多沙河，上下許多小石山，草地慢慢減少，叢生的駱駝刺，一小堆一小堆的長着，有點像人頭上長的癬瘌。有一條小河，叫烏尼烏蘇。過了這條河，地方更荒瘠，地面看起不順眼，汽車開來也困難。東一個紅山頭，西一個黑石堆，偶爾有一片草灘，駐上一二個蒙古包，幾匹小馬，

幾頭牛羊，蒙古包的氈子也破破爛爛，一切都表現窮困。

自西而東的駱駝隊，常常和我們碰頭，他們載着蒙古出產的駝毛羊毛，七十里八十里的一天一天的穿過這亞洲大戈壁，路上沒有地方可以供給生活上的用品，所以這些駝夫和客人，從他們出發到終止的地方中間所需要消耗的東西，雖如火柴針線之微，亦得自己帶上。特別麻煩的是飲水的攜帶，戈壁裏常常是三五天沒有水，或者水味鹹苦，這些旅行隊總帶了幾個大木桶，預備些味純的飲料。我們車上也帶水，而且不只是飲水，連汽車水箱用水也在內。不過，因爲我們每天預定的住宿地，都是比較有好水的地方。汽車的速度，是可以逃過戈壁幾百里的乾旱地的。我們必不可少帶的，是午尖用水，幾十個人一餐所需水量亦相當可觀。

安北附近，廣闊的草原中，東鱗西爪的開墾土地，有如錦緞長衫補上顏色不調和的布塊，在我們這些地方是看不見了。

九月一日過午不久卽駐松稻嶺。「松稻嶺」乃譯蒙古音而來，這裏無松，無稻，更

無山嶺。只是平沙萬里的戈壁上，聚立着三四個蒙古包。

由綏遠上新疆的駱駝道，從前出百靈廟，經過外蒙古境內，外蒙獨立以後，改出阿拉善額濟納兩旗，選比較有水草的路線。這條主要的道路是由包頭或百靈廟到了黑沙圖之後，西南走阿拉善之三德廟，阿拉善鄂博，以達額濟納河之上游，西走新疆。但是這條路，不宜於行汽車，因爲溼地，鹹地甚多，且過額濟納河很不容易。現在通新疆的汽車路是新綏汽車公司開闢的。從黑沙圖和駱駝路分家，而西向直穿大戈壁。斯文赫定博士和徐旭生先生所領導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是走駱駝路。這條汽車路之開闢，是新綏汽車公司工程師楊少農先生和一批司機經過重大辛苦的結果。他們最初探路的時期，曾因迷路，困處戈壁中，絕糧斷水，幾致不能自救。

松稻嶺幾家蒙古包中，除了一家是車站外，其餘的都是商人。真正的蒙古人，是不住在大道附近的。他們怕熱鬧，怕人多，總喜歡把蒙古包架設在沙窩裏，山脚下，或者遠遠的戈壁中。有了需要，才到漢回人開的買賣家來換些東西，平時是不輕易和他們碰

跟的。這裏的蒙古人，外蒙古逃來的王公貴族不少，如果照「白俄」式的說法，那就是「白蒙」。他們散逃在內蒙的沿邊，苟且的生活着。松稻嶺商家主要的顧客，還要算這批流亡的過去蒙古統治階級。

從來漢商在內蒙古，分為京西兩幫，西幫為山西之太原，大同，汾州，河北之天津，察哈爾之宣化，張家口及多倫之商人，共同組織而成，其基礎創於清康熙年間，勢力逼於內外蒙古。京幫則專指北平安定門外外館客商在庫倫所設分號而言，其基礎始於清咸豐年間，遠在西幫之後，資本亦遠不及西幫之雄厚。外蒙革命以後，外蒙商業根本無法繼續，漢商已喪失蒙古市場之主要部份，所餘內蒙商務，殆如孤燭殘燈，渺無足稱述。剩下來的這些漢商，已不如前此之大規模，有組織，有系統。只是，他們營業方式，頗給予民族關係上以惡劣影響。蒙古人的貿易，大半是以物易物，交換物的雙方，雖也作成貨幣表示的價格，如甲物定為八元，乙物定為五元，但至甲乙兩物交換時，除物換物而外，乙物方面多半另外加上價約三元之丙物，給予甲方，交易用現金作媒介者絕少

。蒙人牧畜爲生，其生活用之糧食，布帛，茶葉，水煙等不能自給，必待外間之供給。而其自身之所產者，爲牲畜，爲皮毛，並無獨立之貨幣制度，完全用其接近之民族的貨幣，自身並不製造貨幣。故其交換方法與力量，既幼稚，又薄弱。漢商遂用一種特殊的貿易法，以對付蒙古，其所辦貨物，先盡量賒給蒙古，並施細小恩惠，以籠絡蒙古。蒙古貪此便宜，爭相賒貨。其實所賒之貨，份量既不夠，貨色又不好，至於所定價格，却大得可怕！蒙人只圖當時不出現款，並不能考慮到交易的內容。所以一賒之後，永遠還債不清。年年用皮毛還舊債，而新債又已加上頭來。漢商在收受蒙古人皮毛的時候，總是以多報少。讓蒙古人吃些無名之虧。

許多經營蒙古商業的人，他們是唯利是圖，只要他們可以有錢賺，不管將來會遺蒙漢關係上以何等影響。在他想來，他們家住山西或河北，拿了一點本錢，來蒙古求發財之路，錢越賺得多越好，此外他們就不知道有什麼。就他們本身說來，跋涉數千里，離鄉別井，深入蒙荒，刻苦經商，必須賺錢，始有臉回家，往往有少妻幼子者三年五年始

得回家一趟，不能不說相當辛苦。所以改善蒙漢貿易關係，只有政府在合理的民族政策之下，來加以新的指導，單單責備漢商也是不行。

那時日本人之過松稻嶺西入蒙古者，已有三四起，其中一起去定遠營，其餘的都西入了額濟納。他們沿路籠絡威嚇商人，許他們一些未來幸福，許多商人慢慢感到日本勢力之可怕。爲顧計自己將來在蒙貿易之安全計，不能不敷衍日本，因此不大敢和日本的偵察隊作對，總是虛予委蛇。

一個在蒙古給日人偵察隊作嚮導的蒙古人，狼狽的逃到松稻嶺。他跟日本人很久，他也懂日語，也懂漢語，因爲日本人不打算要他，他一個人跑了幾百里，才到這裏。從二十四年起，到二十五年秋季止，日本人已經將百靈廟至阿拉善首府定遠營，和百靈廟至額濟納的道路測量完備，其中有一大段路，都是他作嚮導。

據蒙古人的報告，有約二百人的間諜，曾潛赴外蒙古庫倫，然而生還者，僅有一人！而此碩果僅存之一人。亦未及作成報告而死！蓋外蒙檢查森嚴，不易活動，故大半被

捕，此最機敏之一人，因所有觀察所得之山川形勢，道路險阻，政治情況，軍事部署等，全用腦記，故平時卽過度使用其腦力，歸返特務本部時，卽以腦充血暴卒。

二十五年春季，曾有一中英語皆甚嫻熟之二十五歲之東洋青年，被派入新疆調査，其所選道路，係騎駝偸走戈壁入新疆。夏季則另有一隊測內外蒙古和新疆甘肅交界的馬鬃山，此中有印度人一名，化名「那若」，工作甚力。據云那若爲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通英日華蒙藏等語言，爲印度青年派之反對英國統治者，其與日本合作之目的，蓋欲藉日本之力量，以擊走英人。因而極力幫助日本侵略中國之蒙古，西藏，蓋蒙藏如入日本手中，果能相助，進攻印度已有根據也。

德王曾派其親信之掌印官某蒙古人爲偵察隊之譒譯，途中因爲不順日人意，被毒打一頓。日人沿途送蒙古公王許多珍貴物品，如珠寶之類，但經內行看過，其中眞的沒有多少！

我們遇到商人，總是打聽西面的消息，他們總對我們打聽東面的情形。大家有一個

共同的情緒，是焦慮日本武力進攻綏遠，鼓動蒙古。如果綏遠有失，蒙古不保，我們大家都會死無下場！

（六）狂歡之夜

爲了休息司機們的辛苦，和整理車輛，大家決定二日在松稻嶺停留一天。從蒙古人那裏買來一隻肥羊，宰來大家飽餐一頓。戈壁裏唯一的主要食物，就是羊肉。蒙古人賣羊，是在羊羣　任你選擇，一隻幾元，二隻幾元，第一，不能把一隻羊分開來賣零斤的羊肉，第二，不能以「元」以下的單位來計算價格。因爲在地廣人稀的戈壁中，不能同時有許多顧客，如果你只賣去一隻羊的一部份，其餘的十九難找顧主。蒙古人不習慣輔幣的使用，法幣在戈壁中根本不通，如果不値滿一元之價格，則另外添物補上，要令其找退「幾角」之數目，根本亦不可能。

枯燥的戈壁旅行，和原始的帳幕生活，使我們每一個人都感到精神上的死寂，休息

這一日中，看到每一個青年男女頻頻進出簡單帳幕的無聊。戈壁是那樣茫茫無邊，人類對於自然加工的成績，就是蒙古包這幾個。我們需要熱烈空氣來刺激，我們需要同伴們彼此內心情緒的交響。於是「戈壁同樂會」的要求，在每一個旅客心中萌芽了。

日間用馬槍對着戈壁裏任意選定的目標打靶，姑不論打中打不中，許多人的心弦，總算藉此興奮了一下。碰巧有幾個外蒙古人來這裏換東西，我們請他們回去把他們的太太小姐請來參加當晚的同樂會，請她們跳蒙古舞，他們點首答應；我們的興趣於是更加濃厚了。

同樂的要求，是大家一致的，然而許多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太偏於個體的活動了。缺乏「羣」的習慣，缺乏組織能力，不敢大刀闊斧的做自己應作的事情，總要讓旁人領頭，自己才可以跟着前進。平日可以哼幾句的，到人面前時，一字也不好意思唱了。這個原因，使同樂會的進行上，感到相當困難。但是因爲這是大家共同的需要，小的困難終不敵大衆要求的洪流，讓我們的同樂會在「戈壁之夜」熱鬧的展開。

參加同樂會表演的份子，有女客，有車夫，有男客，只可惜約好的外蒙古小姐沒有來。表演的內容，有蒙古詩歌，有俄語會話，有女客唱歌，有車夫說書……。會場是許多煤油木箱，在汽車，帳幕，蒙古包之間的戈壁地上，圍了一個小圈，箱子卽作爲坐櫈。另外幾個木箱，疊在中心，上面放一個半截煤油桶，桶裏面放一個盛滿機器油的大碗，小束布條的一端浸在油裏，另外一端燃了起來，對四面放出淡黃色的光輝。

首先是一位小姐唱「教我如何不想他！」啊！她的家屬，她的「伊人」，也許正在伊犂河畔。她這一唱牽動許多旅人的情緒了。在天之涯，地之角的他和她，也許對於這羣旅客有夢寐不忘的關聯，也許她想他，也許他想她，然而各人愁緒，都被她的歌聲擾動了。

節目中最有深意而且動人的，要算一位久居外蒙的客人所唱的「庫倫弱女之哀」，譯出來大意是這樣：

其一，「我是喪了父母的可憐女子，

我哀號在大庫倫軍部的門前，
我要求同胞們可憐我，
給我以與大家平等的待遇！」

其二，「富人們的享受實在太好了，
高大的門牆，誰是威風，
紅黃緞子一身要值多少元寶，
熱騰騰的羊肉，是多麼可以充饑！」

其三，「有人說我生來是無能力的賤人，
應該與饑寒共此一生，
但是，我不這樣相信，
試把高樓大馬的人和我較量較量，
他們的才識也不見得比我高明！」

會場的情緒愈加熱烈，我唱了一首歌退回自己原來坐的煤油箱時，一位在莫斯科成長富有斯拉夫風格的小姐，已坐在我的煤油箱上，我正要另尋坐位，她却把箱子讓了半截出來，抬頭望望我，用怕人聽見，又怕我聽不見的聲音說：「你坐！」

誰也料不到我們能在戈壁中能如此大樂而特樂，這裏的商人們，恐怕他們一生一世還沒有看過這樣熱鬧的機會。我們同樂的意義，不同於杜工部「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的「還」「且」消極態度，認爲是無聊時的消遣辦法。而是用羣體的感情交流，激發熱烈興奮的情緒，來戰勝當前艱難困苦的環境。

松稻嶺西行，地更磽瘠，一百四十里至雅阿馬圖，這算全然進入純粹戈壁中了。戈壁之古稱，叫「瀚海」，這是有相當經驗的說法。因爲戈壁的形狀，雖然是大致平坦，但是其中仍分爲許多小的盆地，每個盆地的沿邊，也有小的山梁，由山梁到盆地有許多無水的沙河，傾斜到盆地裏，盆地戈壁上，也有獨立的小丘，形如孤島，沿邊有許多港灣的形狀，從全般看法，原來有水時代對於海岸浸蝕的痕跡，尙可非常清楚的看見。因

爲戈壁是保持乾枯後之海的形態，因此唐太宗時姜行本征服西域高昌國後的記功碑上，才有「苑天山而池瀚海」的切當文章。不過，要以「瀚海」爲「池」，以「天山」爲「苑」，姜行本的口氣，有幾分非常人所能辦到！

在戈壁裏行車，有兩種地方不好走，一是帶沙窩性的戈壁，地面的外表也是堅硬的戈壁，但是不能受重車的壓迫；二是上述無水的沙河。車子到了這兩種地方，是最頭痛的地方，總是常常把車輪深深陷在沙裏，要許多人下來推車，並且還要粗繩編成的「走沙」一節一節的鋪在地下，辛苦萬狀。一天如遇上兩三回這種地方，就算大倒其霉了。

戈壁中的飲食，是不能再比的簡單，白水煮麪片，一頓如此，兩頓如此，三頓四頓亦莫不如此，但是，因爲終日奔馳，顛簸，而又無其他雜食機會，每人飯量都大得可驚！

我們旅途上，還有一樁大事，是戈壁裏的燃料問題。有好些地方，幾百里無水草，當然沒有樹木，所以燃料取給，殊非易事。自然界的配合，非常有趣，在戈壁裏某些鬆

沙地帶，存在着大量枯死的木本植物，土人名之曰「桔梗」，幹大根短，攀折甚易，且發火速而熱力強。我們遇到午尖或者晚間沒有燃料的地方，總事先在途中把燃料預備些在車上。

三日的路程，所過多半是羣山和沙河，路道崎嶇，服景荒茫，連天空中一隻鳥也未曾看見。道路慢慢接近外蒙古的邊界，北面不遠的山梁，說是內外蒙交界的地方。從前的汽車，走山梁的南面繞過。因爲外蒙古邊卡哨兵隨時出來盤查，碰上以後，多半要給他們扣留，後來才改走稍南的現行道路。但是這裏距外蒙邊境，不過二三十里，仍爲外蒙卡哨出入區域。司機們要想逃過這段危險，兼於衝過軟沙地帶，大家開足馬力，往前直闖，八十公里一小時的速度，眞不算慢。一會過一灘，一會又過一山。

「不好了！」坐在二車上的我，親見頭車翻倒了！不得了！不得了！這裏翻車不得了！

後面的車子都忙亂的趕到，人們忙亂的下車，叫的叫，哭的哭，幾十個人亂做一團

。原來頭車裝貨很滿，車上還坐了七八個客人。車是先往左翻，又往右翻，把上面一部客人拋得很遠，有些已經昏迷不醒，而此時車下還壓着兩個！一個靑年，一個老頭！

頭車的司機急得碰車，直呼「怎麼了！」坐在頭車前座的老頭嚮導，把左手指折斷幾個，滿身是血！一部份客人照拂戈壁上跌昏了的同伴，大部份的男女都鬧着壓着人的車子亂嚷。「抬呀！」「拖呀！」……。三四千斤的重車，抬固然抬不起，拖也拖不動，兩個男人被壓在下面，足足有二十分鐘，沒有聽到他們呼喚！

「完了！」「完了！」大家對於這兩位不幸者感到深切的恐慌了。急則智生，集中所有人的力量來抬一面，希望稍爲起來一點，不管是否可以抬動，大家總出了最大的力量來抬，我感到車子似乎動了一點之後，車子突然又往下沉，我正嚷「抬！」「抬！」……大家都放了手去到另一面，原來兩個不幸者，已經在車身稍起時，被人拖出來了。

年靑的壓壞了眼面和肺胸，口中不斷吐血，年老的壓斷了脊骨，兩隻脚和大小便完全失了知覺。

（七）蒙邊慘劇

傾覆的車子，原來是我坐的。我的行李完全在那輛車上，都被拋壓得粉碎不堪。車子的四週，東一個破箱子，西一個散布包，破碎的玻璃，零亂的貨物，車箱四週有許多般紅的鮮血，水箱和油箱漏出來的液體，浸潤了一塊一塊乾燥的沙灘，鞋子，帽子，餅乾筒，……完全和敗了兵的戰場一樣。

輕重的傷者，雖然有許多人看守着，然而緊急治療傷病，卻沒有醫生，九年前我做看護兵的經驗，正好勉強來使用。初步消毒，止痛，和綁紮，都是我一個人下手。此時我儼然作了戰後的救護工作，內心籠罩着無限的悽涼！

緊接着我們全體的問題來了。這兩個重傷的，決定不能再行前進，必須送回包頭，而且當晚必須在外蒙古邊上渡過一宵，萬一被外蒙兵發覺，扣解庫倫，問題可眞不小。這裏沒有水，還是小問題。

終於這樣商量定，如果外蒙古兵來了，我們請會蒙古語的人交涉，如果俄國人來，請會俄語的某君和某女士去對付。談話原則，是我們乃被東鄰壓迫，不能生存的人民，我們要到新疆去，準備我們回到東北的力量。假使他們是同情反對侵略的，也許不為難我們。

有經驗的旅客，抱着槍，離開車輛和帳幕去睡覺。理由是，蒙古人如果來襲擊，一定對準車輛帳幕來。

發生慘劇的地點，叫做銀根。兩位受傷者單獨住一頂帳幕。老年人已經不能講話，年青的吐血非常多，看來情形嚴重，他倆的家屬和親友都圍着他們的相關係人發愁。我自己也感到事情不好辦，只好強為鎮靜，說過去如何遇到多少次和這裏同樣的現象，如沒何如何有危險，休息一晚就可以有辦法。他們發愁也無用，只好聽我這一套聊以自慰的說法，去抑制他們暗淡的心情。

當天晚上，每個人都迷迷糊糊的過去，除了無知的小孩，誰也不敢安心。作晚飯畢

火的時間很短，因爲同行的內行警告說，戈壁夜間舉火，可以被百數十里以外的偵察者發現，銀根距外蒙邊只有數十里！

倖僥過了夜間，四日的清晨，人們的頭腦才開始清楚，所謂銀根地方，是「一片荒漠無人影」，昨夜的飲水還是用汽車取自十數里之外！

旭日東昇，戈壁的沿邊發現一匹速步而來的駱駝，沒有戈壁經驗的人，心弦開始緊張，以爲什麼意外襲擊事件的來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突如其來的異客上。距離近了，目標大了，駝上騎着一個女子，和一個小孩，沒有武器，這團人的心緒才鬆弛下來。她離我們二三十丈遠就下了駝，用驚異的眼光來看汽車，把我們拋棄了的破布，敗紙，香煙筒，罐頭盒，都當作珍奇而收拾起去，甚至於昨天慘劇後的血衣血紙，她都一並重視！

她的髮辮和服飾，說明她是未嫁的閨女，但是牠已經生了孩手，爲了表示她的得意，她特意把她小孩的小小陽具，指給大家看看，誇耀她是男性的生育者。

不過她這一來，使司機們起了相當的戒心。因爲他們有了這樣一次新奇的經驗，不能不有相當警備。某次一輛汽車壞在戈壁裏，等後方的零件到了才能修理，內蒙古一位鐵匠，看上了汽車的鐵料，夜間乘人不備，放火燒了汽車，希望得剩餘的鐵，來發展他的業務！

傷者的形勢判明了，兩位重傷絕對不能前進，因爲前去額濟納沒有醫院，再西至哈密仍沒有醫院，只能到迪化再說，然而還有差不多十七八天的戈壁汽車行程，五六千里的遠方，回去只有一千多里可以到包頭，平綏路上比較方便多了。

在傷者方面，他們是不願回去的。年青人幻想着在新疆看新的事物，在新的環境下生活，新疆接近蘇聯，也許能知道許多蘇聯的事情，新疆有許多民族，可以學會許多不同的語言，將來西北問題，大大開展，正可以在西北作一番事業。老年人是想去看看自己久離東北的兒子，詳談數年闊別情緒，並且從此可以暫時生活在新疆。誰知刹那風雲，一切皆成夢想，只落得滿身創痛，仍轉到毫無希望的東方！

專車送走傷者之後，我們繼續前進。銀根東距松稻嶺三百餘里，西距班定陶來蓋一百餘里。班定陶來蓋與銀根之間，爲純粹之大戈壁，戈壁中一無所有。北面係內外蒙古分界之小小山梁，東南西三面皆一望無際。

班定陶來蓋亦在戈壁中，有小山，形如喇嘛之帽。北去外蒙邊五六十里，界山中富森林，內蒙古人常有偸入砍伐者，外蒙卡兵對此稽查甚嚴，如被查着，則所有竊盜用工具，亦皆收沒。

此地北達庫倫，南達定遠營轉寧夏，可以勉強通行汽車，馮玉祥先生經營西北時，若干人員和蘇聯由庫倫接濟之軍械，皆自此道輸入。

現在有十數家商人住此，因爲稅卡林立，逃稅的事情很多。我們經過時，正有商人私走少數皮毛，被處十倍罰款，經多方面來出求情，才罰款五倍了事！

這個稅卡，是由寧夏最肥的稅局「磴口」派來，只是「分局」下面的「小卡」，每年這一分局包徵稅額是十二萬元，而二十四年卻收入一百餘萬，每一個稅兵月餉本定十

二元，但是年終分紅，每人得四百餘元！稅局如此豐收，而一般貿易卻每況愈下，顯然的，豐收文章做在不可想像的地方！

經過班定陶來蓋的日本偵察隊，從這裏分爲兩起：一隊西去額濟納，一隊南下定遠營，據土人談，測量工作，做得相當詳細。

四日晚下雨，不能露宿，借宿在一家蒙古包裏，把蒙古包頂拉開，月光從包口射入一切惡空氣從頂上出去，四週有厚厚的氈牆，風沙都不能侵害，睡起來亦相當舒服。

看看許多旅客，經幾天風沙的洗禮，漸漸有了煩惱的表現，秋天的天氣，日間中午熱得燒皮膚，夜間非重裘不暖，吃就是幾碗麵片，睡就是戈壁爲床，弄得婦女和兒童慢慢的狼狽不堪！

自此西行，離額濟納河已僅四五百里。五日午尖於察汗迭里素。計二百餘里，途中陷車處甚多，客人時下車推車，撥沙，亦甚有趣。

察汗迭里素有與班定陶來蓋大致相等的蒙古包，聽幾位商人的口氣，綏遠包頭來的

人已經是大可羡慕。更西行的戈壁上，我坐在那輛汽車輪炸了內胎。車上原來預備的準備材料，已經用完，前面的車子早已跑得看不見。沒有法子，我們只好下車，在戈壁上睡覺，專等前面車子帶零件回來打救。因爲他們久了不見我們，必定找一個地方等，久等不到，一定會派車來援救。實在他們不來救，除了等死以來，我們尙無很好的自救辦法。

已經睡了一覺，營救的汽車才來！修理竣事，已近黃昏。趕宿至一有井無人之盆地，駝糞遍野，而寸草不生。地名「好來宮」。掘地爲竈，吸水煮茶。飯後，露宿戈壁，滿天星斗，四大皆空。晚間只見月亮追太陽，早晨又是太陽追月亮。杜詩有：「日月還相門，星辰屢合圍」之句，必有披星戴月經驗者，始能了悟。

六日晨間，大風驟作，被中熱氣漸散，沙隨風自頸部入被中，駱駝糞塊往嘴鼻耳孔裏塡，到此始知蒙人一定要用蒙古包和帳幕的一大原因。

（八）到了額濟納

好來宮西去約二百里，即到額濟納河，中經幾大海底形戈壁灘，有數段沙窩，推車至苦。轉過一個小山頭，即看到傾斜的戈壁灘那面，鮮明的存在着灰黃的沙山，叢樹和溪水。我們大家所切望的額濟納河，瞬息之間，已陳列在我們的眼前。

車停在額濟納河東岸戈壁上，西岸過來了許多久已不見了的內地裝束人物，中山裝，馬褲，襯衣，學生服，皮鞋，馬褂……他們看到東面來幾十位內地客人，而我們看到戈壁圈裏出現幾位共同習尚的伙伴，彼此皆異常高興。

誰也料想不到，額濟納有這樣多的森林，森林裏建造起幾間新式的房屋，還有新綏汽車公司車站和交通部設立的小型無線電報局在這裏。這幾間白粉塗飾過的房屋，三面森林，前面河水，風景極佳。英國駐華大使館參贊台克滿由北平取道新疆回國時，曾在此留駐一宵，譽此為「沙漠的白宮」。蓋飽經荒涼遭遇之後，對此僅有最初步設備之人類住所，亦不禁致其滿意之思了。

電台和汽車站的工作人員，他們常年枯燥的生活在戈壁裏，根據於調濟生活上的需

要，他們依據可能的物質條件，製造一些娛樂的工具，他們前面有河水，站上有汽油木箱和鐵桶，於是有一位技士就把木箱併合改造成小艇，外蒙以鐵箱皮，行駛水中，輕快靈活，不減北平北海中划船滋味。

森林和肥沃土地在河之西，河東是戈壁，所以車站和電台都在河西，東西岸的交通，從前是過小船，後來也架成木橋。河邊有高下的沙山，有樹林，有深草，駱駝羣和羊羣自然的羼來羼去，看不見人在照料。

七日休息一天，青年男女旅客盡情的享受這自然和人工的美景，騎駱，過橋，划船，在森林散步，用河水洗手巾，各處照像，唱歌，使死寂的戈壁平添青春的活躍。

社中給我的任務是到額濟納爲止，然而同伴們彼此發生了感情，非約我上新疆去不可。他們不知道我是新聞記者，只知是某公司下級職員，無論如何勸我入新疆，願意負責和我維持工作。特別是一二朋友追問得非常殷切！不願意讓大家失望，我只好說：「晚上考慮再說！」給他們留相當希望。實際上我的行李已經慢慢運下汽車了。

這隊汽車定八日清晨三時續發新疆，我已經不能和他們同行了，七日晚間，是他們最後盤桓的機會。然而他們那裏知道呢。

黑幕覆蓋了戈壁，森林和沙山，老年人小孩子和一部行車工作人員，漸漸入睡，我們這羣充滿熱力的青年男女，在戈壁裏舉起火來，圍着火堆四面坐着，戈壁臨時同樂會又行開始。每個人把他最好的技巧都使了出來。每一節告完後，我們總來一次狂呼。碰巧一對青年外蒙夫婦也來看熱鬧，我們強迫他們跳舞唱歌，還是那位美麗少婦開朗些，用嬌嫩的歌喉，唱了許多外蒙有名的情曲。最後我唱一曲「潯陽琵琶」，意在對朋友惜別，有人却在「名士多情，紅顏薄命、潯陽月夜，兩聽琵琶聲，……」幾句上和了上來。唱到「淪落音同調、商賈別離輕」處，讓我們不忍多聽，因爲我實際並非「商賈」，然而却終年飄流，「別離」自「輕」。這有什麼法子呢！

深夜，火盡光殘，人已漸散。朋友問我：「決定了沒有？」我遲疑的答道：「決定了！」她一雙黑眼與奮的注視我，很久才再問：「決定怎樣？」。「決定……決定不去

新疆了！」

昏黑的淸晨，幾輛車都開了，我獨自站在戈壁上，向去路上揮手，最初模糊了人影繼而看不見車身，最後連聲音也聽不見，才重新轉入無人的帳幕！

所謂額濟納旗，管轄着外蒙科布多以南，新疆哈密以東，甘肅酒泉以北，阿拉善旗以西之土地，而旗內最好的地方，就是額濟納河的下游。其餘大半爲戈壁，雖廣而無用。

中國古代史的記載，對於這裏，只有一個「居延海」。漢唐時代，只見有一條「弱水」的名稱。現在這條河在張掖酒泉區域內，大致保存從前的形態。出酒泉石峽入蒙古後，分成好幾條河往下流，更分注於兩個死水湖，一個叫東海，一個叫西海，（譯音爲索果諾爾和嘎順諾爾）。酒泉以北金塔鼎新各縣之後，中有一段荒瘠地，過此直至東西二海，南北長三四百里，東南廣約二百餘里，皆爲肥沃地帶，水草豐美，森林暢茂。

漢人習稱此肥美區域爲「二里子河」，對外間人言，習稱曰「河上」，似乎沒有正

確的根據。此區中，蒙人就自然現象，隨地命名，車站與電台所在地，曰「白音泰來」，「白音」蒙語，義為「富」，「泰來」義為「樹」，即謂此地富於森林也。

額濟納蒙古民族的組織成份，計分為兩部，一是基本民族之舊土耳扈特人，一是外來的外蒙古難民。兩者人數大致相等。而知識與經濟力量比較富厚的，仍要算外蒙古的流亡。

外蒙古人來額濟納寄居，完全是外蒙古獨立革命以後，公王喇嘛等統治階級站不住了，不得已逃來。這裏地美人稀，大可以生存繁殖，十年以來，已竟成了額濟納人。

舊土耳扈特人的歷史，卻相當悠遠。蒙古盛時，定都外蒙古之圖拉河畔，在新疆大山北面設牛，馬，羊，駝四牧場，各置牧官管理。其後裔繁衍，分為四部，曰，準噶爾，曰土爾扈特，曰和碩特，曰杜爾伯特。準噶爾強時，土爾扈特族避入俄境，遊牧於窩瓦河流域。後歸屬於俄帝，仍保其「汗」位。其後俄欲強其信奉基督教，並不承認其「汗」號，心漸不滿。滿洲民族入主中原，土爾扈特乃遣人入貢。一七七一年（乾隆三

十六年）酋長渥巴錫率衆內附，次年至伊犂，乾隆分其部爲新舊土爾扈特二部，分駐大山北路及阿爾泰一帶。後舊土爾扈特部酋長名阿拉布珠爾者，常赴西藏謁達賴喇嘛，每往必假道準噶爾，後準噶爾道不通，阿拉布珠爾被滯留嘉峪關外，不得已上書淸廷，請求內附，淸廷乃賜額濟納河附近爲牧地，以至於今。

所以額濟納的政權，永遠在舊土耳扈特人手中，扎薩克和王位完全由舊土耳扈特人世襲。同治年間，西北囘亂，額濟納的舊土耳扈特人，被囘軍屠殺極慘，若干喇嘛廟亦被焚燬，此事給舊土耳扈特人以極壞之印象，故「反對囘囘」之思想深入每一個舊土耳扈特人心中。同時「反外蒙古」「反蘇聯」，爲這些被迫流亡的外蒙人自然的意識。在四面戈壁交通梗阻之條件下，額濟納蒙古人的政治意識，不會再知道其他。

蒙人的社會經濟，完全在遊牧狀態中，冬季比較南行一二百里，卽在額濟納河上游去遊牧，夏季才到下游來。除了喇嘛廟外，這裏蒙古人沒有一家固定房子。

他們不許漢人在這裏造房子，不許砍伐樹林，不許開墾，車站房屋之修成，還曾大

費交涉。電台自裝有電燈，蒙人初見，還向王爺報告，謂油燈太大，恐怕失火燒了森林！

漢商勢力，深入蒙古，此地商業經濟權，亦完全在三四十家漢商之手，本地蒙人叫他們做「買賣家」，他們已漸用蒙古包形狀，建造固定住房。他們商號的名稱，如「天盛長」等，遂成爲所在地之地名。

我住在所謂「戈壁之白宮」裏，米麵菜蔬的來源，主要的來自東面的綏遠，和西面的哈密，相距皆二千餘里！南距酒泉亦一千里以上，所以這裏的工作朋友，雖有不斷的肉類可以補充，而蔬菜却異常困難。頓頓吃肉，眞使人感到萬分痛苦！

（九）老林嘆荒謬

我到額濟納時，這裏的政治形勢已經不好。日本的偵察隊已幾度來到這裏，現在還有一隊人住在王府。日本飛機每禮拜飛來一次。蒙古人震於日本飛機之聲勢，態度有

些動搖，「戈壁白宮」裏的人也相當發愁，漢商更常來打聽消息，似乎有什麼大事會出現。

十一日我借了一個題目，說是代表某公司，向王爺送禮，租了一匹蒙古小馬，帶一個翻譯兼嚮導，直奔王府所在地方。

現任額濟納郡王兼扎薩克，名叫「圖布僧巴也爾」，王府所在地距白音泰來之北九十里，在東西海隔離處之南。斯文赫定與徐旭生率領之西北科學考察團到額濟納時，還是上一代王爺當政。赫定並會用此間原始森林巨木，挖爲獨木舟，飄蕩額濟納河，並曾冒險泛遊東海（索果諾爾）。

兩匹小蒙古馬，開始走進原始紅柳和梧桐林。紅柳是叢生的植物，梧桐相反的是獨幹峥嶸。柳叢的普通高度，能遮蔽馬上騎士頭部以下的軀體。枯老的紅柳林中，各叢柳枝上大致成水平的掛着帶泥的枯草，看起來好像若干年前，這額濟納河下游發過洪水模樣。右面一塊空場上，搭了兩個蒙古包，蒙古包前豎着兩根大木桿，拴着三匹小馬。左

面柳林裏不知什麼原因，驚動了一匹青春活潑的駱駝，搖擺着駝峯和起落着腦袋，向蒙古包跑去。

柳林完了，進入梧桐林。這裏的梧桐，可不是大葉，而樹幹也不很高，樹皮也不如內地的光澤美麗。不過，這裏的梧桐林，却完全在原始狀態中，生長的疏密，完全沒有人工的支配。不可勝數的梧桐，已經枯死倒地，被風雪侵蝕，剝脫了樹皮，呈露着黃白色光滑的樹身。好似大戰後的塲地，滿山滿谷的尸身，露出發了酵的手臂，大腿，和肚皮。

道路是沒有開闢的，只是隨着森林裏的人跡和獸跡走。在梧桐稠密的地方，日光透不到地上來，四望都是陰森。有幾處密林旁邊，蒙古人用小的樹枝編成捕馬的圍牆，破舊的蒙古包偶爾可以看見。羊糞，馬糞，牛糞，駝糞以及破羊皮等是表示有人家的特徵。蒙古狗是可怕的，森林裏的蒙古狗更是野性猖狂。我們遇有蒙古狗區域，總是挾緊了馬，提好了木棍，慢慢的通過。因爲我們希望能不驚動這些兇猛的東西，偸偸走過。萬

一被牠們發現，只要防着馬驚了把我們掀下來，一根結實的木棍，足夠對付他們向馬上的猛撲。

森林裏有些巨藤式的樹枝，穿錯在陰暗的林間，有些像巨蟒。嚮導還引我穿過許多草叢，涉過許多小溪。人類對於這裏自然加工的痕跡，可以說絲毫沒有。這是南美亞瑪遜河的上游，這是未開發的非洲剛果河腹地。

到了蒙古地方，不會騎馬是不成的。我們兩匹小馬，跑得真不慢，森林裏溫度不高，所以不很吃苦。午尖在一家漢商家裏，好好的吃了一頓羊肉饅頭，在他，已是待上賓之禮了。

額濟納旗對於外蒙古的經濟關係，早已正式斷絕，但是寄居在此間的外蒙古人，憑藉他們對於外蒙道路的熟悉，往往避過關卡，偷運貨物來此貿易。外蒙的新政策是不許外蒙古經濟和內地發生關係。假若被捕，則沒收貨物，對人罰相當徒刑。因爲處罰很輕，偷着作買賣的人相當的有，所以額濟納河下游，還有一部份外蒙產物的市場。

我們數千里戈壁奔馳所要探訪的額濟納王府，却是索果諾爾西南紅柳林中幾家蒙古包。半方里寬一塊紅柳林中的草場，靠西邊並列着幾座比較高大而且比較堂皇的蒙古家屋，也有一個小而舊的蒙古包夾在西南角上，廣場上是王爺所有的駿馬和駱駝。午後三時左右，我們飛馬趕到了這林中王國的首府。

蒙古包區域內這時沒有什麼人在來往，只有那破舊小蒙古包外有一位穿學生裝的青年對我們瞭望，繫馬下鞍，我直奔這位青年人而來，他益加驚縮的注視我，使我不得不揭開帽子一揮說：「還認得麼？」他沒有回答，只是更驚惶的看。臨到最近，他才伸手出來和我握手，把我請進蒙古包，一句話還沒有說，首先是眼淚奪眶而出！

他是我們愚昧的民族政策下的受難者！他不會相信在民族阽危的時候，會有非政府機關人員的新聞記者，冒險來看他。他以為又是日本人來了。日本人直奔他的蒙古包，當然值得他的重視了。他是南京蒙藏委員會寧夏組分派出來的調查員。一個人從寧夏騎駱駝到額濟納旗，薪水路費，少得難以令人相信，活動費更談不到！他呈請蒙藏委員會

發三十元買馬，上面的答覆是「不必」！光光一個人帶了些無關痛癢的公文到額濟納來，既無權，又無錢，一個人當然不會有什麼力量。不過，最初因爲「中央」的紙老虎，蒙古人對他還相當恭敬。不過，紙老虎還是紙老虎，蒙古人看他的生活沒有什麼富厚的力量作後盾，不管他如何努力，蒙人仍看他是「聊備一格」的本質，所以對他慢慢淡了起來。接着兩個事實逼來，紙老虎的眞象遂完全敗露。

額濟納王圖布僧巴也爾是不甚問事的人，很沉重的花柳病妨害了他的行動。他一切政事，多半是他的義子蘇劍嘯主持。蘇本滿洲旗人，落戶酒泉北之金塔縣。因他接額濟納，故後又入蒙古籍，以機警能幹，見信於圖王，終至收爲義子，權傾全旗。

額旗爲新疆綏遠間商務交通必經之道，故旗境內稅收，至爲可觀。過去蒙民知識簡單，商務過境稅完全由酒泉方面派人徵收，蒙民不習政事，無所可否。蘇劍嘯因曾走內地，知識較豐，乃鼓動圖王，主張額旗過境鴉片商貨等稅，由額旗徵收。此事與酒泉所駐回軍，發生重大之衝突。蘇因此被酒泉駐軍捕去，押解酒泉，毒刑拷打，勒索五千元

，而對中央則報蘇劍嘯爲漢奸。

圖王既失左右手，惶恐不安，乃求救於中央唯一駐旗人物之調查員，調查員當轉電南京上級機關，請求迅速解決回蒙衝突，以免事態惡化，而一再急電，皆如石沉大海！或則回電謂：「電悉」！或則謂：「已轉呈行政院矣！」再三敷衍因循，蒙氏乃對中央大爲失望，對此空無實權之調查員愈覺無崇敬之必要矣！

第二重大事件爲日本偵察隊之西來，此種外來侵略先鋒之到達，使圖王亦不敢輕於接受。然而日人所送禮物異常隆重，某偵察隊長送圖王一件自穿之貂皮大衣，價值千金，此外珠寶等不計其數。不久日本飛機亦到，額旗蒙人之視飛機，此尚爲第一次。飛機爲在額旗之日本人送白茶，大米，肉類等來，其氣派比我方調查員，不知大過幾萬倍。故圖王對日人之待遇，與調查員大不相同。日人所住爲大而新之蒙古包，有專人伺候，每日供給全羊一隻，每人送駿馬一匹，王爺以下重要官員，常往陪談。而對我方則小蒙古包一個，四面氈牆，好幾處漏風，自雇漢人之通蒙語者爲通司兼聽差，然除自己

初來時所帶食物外，則視蒙人廚中所有者而共食之，欲出門，則託值班者臨時抓民馬一匹。

兩相比較之下，我方人員工作，當至爲困難。從前比較能作翻譯，及力主服從中央之蘇劍嘯，又被人捕去，進言亦無妥人。南京却一再來電令調查員轉飭圖王驅逐額旗日人，並制止飛機活動。而蒙人之答覆却爲：「我們沒有法子驅逐，最好你們自己來主持！」有一次這位調查員命旗政府當事者，檢察日機的護照，他所得回答是：「天上來的人，還要檢查什麼護照嗎！」

這位在蒙古孤軍獨戰的青年是東海濱南通產的王德淦君，我們談話過程中，只見他憤慨的流淚。他的蒙古包後面不到二十步的地方，就是日本人的特務大本營，他們夜間常於包外施放手槍，使他更感到環境的惡劣！他雖然在如此艱難情形下，仍盡力情報工作，不斷去說圖王，曉以大義，而望他始終服從中央。圖王這樣問他：「你天天說『中央』，中央到底在那裏呢？我當然服從中央，然而我的蘇劍嘯被肅州回軍捕去了！肅州

軍隊，不是服從中央命令的嗎？爲什麼我們已幾電中央請求主持，連確實的回電都沒有一個呢？」

這位近代班超，太難做了！既無民族理論可以折服蒙民之心，又無力可以屈服蒙人而不叛，而所恃之後盾，則虛與敷衍，似忘其事，身當其衝者，當感無限悽愴了！

（十）訪圖王歸程

圖王私人住在另外的蒙古包裏，不和這些衙門性質的蒙古包在一起。衙門性質的這羣蒙古包是不隨時移動的，王爺私人的蒙古包也和普通蒙人的蒙古包一樣，隨牲畜逐水草而遷徙。所以有時他的住處，距衙門很遠。不過，我去的時候，他正住在衙門西面半里遠地方。

穿行柳林幾分鐘，三頂蒙古包樹立在小斜坡上面，因爲我是作爲某公司的送禮者，由一位叫「蒙得巴葉」的引導和作譒譯，他正是蘇劍嘯的叔叔。對我說了許多埋怨中央

的話。首先被引導至作爲客室的蒙古包裏休息，簡陋和死寂，有點令人坐着不耐。後來被領至闆王自己的蒙古包中，自然王爺的氣概不同些，包牆所用的氈子，特別純潔而有花紋，包外立着看不懂的藏字旗幟，包裏中間供着佛像香爐等，客人被讓至左上方盤足坐下，僕人獻茶，外加白糖酥油和沙麵，然後彼此問好。闆王的額部有幾分像班禪，有一個肥壯裸體的小孩子在他身上爬來爬去。一套不是事實的關於經商的話，，在我呈獻禮物之後，繼續說了出來，於是來了許多本無其事的討論。接着是拜會王爺的太太，牠又是住在另一個蒙古包裏，她這個包有作飯的爐竈，裏面的箱櫃比較有幾個，不如剛才那個空虛。這位太太胖得要命，普通人的手長是不夠抱得着她的粗腰，她熱烈的招待客人吃了一頓羊肉粉條，粗手粗脚還笑得不可開交。包內有一兩個年青的女人在縫衣服，也相當秀麗娟好。

這位胖太太，說來有趣。闆王因爲有花柳病，原配太太發了胖，不能生育，闆王急欲有後，聽說某家小姐生育成績很好，趕緊接來作太太，就是現在的夫人。然而她在娘

家生孩子雖然不錯，嫁了圖王之後，仍然發胖，而喪失了生育能力！

未嫁人而可以公開生育子女，爲蒙古社會一大特點。圖王沒有法，才過繼他弟弟薩旺扎布公的次子爲養子，就是前述在圖王蒙古包中所見的小人物。薩旺扎布公的住所，新移在王爺附近，他有一位額旗無雙的絕色夫人，生了一位異常聰秀的公子。薩旺扎布外表比圖王聰明些，但是始終是井底長成，對於外間大勢，知道得太少。

圖王太太爲了歡迎新的客人，把日本人送她的破舊留聲機，唱給我們聽，神氣非常得意。這又是日本人有實物的民族收買政策收效了。爲了採訪更多的消息，圖王太太和公爺都喜歡打麻雀牌，於是我們夜間就在蒙古包中作方城之戰。五寸高的小方桌，四角燃起外間來的魚油燭。大家盤足坐在蒙古包中，勾着腰打牌，日本人也送他們麻雀牌，他們學會了漢人對麻雀牌所用的術語，所謂「碰」，所謂「吃」，……不過數「胡」和計算金錢，還是用蒙古話的數目字。

給日本人當譯譯的蒙古人，從下午起就開始調查我的來歷和任務，夜間他再度率命

到蒙古包來，藉看打牌的機會，和我搭話。心中有數，週旋有固定方針，他當然得不了什麼結果。他所得日本人的報酬，是月薪六十元，「六十元」就可以買動一個相當有知識的蒙古青年，來侵略他自己也是組成份子之一的中華民國！一個國家不能使每一個組成份子感到愛護自己國家的必要，而甘爲外國利用，這個國家構成上必定有缺點！

他們喜歡「對子」和胡大牌，結果都被我贏了，越贏他們越做大牌，越做牌越輸，越輸，他們還要繼續往下打牌。跑了一天馬，再彎腰盤腿打半夜牌，我的腰有幾分痛了。而他們非繼續，而再，再而三的打不可。我只好把贏的錢都以「送給小王爺！」的名義退回他們，然後拖着疲乏的身體，經過半里路的柳林，回到我們「近代班超」的蒙古包。

恐怕後面有人竊聽，我和王君談話，非常低聲。他一個人出使西蒙，幾月以來，沒有一個可以閒談問題的朋友。直徑不到一丈的蒙古包，坐臥站行都只有這樣大的範圍，出包看看，是綠樹荒丘，和那些「以肉爲食」「酪爲漿」的人來往，他們的知識太簡單，而且言語上有多少的隔閡。大局的趨勢不知道，後方主管官廳又沒有嚴密週詳的指導

，許許多多洩氣的事實讓這孤軍苦鬥的人伸不起腰。然而，他還在這裏撐持了幾個月，表示中央在額旗尙有一點力量。

十二日我們計劃看看這裏唯一的小學，和日本的臨時飛行場，繞道回白音泰來。廣場上遇到日本偵察隊某某在散步，他用奇異的目光送我們，他似乎懷疑着我們是否對他們有相當打算。一個生人之突來突去，當使他感到可以注意的。

羅馬登王府對面戈壁高崗，喇嘛廟和幾所王爺特許建築的土屋，以相當的距離，一字長蛇式陳列在平坦的戈壁上面。所謂額旗小學，是在一家土院裏，校裏設備，也有內地式教室一間，不過，先生和學生還是喜歡活動在院內特設的大蒙古包中。蒙古人總覺得蒙古包便當，傳統生活習慣支配人的意志，我們不可輕視這種力量。許多壯健活潑的蒙古小孩子，把我們圍了起來，他們並不拒絕而且親密的接受我們的握手，一位教蒙文的老先生，坐在蒙古包的上方，成吉思汗的大像，掛在先生後面氈牆上，他的左面坐着十幾個蒙古少年，張着大眼注視着他們對面的生客。這般孩子天天看着他們偉大的祖先

成吉思汗英勇的容顏，由於知識之進步慢慢明白而今蒙古民族所處之環境，不知他們將作何感想！

所用教本爲中央所制定之蒙漢合璧教科書，內容很少適合於蒙古社會之材料，其中所附山水人物圖畫，十九爲江南都市漢人風格！怎麼也不會有一點蒙古氣。這眞所謂「閉門造車」之邊疆教育了！

學校旁邊，就是「東廟」，西去一百餘里，還有一個西廟。是額旗的兩大廟宇。東廟兩側戈壁上，就是日本選定的飛機場，平硬寬曠，日機已數次起落，異常便利。

嚮導引我們走了三四小時無路的亂沙河，沙堆，和柳林，馬已疲得不堪了，還沒有發現正當的道路，我有點懷疑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誰知他從叢林轉出去，就到了一塊有草的開敞地，有一家他所熟悉的漢商，在那裏解決了午尖問題。漢商也向我們訴苦，因爲現在的商業，已爲王府所管理。物與物之交換，其比例價格，由王府規定，不能自由提高。同時漢商彼此競爭，往往放出低於規定之價格，以招徠交易，大家不得不同時落

價，因此利益甚微，大家只能暫維現狀。

此後走入無盡的老桐林和柳林中，一趟一趟的快馬，仍然沒有跑出森林的掌心。在一條小河邊，遇到一位外蒙古喀爾喀族人的騎駝老喇嘛來同路，他優哉游哉的趕着請沙漠之舟，然而他現在却是飄流異域的人。

內蒙各地，習稱外蒙人叫「喀爾喀人」。因爲蒙古種族原來分爲三大派別：一曰，喀爾喀人（Khalka），一曰喀勒馬哈人（Kalmuck），一曰布利雅特人（Buriat）。喀爾喀人占外蒙古居民之大部份，住居於車臣汗，土謝圖汗，三音諾顏汗，扎薩克圖汗，及庫布蘇庫爾湖之附近，是爲東蒙古人，爲蒙古諸族中比較開化之一族。喀勒馬哈人，卽額魯特人，住居科布多之附近，是爲西蒙古人。布利雅特人則分散於西伯利亞一帶。故流落內蒙者，以喀爾喀人爲多。

路遠林深日西斜，我們不能顧惜馬力了。林中路亂，同伴一人馬快，跑得看不見了，我們已突出森林，走入沙山區域，登高四望，仍無失夥同伴蹤影。原來他跑錯道

路，馬陷鬆沙中，被掀地下，聽到我們呼喊的聲音，才慢慢找了回來。

此地沙山地帶，景象特殊，黃色的鬆沙，如海洋中洶浪的起伏，沙波高下，大致成水平，無大沙峰之突出。沙山上絕無片草寸木，一望黃沙，頓增異域之感。但沙波間之凹地，往往有水塘，有叢草，甚至還發現一大水草區，牛百肥壯的駱駝，自由昂首跛步於黃沙綠草之間。馬過沙波，沙鬆陷馬，如傍沙崖而過，馬蹄常滑下一二尺，亦為人生旅程中之奇跡。

翻了不知多少沙山，馬已到了精疲力盡，我們牽馬而行，一步一歪，嚮導常常走到高沙頂上，辨別方向，我們眞不敢相信他的領導完全不錯，然而此時只有跟他走。不過，走這些毫無人跡的沙海，如果沒有必然可以通過的把持，走起來誠有幾分茫然。

四面沙山之中，我們又發現一條連續「S」形的小溪，在沙山裏彎來彎去，沿溪是水草，水的流量太小，為流入東海的額濟納河支流之一，看它屈折淤塞的情形，這條河什麼時候會被沙漠淤塞，還是可以憂慮的事情。過河後又是沙山，爬上又爬下，爬下又

爬上，爬到地平線上已不見了太陽的光輝，還在那裏渺茫無歸宿。

對面已經人影模糊了。覺馬蹄已踏上了堅硬的戈壁，卽是出了沙山，嚮導說前面七八里就是我們汽車來時休息地方的烏蘭愛里根了。不約而同的，人馬一齊加勁，只聽得得馬蹄聲，與人馬喘息聲，一刻鐘左右，我們已勒馬白音泰來河岸。深夜囘想當日經歷，恍如演了一場驚奇的電影。

（十一）額旗風雲

九月中旬，額旗蒙人的情形不很安穩，日本人用「反囘」和「反蘇」的口號，確乎相當煽動了全旗的人心。那時以百靈廟爲中心之日方蒙古活動，着着進展，漢人勢力消沉。日人更宣傳綏遠方面日軍已開始攻擊國軍，蒙人心益活。蒙人對日機無甚反感，因其覺天上來去之人，最低限度，比騎駝而來之漢人可值得歡迎。

在白音泰來休息兩天，得着安閑鑑賞此間蒙古風味的機會。有一天夕陽時候，我們

三四個人騎馬漫行額濟納河邊草地上，晚霞作金紅色，從柳林西面向天空放出萬道光芒，所有沙山，樹林，牲畜，乃至人的面孔，都被映上金紅的色彩，肥大的駱駝漸漸在牧人指揮之下，邁着沉重而遲緩的大步，轉囘主人之家。草場上布滿着被剪去了毛的羊羣，好像美麗的公園草地上，暫時爲受災難羣衆所寄駐。河邊有蒙古姑娘在取水，柳林中的蒙古包頂，昇騰着炊烟。

又一天的早晨，幾個朋友騎馬去一位喀爾喀喇嘛人家買俄羅斯大皮靴，他是慣於偸入外蒙，運送貨物的人，曾被外蒙逮捕幾次，和釋放過幾次，他仍然幹那勾留。碰巧他不在家，幾個患病的喇嘛，睡在他的蒙古包裏，正在念經拜佛，希望這樣驅除病魔。還有一個雪白皮膚的初生嬰兒，光光的被包在小白羊羔皮裏面，他的母親事實上是那位和尙（喇嘛）兼冒險商人的妻子，他也就是和尙的兒子！蒙古喇嘛名義上不得結婚，事實上在廟宇外面組織家庭的，已成普遍的現象。皮靴沒有買到，回馬來，見溪西一帶，青草蓋地，鬱茂的柳林，又如邊牆式雖落着草場之西。東北角上一對蒙古青年男女，坐下

兩匹赤馬，疾步如風，並轡向西南而去。女着鮮紅大袍，男衣緊身蒙古藍色便服。急行時，八蹄如輪轉，不分脚步，鬃尾平伸，隨風蕩漾。他們在草場上騎了一個來回，我們幾位觀衆無不暗中叫好，佇馬神馳。後來看看他們停止表演，我飛馬上去，希望他們再走幾趟。我能聽一二句簡單蒙古話，可不能說話表達我的意思。我伸手豎起大姆指，稱贊他們，並來回指着草場馬道，希望他們再走一趟。紅衣女郎蹙眉了半晌在猜我的意思，然後似有領悟的啓唇微笑，很姣磐的告訴我們回到白音泰來的方向！她以爲我們是迷路不得歸，誰知我們是在讚美名馬與夫人呢！

十四日晚傳來駭人消息。謂日方軍用車九輛，滿載軍用品，已離百靈廟西來額濟納！傳送這消息人，是親自在黑沙圖遇到這個外國車隊的中國車夫。他曾被日人請求領路，而他私自先開車逃來額濟納的，據他在黑沙圖聽我們軍隊說，車中有不少的軍火！又據本地消息，日人即將派人在烏蘭愛理根等候該隊汽車！所有車站和電台的人，都被緊張與憂鬱空氣壓着了。這幾位孤懸戈壁的人，在外人大肆進攻之下，將怎樣辦呢？對抗

既無相當力量，退避亦心有不甘，且內地高級機關皆無時局狀況與應付方針之隨時指示，大家將何所適從？

果然十五日日人已在烏蘭愛里根設立帳幕，專候兵車，刺目的太陽旗已高高的豎立在幕頂上，隨風飄蕩！圖王亦已派人備羊酒，擕最敬禮之哈達，準備獻給乘車西來之首領，蒙古人這天來我們駐地的特別多，他們的態度也和往日不一樣，平日很和我們要好的蒙古人，也架子十足，似乎我們已經到了「末日」，不再值世人之平等待遇！本來一向安閒曠逸的白音泰來，現已弄得草木皆兵！

不但我們如此，額旗一般漢商，亦人人自危，他們紛紛向車站和電台打聽消息，同時把他們所知道的民間消息報告我們，到利害關頭，始見民族劃分。

我此時以為將西蒙危急實況，早日宣布國人，為我最緊要之任務，然而困處戈壁，東返無車，南去酒泉，則繞道更遠。乃決心騎駝走阿拉善，橫斷一千六七百里之沙漠，以至定遠營。然後過賀蘭山以至寧夏，飛返包頭。一方面這是一條較捷與較安全的道路

，同時，也可以作一次駝行貫穿額阿兩旗的壯遊。日方在阿旗活動情形，也可以調查相當淸楚。我看當時額旗狀況，也許這次駝行是眞正所謂最後時機！我要利用這些最後時期，來達到我所需要的一切。

蒙古人稱外國人叫「俄羅斯」，如說日本人，則說「日本俄羅斯」。因爲與蒙古民族接觸最緊的，或者是最先接觸的外國民族，是以「俄羅斯」名國的斯拉夫民族，他們第一觀念經驗是「俄羅斯是外國人」。如果俄羅斯民族是蒙古民族所最初接觸的外國人這話不錯，他們當時的「外國人」就是「俄羅斯」。傳統觀念遺留下來，「俄羅斯」一詞，成爲「外國人」的代替，因而有「英國俄羅斯」，「瑞典俄羅斯」「日本俄羅斯」這些有藝術味的名詞出現。

「日本俄羅斯」這樣的讓他們興奮。日本飛機這幾天連着來了幾回，「日滿蒙團結反蘇」的幻想，模糊了這羣喀爾喀流亡者。武裝蒙古，反對囘軍，要囘蘇劍嘯這一類宣傳又彈動了大多數土爾扈特人的心弦。

我決心走阿拉善，而雇不出走那裏的駱駝，這不是一條通商大道，漢商的駱駝不肯走，而且也不是走駱駝的季節。蒙古人的駱駝呢？他們無走之必要，來回近四千里的戈壁，他們也是相當考慮的。時局如此不安穩，他們還把握不着，駱駝放出之後，這額濟納後方會發生什麽事情。

給我刺激最深的要算十九夜間了。一羣青年人正在屋中高談闊論，分析此時局和研究許多對付今後危機的方法，忽然一陣緊驟的馬蹄聲，從屋外廣場上送來，我們這裏有關係的人都在屋裏，騎馬而來的人們之帶特殊性，誰也可以肯定的了。驚愕的空氣，正緊張的震攝着人心，推門而入的是讓大家悲憤與不安的現象，一位所謂蒙古旅行隊（即偵察隊）的某隊長，和一位德王跟前掌印官的譒譯。我們這位矮朋友傲然的坐在屋內方桌的上方，那位實際可憐而表面得意的蒙古同胞，趾高氣揚的倍伴一旁。他一面叫電台派人去烏蘭愛里根請他們派來候車的矮國青年，一面把右脚提來放在坐櫈上，睥睨全屋！屋內的中國人誰也不知道今晚會出什麽事情。好些人氣得熱血沸騰，鼻孔很粗的出氣

，頸子都似乎塗了女人的口紅，怒目無言相對視。然而另外有人，則於驚惶恐懼之後，感到個人當前與今後的危險，於是脅肩諂笑，搖尾乞憐於矮朋友之前，奉茶；造飯，燃煙，問好，三句一笑，二句一媚，然而某隊長者仍昂首不加垂顧，彼又轉而獻殷懃於蒙奸之前，求其必要時照顧，求其加恩提攜，對於日本飛機表示不勝欣慕之忱！某隊長久候造飯未熟，表示不耐，此自命見機之人一面親入廚房，啊叱廚夫，一面請這位氣勢洶洶的矮朋友躺在我床上休息，並親爲之收拾衣帽！這時我看稍有血性的人，都幾乎羞愧憤怒到把眼珠迸了出去！

感情激動過了以後，用理智分析的結果，上述經過表現某種漢奸之構成原理。國家的力量，不能保護人民生活的安全，一部份意志薄弱的人就容易背棄國家，託庇於外國勢力之下，以圖生存。弱國多漢奸。一個國家殖民地性的存在愈久，則漢奸繁衍將異常迅速。

一位名坤都的蒙古人，祖先是唐古忒族（藏族），平日交往向不壞，並且常常告訴

我們許多蒙古消息。這幾天情形也不同了，如果當着日本人或者和日本接近的蒙古人面前，他的神氣變爲那樣的傲慢可惜，我和他商議雇他的駱駝去阿拉善，他索價高出平常價格幾倍，而且條件之苛刻，讓人聽了氣得說不出話來！民族政治形式不變，私人間交情，可靠性太少了。

費盡九牛二虎的氣力，才雇好喀爾喀喇嘛五匹駱駝，他們藉此機會到定遠營拜廟，而且他們走過一趟阿拉善，道路勉強記得，不必再另雇嚮導。可是他們迷信黃道吉日，非到二十五日不能動身出門，而此時才二十一日。並且大家驚心動魄的日軍汽車隊已於二十一日午后安達烏蘭愛里根，那裏和我們駐地以不及半里之遙，隔河相對。

據報，日軍運來軍火，係武裝蒙人之用，額旗各首領已定二十三日在東廟開會，討論政治問題，日軍某武官，又在東廟辦公。將於二十六日開始召集蒙兵訓練，並將組織蒙古常備隊。此車隊到後，額旗將正式成立特務機關，安術無線電台。圖王於二十二日用電台拍電到酒泉回軍，請其「立即釋放蘇劍嘯！」否則「請明白答覆捕蘇理由！」措

詞異常強硬，大有哀的美敦書之概。而細審其電稿，則爲矮朋友代起。另據商人消息，外蒙近向東南調兵甚多，戰爭空氣瀰漫全蒙。

王德淦君的行動，這時使我最感動。他的悲憤憂懼，和我們大家相同，後方並沒有給他任何的力量和指示，他單憑他一點胆力和智力，首先混入日軍車隊，調查究竟，隨時向後方報告，他明知無甚挽救危機的辦法，仍然在悲痛心情中，安詳的作他應作的工作。

蒙古人又傳出新消息，日本槍械到達之後，蒙古壯丁恐怕要不能自由出境，如此，我雇妥的駱駝恐怕也要發生問題。環境急迫，乃託人說蒙人喇嘛，願外加待遇，希望他能提前就道。幸而更多的白銀，買動黃道吉日提前兩天，二十三日午後，匆匆就道。七爾厄特的風光，慢慢和我分離，額濟納惡化的前途，我漸漸接近了報告國人的機會。我是那樣的興奮，那樣的僥倖，僥倖我居然能成行。

但是許多不能走的朋友，太可慮，太難過了。他們的職務上決定他們不能自由離開

，同時他們又沒有得到上級負責者有效的指示。坐以待亡，他們是太不幸了！然而他們在萬分艱難中，把他們從數千里外辛辛苦苦運來的一點食物，都送了我。我沒有什麼可以說的，我只希望早日能使關係各方知道西蒙危急的實況，迅速設法處置，以挽救西部蒙古和這些朋友們的危難。

（十二）匆離額濟納

騎駱駝作沙漠長征，在我尚爲第一次。我們在北平和平綏線一帶所看到的駱駝，體格總不很大，駝峯小而倒仆的多，這五隻駱駝，因爲被喀爾喀人終年休養着，精神煥發，體格壯美，其中三匹有出乎尋常的高度，人騎在駝峯間，只剩了一個頭部比駝峯略高一籌，駱駝肚子肥大得可怕，從背梁到肚底，我們這般騎士們的腿長只夠它五分之二。新長的秋毛，是那樣的鮮嫩，那樣的舒展。

駝主兼嚮導的這兩位蒙古喇嘛，一個叫道爾濟，一個叫蘇牧羊，同胞兄弟倆。道爾

駝是聾子，眞正負擔嚮導工作的是蘇牧羊。翻譯是久留蒙古的漢人老杜。老杜從前拉駱濟慣走外蒙古，酒泉到綏遠一路也很熟，蒙古話說得很漂亮。關於走拉善應帶的東西，如吃的麵粉、羊肉、鹽、醋、綠豆、大米等，作飯的鍋、鐵叉、銅勺、睡覺用的帳幕、鐵錘、鐵鍬、補織用的針線、各人的行李、特別是飲水、我們預備了四五日用的飲料，舉凡生活所需，或有關的用品，全須帶上。他們是老行家，我託福不必自己操心。

他們知道我是初行戈壁，選擇了那匹比較矮而年青的駱駝，給我作騎駝，祗慮大駝不好駕馭，恐怕跌我下來。實在騎駝比騎馬平穩安適得多。

用汽車行戈壁，並不感覺戈壁的十分廣闊，騎上駱駝，就感到縮地之無術了。由自音泰來東南過東河，額濟納肥美的森林水草區，慢慢留在我們的後面，駱駝舒緩平穩的脚步，前後搖蕩着騎人的上身。駝背上不必要很完全的騎鞍，有相當墊隔的工具就行。駝不要韁，牽着連在牠鼻上的單索，就可以對牠指揮如意。

你要想駱駝自己加速牠的行進速度，最好讓牠們並排着前進，平行局勢下，誰也不

肯讓誰，牠想趕過牠的同伴，而牠的同伴却沒有一個願意落後，你快我更快，牠們各不相下，我們趕路的人，却佔了便宜了。生存是競爭的，爲了競爭，各方面不能不全力奮進，否則將成落伍者和失敗者，一個民族在最紛亂的時候，各種勢力並存的時候，往往是最進步的時期，而大一統天下之後，內外無變，則又往往墮落下來，絲毫沒有進展，這完全看競爭因素是否存在來判斷。

戈壁中無鮮明的道路，只是望着山頭走，走過一個山頭，又望着另外山頭，作爲前進的指針。

連續通過兩大戈壁灘，騎得乏了，下駝休息。下面是乾燥的沙地，寸草不存，四望遙遠的天邊，有時有山，有時我們的視線，消滅在陰灰的地天相接的氣氛裏。人是這樣的四個，駱駝是這五匹。兩個蒙古人和我語言不通，他們三個相互間談得起勁，我自己除了偶爾和譯談幾句而外，沒有方法可以表達我的思想和感情。我這時才感到戈壁之遼闊，及其給予旅人之空虛。

一片戈壁盆地的中心，沙地上存留着灰白色的細泥沉澱塊，整個來說，這些沉澱泥塊，已經破碎了。遠遠看去，還保存着蜂巢式的平面。假如囘到若干萬萬年以前，戈壁正是碧藍海底的平沙，我們如果坐在探海器裏，沉墜到汪洋的中心，那時可能遇到許多鯊魚，烏賊，珊瑚之類；隔着玻璃我們可以和許多水棲動物見面。可惜我遲生了若干萬萬年，滄海已成荒漠，風沙而外，所餘的只有極少的古海徵候了。

途次，常遇成堆的白骨，狼藉戈壁中，蓋爲過去橫渡沙漠而犧牲之駱駝。駱駝本生於沙漠，其所恃以生者，以其能食各種雜草，有水囊可以蓄水，有駝峯可以耐饑，故能縱橫大漠，獨傲羣獸。待其一定時期經過之後，一代之生命卽告結束，黃沙廣漠，卽爲此漠上英雄白骨之陳列所。過去若干代如此，今後若干代亦莫不如此，此蓋爲駱駝生存史之本質。然而我們所騎未死駱駝，對於彼等先代之白骨，仍時現驚避之行動。是蓋有懼於「死」。生物必不能不死，而生物皆不欲死，此生物之所以特奇也。

午後走過了一個十數里的大沙窩區，黃昏後又走進另一沙窩，我有點不願意走，一

方面是騎駝騎得餓了，一方面是恐怕走進沙窩，夜間走不出來。但是老杜告訴我，蘇牧羊的意思是再過了這片沙窩才住下，過了沙窩有草可以喂駱駝，沙裏沒有辦法。我當然只好聽話。天是慢慢由太陽的世界，走入月亮的世界，朧朧的月光射在緊密的沙浪上，半明半暗的浪頭，無禁的綿連着，起伏着，四望都是茫茫。五匹駱駝在蘇牧羊領導之下，轉來轉去，浮沉在沙浪之中，飄蕩，飄蕩，到嫦娥小姐都有休息的意思了，我們仍沒有發現沙海的邊沿。看蘇牧羊東張西望的神氣無疑的是迷路了！既然喪失了方向，也只好暫時找地住了下來。沙裏無水無草，因爲沙是鬆的，帳幕也立不起來，草率的燒些茶吃，我們就露天睡在沙上了。

仰面看到明月和星光，她們陪着我們，她們的態度非常溫和活潑，似乎有幾分嘲笑人類，笑人類的活動太遲緩，太小氣，太自私，太白費氣力，因爲她們想來，人類正當的生活期，應該是集中所有的力量，克服自然界，增加全人類的享受。現在還停滯在民族壓迫民族，階級壓迫階級，事業壓迫事業，個人傾軋個人的時期，人類的進步太慢

了。墨索里尼和希忒拉現尚拚命提倡壓迫弱小民族，說是「傳播文化」，這完全是開人類歷史的倒車，在她們看來，是更加可笑了。

我們這一小隊人駝，實無異大海中的孤舟，假如我們今夜就消滅在沙漠裏，等於大西洋上沉沒了一隻帆船，不會引起世人的注意。這種遭遇，常常令許多有志的人灰心。他們努力的苦心，總希望世人的了解和同情，如果一番熱忱放在冰窟裏，往往令人傷心喪氣，然而，眞正從事於艱難事業的人，又應該有更深的了解。人與人間之澈底了悟，因生活環境之不同，與修養之有別，縱然平心靜氣，障礙已多，何况利害不齊，觀點各異。故明名將俞大猷說：「眞丈夫處世，唯自信而已」，又何窮通得失之足動於其心哉」！這實在是緊要的祕訣，我們認定事情做去，旁人是否能了解我們的苦心，大可不管。

白晝本來很熱，而夜間却蓋了很厚的羊皮才勉夠溫暖。蒙古人出門睡覺方法簡單，一條羊毛氈子墊在地上，白天穿的大羊皮外衣蓋在上面，頭脚都縮在皮袍裏，無論多麽冷，他們都如此睡法。所以蒙古騎兵的行軍，因爲少帶行李，可以異常迅速。成吉思汗

時代之能橫行歐亞，蒙古軍之生活簡單，行動便利，當為重要原因。

太陽剛從地平線的東方放出紅光，我們已經騎上駱駝隨沙梁而起伏，騎駝有如騎龍，因為牠的頭頸有幾分像龍，走路的風度，又復安詳落大。駝上四望，風景索然，於是轉而運用思想，往往能把一個問題想得很遠很深，沒有什麼另外的刺激，可使我的思想混亂。我這時才明白了「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精義。淡泊指生活，寧靜指環境，即生活之物慾不能過高，始能建立高尚之志趣。同時自己心內心外，都要保持安寧與清靜，才能集中精力，致力於精深遠大之事功。

因為是清晨，看準了方向，約二小時走出沙窩。颶風區海浪式的沙窩，上上下下，象徵人生之崎嶇，崎嶇中正是有人生最精采的節目。一入戈壁，宛如人入順境，平順生涯，又無大可稱述了。

細想我們這一小隊的構成，其中包含重要的政治原理，我為了生活上某部份工作需要，須由額濟納走阿拉善，然而我自己沒有走沙漠的經驗和準備，所以以一定代價，雇

蒙古人之有此經驗和準備者，來作我達成這一任務上的指導。用政黨政治的國家來說，我是人民，蒙古喇嘛是當權的政黨，他們在領導的過程中，當然要以我的利益為前題，以他們的經驗，在茫茫的戈壁中，引導我前進。在技術領導上，我當然服從。但是有兩點，我是不能不注意的：第一，他們是否忠忠實實的在走路：第二，我自己應有一個根本的方向，從大處看他們走得對不對。所以如果他們在半途停頓，另外作他們自己的打算，我們應該加以干涉，如果走的方向，覺得不對，應該提出質問，這是人民的制裁權和言論自由權。也許因為地勢氣候等關係，要走一段反乎平常方向的道路，也許一時有錯誤，我們不能干涉太嚴，不過我們最後的制裁權是不能放棄的。在一黨專政的國家，甚至在古代君主專政時代，情形比較危險，他們未上台時，總是些「弔民伐罪」，「解除民衆痛苦」的口號，上台以後，大權在握，問題倒有些麻煩。因為他們不但要有高明的政治技術（大智），而且要有很好的政治道德（大仁），否則自私自利，恃勢橫行，完全違反民衆利益，民衆辛辛苦苦捧上台的力量，即刻成為大家最頭痛的東西。阿斗要不

是遇到光明磊落的諸葛亮，老早被人當猪仔賣了。人民沒有政權的國家，前途不會光明的。

言論自由，在複雜的國家情形下，是讓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各自意見的最好方法，許多新聞紙的本身，自然難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種社會意見。

沿途間有青嫩的紅柳，駱駝對於這種東西，非常愛吃，最初我是任牠去吃的，所以牠只要看到前面遠處有紅柳，即以輕快而平順的步調，向前邁進。後來因爲要趕路，不讓牠隨處吃草，牠就怒鳴，甚至於以不走相抵抗。這事使我發生重大的感觸。就是駱駝完全是爲了牠自己的生存而活動，牠並不想馱客馱貨，人們把牠們制服來作交通工具，在牠們原是一種不得已，牠們並不對於運送和牠們不相干的客貨，感到興趣。利害不同，觀點自異。我們希望趕路，牠們希望永遠優遊於水草之間。利害既然不同，如果沒有強力強迫着，大家是無法合作的。

（十三）阿拉善境

因爲駱駝上道，並非出於自願，加以牠們久未勞動，負擔又不輕，今天其中一位，就仆在地下，拒絕前進了。我們辛苦的前面有期待的光明，牠們沉重負荷的代價，是永遠的空虛。無希望的艱難困苦擺在人民頭上，就是各國革命眞實的背景。

經過一個沙崗，地上有各種美麗的石礫，半透明體的花色石塊比較的多，純黑色的石礫頗富沉素的美感。午後過一片乾鹽湖底，鹽質與沙土混合，構成虛鬆的湖底面，駝行其上，動輒陷入一二尺深，不知者誤入其中，當被駭壞矣。

二十四這一日走了十五小時，蘇牧羊始主張住宿。比較可以避風的戈壁上，建立起小小帳幕。這裏也和昨晚一樣的不知道地名，不過，今晚能夠有硬戈壁立起帳幕，已經算有了進步。

風沙漸殺，草草吃些茶和麵塊，就匆匆睡去，夜間只感覺被裏很冷，又覺有很冷的

東西往眼耳口上鑽，甚至從頸子裏順着胸背往裏跑，冷得怪不好受。因爲十五小時的繼續勞頓，仍令我間斷的睡着。次日清晨醒來，始覺全身是沙，張眼有沙，張口有沙，手上頭上，乃至於身上無處無沙，原來昨夜一夜大風，已將我的行李十九埋在沙裏，我在四面沙土中過了一夜，如果沒有帳幕撐持一下，我已整個葬在流沙中了！

風沒有停，沙隨風走，騎上了駝，沙子打到面上發痛，只好閉了眼走。一片一片的平坦戈壁，向南面傾斜，南面是高聳空際的沙山，傾斜戈壁的東南沿邊，似乎是湖，是河。更往東南看去，是一片灌木森林區，老杜告訴我，那就是有名的拐子湖了。

進入灌木森林裏，一叢叢的桔梗林，遍地是芨芨草，鹼性在地上發白，枯死了的桔梗樹，把牠灰黑色的枝幹，毫不愛惜的暴露在地上。在桔梗林中心，有蒙古人用枯柴堆成的一大鄂博，一面說是神的代表，一面也是作爲旅行者迷途的燈塔。

幾乎穿過了森林，不但沒有汪洋的湖水，甚至於找一口井都找不到。這已是乾涸了的古代湖床，有湖之名，而無湖之實了，蘇牧羊找不到井水，發了急，因爲駱駝已三天

沒有遇到水了，再不飲水，要損害駝的健康。他爬到鄂博的高堆上，向各方瞭望，又很高興的跑了下來，左轉右轉，終於轉到有井的地方。說起這個井，也有幾分可憐，水只有數寸深的水量，中含極重鹼份，汲水時，泥沙並雜，汚濁異臭，只有駱駝能喝，我們僥倖自己帶的水量很充分，不然非大糟不可。

拐子湖已屬阿拉善旗境，綏新駱駝商道，必經這個地方，從這裏看白音泰來，是在西北方向，我們橫過三四百里全無水草的戈壁，是希望用最快的時間走出危險的額濟納旗，拐子湖後，我們算相當安心了，

蘇牧羊的行爲，使我非常滿意，他始終不倦的走在前面偵察路線，時而看見他上高山眺望，時而看到他趕駝去試探，沒有自私，沒有懶惰。這樣政府，當然可以得國人的擁護了。

途中主要的食物，是羊肉，大塊大塊的，一個人吃上幾塊，就飽了。最好吃的羊肉，是在羊身上最活動的部份。社會裏最有力的組織，就是最有機動性的組織，都市是

社會中最活動的地方，而電報局，電話局，電燈廠，自來水廠，火車站，瓦斯廠，電力廠，飛行場等，又是都市裏最活動的機構，最有決定性的場所。托羅斯基和墨索里尼的革命戰術上，以克復統制上述機關，爲佔領城市之重要手段，理由就在這裏。

終日風沙，讓人想起「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之沉重的自況，岳飛之意，蓋謂其成功之不易也。然而岳飛一生事業之失敗，卽誤在個人功名觀念上。他在失意的小重山詞上說：「白首爲功名」，因爲他目的是他個人的功名，抗金復土不過博取功名之一方法，而要取得功名，只有宋高宗才能給他，所以他無論如何要擁護宋高宗。岳飛的心理，和班超所謂「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以及戚繼光所謂「殺盡倭奴兮，覓個封侯！」全然同樣是以功名爲事業心的出發。事業是手段，功名是目的。爲功名可以犧牲事業，爲事業不能犧牲功名。代表漢族以反抗外來民族的壓迫，這是一種偉大而神聖的事業，爲了保衞皇帝的江山，希望有所成功而得皇帝的封賜，這是爲了個人功名。以民族生存爲前題，做法是跟着民族利害走。以個人功名爲目的，事

事當以皇帝意旨爲意旨，因爲只有皇帝可以給人以功名。觀點和立場不同，行動的道德標準完全兩樣。岳飛如果完全站在興復漢族的立場上，宋高宗如果抗金，當然服從宋高宗的領導，如果他已自甘沒落，決無死死遵守什麽「君臣」大法的道理。明明宋高宗已無抗金之決心，而自己仍將卽將成功的收復河北大軍束手放棄，以服從違反漢族利益的高宗命令，這樣忠君方法實在不智之甚。岳飛那時的正當作法，是應以民族利害號召天下英雄，一面以力逼高宗抗金，否則取而代之；一面跟踪追擊金人，殺他一個大敗而歸。高宗縱然不能相諒，岳飛功名不能從趙家取得，而岳飛爲民族所建立之炳彪事業，已足輝耀千古。岳飛還沒有分析到一點，卽高宗決不能贊成他完成抗金事業。因爲高宗的利害和岳飛不一致。高宗之目的在保持皇帝寶座，能把金人趕走，當大皇帝固然很好，不然能當偏安的小皇帝也不壞。迎回徽欽二帝，根本和高宗利害衝突，高宗是不願意的。他估量自己能力和環境，並沒有充分光復河北的能力，與金兵拚命的結果，恐怕連小皇帝也作不成。如果信賴岳飛，雖中興有望，而岳飛才力威望皆高過於他，岳飛功成業就

之時，卽高宗寢食不安之日，岳飛雖督盡忠貞，而宋高宗却不忘他的老祖先趙匡胤黃袍加身的老歷史。根據各種條件，岳飛想光復故土，迎還二聖以取功名，整個和高宗個人利害矛盾，要不然，秦檜搗亂，也不會那樣容易。

歷代外族壓迫漢族的經過，使我們感到農業社會沒有眞正的近代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有的只是少數知識份子的排他的自大，感情上的不甘爲人奴，故只要殺掉幾個激烈派，收買些知識階級，對於一般農民不殺戮不掠奪，就可以令其相安。不像近代工商社會，工商業把一個民族連爲緊密的有機體，原料的採取，和商品的銷售，與其他民族在自己領土內發生絕對不相容之關係，絕無過去所謂「那個朝代不納糧」之輕鬆意識。

蒙古人的觀念，並不認「中國」是他們的，「你們漢人」，「我們蒙古人」的觀念，非常淸楚。不過，比較對外國人的稱呼好一點，還沒有叫我們做「俄羅斯」。

拐子湖從前一定很有可觀，我們過了半天的乾湖底，還沒有過完。往東走，有好些泉水地方，路也上了綏新大駱駝道，千千萬萬的駱駝所曾踏過的脚跡，給我們指出道

路所在，沿途有層層的駝糞，紅柳和桔梗也不少，已不似白音泰來至拐子湖間之絕對荒涼。

出了拐子湖區域，已經天黑，繼續走了半夜的肥美草地。草地的範圍，東西長而南北不廣，北面是戈壁，南面是沙山。夜半草叢中驚出數十匹黑色馬羣，把少見多怪的駱駝，駭了一跳，幾乎把我跌了下來。

身體愈苦愈好，愈鍊愈強，現在每日騎行十二小時以上，身體仍無倦意。夜宿草叢中，有草無柴，燒駝糞煮茶，刀削熟羊肉塊而食之。地名西比布爾加。

前三天所見到的動物，只有兩隻黃羊，一條四脚蛇，一隻飛鳥，和隨駝的蒼蠅。二十六日所經地方，有許多的馬羣，水鴨，駱駝羣，還不斷有肥沃的草地和泉水。

蒙古人吃肉是刮骨吸髓，肉固然要吃，就是骨頭上的殘餘和骨裏的髓質，也要被他吃個精光。

今天起，我們才看見蒙古包和蒙古人，前三天的道路，大部是蒙古人亦不能生活的

純戈壁區域，幾乎是無生物地帶。

傍晚，過一家蒙古包，我們進去喝茶，主人害着嚴重的花柳病，他的女人和女兒，都長得相當健美。一位老喇嘛在旁邊唸藏經，要想用唔嚕唔嚕的唸經聲來治療他的重病！他躺在氈上吟呻，後來看到只有我一個人是內地人，驚異問我：「就是你一個人嗎？」在他的意思，孤孤的一個人這條路不易走啊！

駝上讀顧炎武日知錄，他眞可算博覽羣書，胸懷大志，只是他滿腦子復古思想，說是明代以前的典章制度好。他自信他的書是必傳之作，後世必有「其人」出而施行。然而，孰知時代之演變，已使他的學說只有歷史上之價值哉！

夜住道旁沙山東西挾峙中；鬆軟的沙地，溫和的氣候，給我一夜甜密的酣睡。

不過，我對於那位花柳病患者問我日本飛機到額濟納後蒙古人的情形怎樣一點，有幾分不大放心：第一，他們如何也懂這些情形呢？第二，他們的態度，提起日本並沒有內地人那樣不愜意的感想。

二十七日在路上也遇到蒙古喇嘛，他們主要的是打聽日本在額濟納的活動，而不莫以憤慨之氣。他們似乎在意識上還沒有覺得：中國是我們各族共同的中國，任何外國勢力侵入我們的國家，都應當是敵愾同仇。他們把日本看做和漢族差不多的外族，只不過氣勢凶一點，局面大一點而已。

半午過阿拉善鄂博，這是阿拉善有名的大鄂博，有蒙古卡兵把守，盤查過往行人，並徵收駝捐。不過，他們的知識很差，器械窳敗，官長腐敗，多少染上漢人抽鴉片惡習，殊少成吉思汗時代蒙古民族之精神。他們聽說我認得他們的王爺，非常起敬，這是「忠」於統治者的表現。到了現代，我們對於「忠」之對象，要相當研究了，「忠」是手段，目的是「忠什麼？」我們現在要忠的，是國家共同利害，民族共同利害，要以大局爲前提，把對個人的忠實與否，要擺在第二位上面。春秋時，管仲不死其私主子糾，而另相齊桓，完成其尊王攘夷之大業，故孔子亦不之責。因此，我們現在作任何事，當要問一聲：「究竟爲什麼」

（十四）瀚海破舟

阿拉善鄂博之東，水草漸少，呈半戈壁狀態，北面愈遠愈高的戈壁，南面是阻着視線的沙山，這是夾道內的旅行。

蒙古人說明天的戈壁裏有賊，不能舉火作飲食，晚間用茶水，須於早間煮好。是晚住在叫丁界的井旁。水很甘美，預備明天多燒些茶帶上。

次日，我還在朦朧的晨夢中，帳外一種驚惶慘痛的呼聲，刺激我的心靈，聚精會神聽去，是蘇牧羊用急促悲哀的聲音，絕望的叫：「天滅兒！」「天滅兒！」「……」蒙語叫駱駝是「天滅兒」，原來我們帳外的五匹駱駝有四匹沒有了！老杜和道爾濟立刻從帳幕裏跑出去，三個人說了很多蒙古話，我懂不了這許多，不過，他們的張皇與失望，是可以肯定的了。我匆匆起身，看駱駝只剩了一個。三個人已經跑到沙山裏，我也渡到小沙山上，向四週瞭望，黃的是沙，褐的是戈壁，遠處有些紅柳和青草，朝暾剛

開始放射扇的光幕，太空是淸明而靜寂，已失的駱駝，沒有絲毫的蹤影，三個追駱駝的人，也不知去向！

我猶如飄流到荒島上的孤客，在茫茫大海中突然喪失我航海的船艇。此地無論東西南北都在大沙漠包圍中，沒有了駱駝，前進勢不可能，株守亦無善法。雖然水是不成問題，糧食還可以支持半月左右，然於前途……前途仍然是蒼茫，幻滅的蒼茫！

二三小時對空的絕望，蒙古人騎着駱駝在沙山那面露出頭來了。一個，兩個，三個。三個人，三匹駝。我們再生機運又開始了。還有一個蘇牧羊騎的駱駝，仍無下落。我在井邊發現牠吃水的脚跡，蒙古人跟蹤追去，終於在幾十里外把牠覓了囘來。

最初我以爲被人把我們生死所關的「沙漠之舟」偸了去了。悲觀心理，異常濃厚，誰知牠們完全是滑脫了繩子，跟着水草方向，自己旅行休息去了呢！

蒙人料理駱駝，有特別的本事，他們能分別每一個駱駝的足跡，跟着足跡去追趕，所以駱駝不容易跑掉，駝跡在沙漠裏，是不易掩飾的。

蒙古人一天沒有肉吃，就覺得不安，每天最主要的食物是肉類，似乎蒙古地方氣候特別，需要多熱力，因此多的脂肪，來支持人們的身體。

丁界之東，曾走二三十里沙窩，過去駱駝大道的陳跡，被沙窩壓斷，片斷的留露在外面，則此種沙山之構成，必是近年新經大風吹來者。

此後，盡是戈壁，無盡頭的戈壁。

在略有駱駝刺的戈壁上，遇到散得很稀疏的駱駝羣，一位青年牧者從沙梁上跑來看我們，他在中午的烈日下是赤裸着上身，皮膚那樣的黃黑，人是那樣的壯實，他是甘肅鎮番人，給蒙古人作牧童，已經好幾年了。他知道我們是打算去拉阿善首府定遠營的，他很憂慮的告訴我們：「衙門上（定遠營之俗稱）聽說進了日本，有人說到了共產，以後還不知道怎樣呢！」這個消息給我們的刺激，使我理想的順利前途，冷了幾分。因爲要有了軍事行動，四面無路可通，那就有幾分爲難了。

途中紛呈着駱駝的白骨，正如海洋中飄浮着破壞了的船板一般。海洋中不知已經吞

沒了若干船舶，而船舶仍然在不斷航行。戈壁中已不知死了多少駱駝，而駱駝仍然踏着慢步，繼續在戈壁中經過。

還沒有走到有井地方，我們因爲天晚，不得不住下了。蒙古人害怕戈壁賊人夜間偷東西，所以晚飯沒有敢在帳外舉火，偸偸在帳內熱了些茶，馬馬虎虎吃了一頓，就蒙頭休息。

今天差不多走了兩站的距離，完全沒有水。

夜間有一大幫駱駝，經此去新疆，駝數總有百匹以上，主要的貨物爲磚茶，茶一宗，大致還沒有被蘇聯控制。而這碩果僅存的商業關係，要不好好調整，新疆政治的將來，誰說一定是光明呢！

二十九日上半日的道路，整個的在亂山裏，山是醜惡而窮蹙，望之給人以不快之感。蘇牧羊却在山中溝摘了許多沙葱，作爲我們單調的食物中新鮮的刺激品。山地燥熱，單衣猶覺其煩。天熱蠅多，蠅常襲入駝鼻，駝癢不可耐，用噴氣，搖頭，頓足等方法皆

無甚效驗，有時回頭擦鼻肩上，用鼻內皮肉，擠壓鼻孔內蒼蠅，使其受相當壓迫，或能乘此用猛氣呼出，至少可使之暫時安寧。官僚鑽入了一個革命政黨，也是不易掃除的麻煩。他們本身並沒有什麼力量，可以正面和人對壘，在他們無所依附的時候，有力者可以呼之卽來，揮之卽去。但是一旦令其乘隙而入，權參機要，他們是外表上忠忠實實的服從指揮，而骨子裏是破壞團體，破壞事業以自肥！那時眞叫你淸無可淸，査無可査，只見自己的事業一天天的衰落，還不知道毛病出在什麼地方！革命政黨不容易失敗在外來的壓力之下，而容易失敗在官僚蠹蝕之中！

午尖於荒山溝中，有兩井，地曰色林胡同。因爲是新綏駝道打尖與住宿要地，地上所遺駝糞，層層累累，天然供給往來旅人的燃料。上一趟所遺駝糞乾了，供第二趟過此的人們來燒，第三趟的人又燒第二趟以上的糞，永遠這樣繼續下去。政治上蟬代情形，正和這個道理相同，一代政府上台之後，做出些令人不滿意的事情，第二代就以此爲燃料，燒起羣衆反抗的火燄，而作成第二代政府的登台。因而第三代，第四代……。今

天我們是燒了旁人的糞了，而我們今天留下的糞也已註定下一次的人來燒啊！

午後出羣山，到哈那峽剛，有商人土屋兩家。此爲離額旗後第一次所見之房屋。商人爲綏遠西部人（後套人），屋內有桌有椅，有土炕，而且飲食方面似乎還可以買到旁的東西，因此，我打算在此過夜，想從帳幕中解放一天。然而，蒙古人不願意，因爲我們剛到哈那峽剛時，夏寧磴口稅局派到此地的分卡有人來查，我已經把他們對付過去，但是蒙古人對於他們是另外一種眼光。寧夏好的稅局，回回主持的多些，各級收稅人員自然也主要的是回回，特別是在蒙古地方的稅卡。他們平時對蒙藏兩種同胞，往往缺乏公平與親愛之態度，苛勒之事，常所不免。他們稱藏人爲「唐棍子」，因爲是「唐克忒」（Tibet）首一音之轉呼，「棍子」當非恭維之詞。他們只直稱蒙古爲「韃子」。往往欺負他們知識簡單，利用政治勢力，給他們以不應當的待遇。今天來盤查，看他們來勢洶洶的神氣，要不是我拿些大話來虎他們，蒙古人也很難不吃虧。因此他們害怕，他們不願意住，只好再走，走到深夜，住宿無名戈壁中，是夜大風，帳幕幾不能搭成。

從南北大致平列着兩條沙河，三十日午前，被我們一一走過。眼前風物，又比哈那峽剛以西好了許多。午尖在三個井子，那裏已經有三四家漢人土屋，還無異空谷中頻頻的足音，誠給人以無窮的興奮了。

在一家鎮番（今廿肅民勤縣）人的土屋裏，一位高大身軀的外蒙古人躺在炕上，神氣好像還是舊蒙古時代的爵祿之輩，只是而今窮困在內蒙邊上，他沒有充足的東西，來換得漢商的點心和白酒。因爲他過去有過榮達時代，那時曾經有人隨着他的意思來供給他的慾求，現在他的慾望並不因環境困難而減低，他反而覺得商人不肯多賒給他每天應喝的酒量，到有些不對。主觀的理由很簡單，就是他曾經是有身份的上等人物，與上海霞飛路的白俄中，所謂「將軍」之流，有同一風度。

空架子是換不來實物的，他們不得不學得和漢人有幾分「近乎」，希望從親近中得些好處，於是說幾句半通不通的漢話，整天和漢商斯混，以實惠爲本質的商人，當然對他們不勝討厭之至了。

這裏和我們暗示着一種民族間自然同化的原理。人都往生路上走的，爲了生存的需要，總是傾向到握經濟與政治力量的民族，以求發達。元朝時，蒙古色目人當權，漢人爭學蒙古色目之風。明太祖興起，蒙古色目人又多改漢人姓名，衣漢服，習漢話，太祖還下了詔書，阻止這種風氣，詔曰：「蒙古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爲材能一體擢用。比聞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或多昧其本源……中書省其告諭之，如已更者，聽其改正。」清代漢人多入旗以求官。清亡，旗人多取漢姓，以防日常日活之見外。即現在內地活動之蒙藏青年，皆漢姓漢服，而在深入蒙藏地方工作之漢族，也多半取上幾個長長的名字，穿上大大的袍子，亦儼然蒙藏地方土生土長。

前述的那位被日本人利用的印度青年才不幾天由三個井子經過，東去綏遠，他沿途測量調查工作做得很詳細。其實，他又何必呢？同是被壓迫的民族，只有我們相互間眞誠的團結，才可以解除痛苦的枷鎖，你希望由一個帝國主義的幇忙，犧牲旁的一個被壓迫的民族，再圖自己民族的解放，你首先在理論上已不能得世界的同情。何況利用你完

了之後，你有什麼方法擔保利用你的人會實踐他的諾言呢？

（十五）　蒙古惡棍

不知怎樣凍病了！身體異常不舒服，腹瀉不能久行。途中遇到赴新疆的駝隊，他們領隊者非常關心的和我們談綏遠局勢，他們憂慮日本之襲擊綏遠，因此舉將動搖他們生存的根本，這時他們的愛國主義是真的愛國主義。

又三十里，黃昏前至哈爾莫可台，水草皆好。我們搭帳幕在山邊避風處。離我們不到半里，有兩家商人，一家山西人，一家是鎮番人。我到山西商家去玩，他問我「寶號？」沒有過慣商場應酬的人，我幾乎很老實的答應他：「寶號還沒有開！」

這樣久沒有洗澡，換衣服，而蒙古人的帳幕又髒得利害，慢慢的長起蒙古蚤子了。劉半農先生是死在蒙古蚤子所傳給的回歸熱上，我此時却沒有法子去管牠，只有希望我的抵抗力比劉半農先生強些，牠無論傳什麼到我血液裏，只是供給我白血球的食

糧。

夜間我們正在作飯，兩個蒙古青年騎快馬而來，下馬入帳，以猙獰面目，厲聲問我「要票」，其對二喇嘛尤爲凶惡可怕，我令老杜以嚴峻的詞句答覆之，我們既非商人，更無貨物，何從「要」起？他們沒得結果，恨恨而去。

晚飯就沒有吃好，飯後看到許多蒙古人到兩家商店去，使我們莫明其妙。蘇牧羊和老杜飯後去和蒙古人打聽，他們自稱是卡兵。蘇牧羊缺乏政治經驗，希望把「公事」去恐嚇他們，說他們弟兄倆是圖王派的「差事」，送我到定遠營，找定遠營王爺有「公事」。這一下弄糟了，他們就叫他拿公文來看，他沒有，他們就宣布不許我們走了。

聽到這個消息，氣破了我的肚子。我親自出馬交涉。從山西商人那裏打聽，他說那些蒙古人確是公事人，其中有一個老頭，還是團總之類的地方官。我沒有法子，只好請繙譯和那老頭交涉，說明我是好人，兩個喇嘛是我雇來帶路的，駱駝也是雇的，他們希望免去沿途的捐稅，所以沒有得我的同意，自己胡說，請他們原諒。如果他們不相信，

可以派人押送我們到定遠營，王爺達理扎雅和我認識，那就可以證明。關於派人的來囘費用，我完全負擔。然而無論如何也說不通，他非不讓我們走不可！我後來提出只允我一個人先走，把老杜和喇嘛留在那裏，等到王爺信來了，再讓他們前去，他仍然嚴詞拒絕。但是，他又不提出解決這事情的辦法！那位山西商人在旁邊出主意，最好雇一個人先去王爺府送信，花上二三十塊錢，等王爺命令來了，他們自然會放我們走。然而來囘要十幾天，我是不能等的。一切努力都失敗，只好無精打采的囘到帳幕，過了夜間，再作他圖。

閙了亂子的蘇牧羊，囘來拚命唸經，道爾濟加緊推牙牌，他推的結果，總是凶多吉少，又另外拿銅元來卜卦，卜來總是「下下」之流，老杜和他們倆的面色，隨着這些不吉利的預告，一分一分的慘淡！

今夜正是中秋，浩月當空，秋風肅厲。商人們中夜祭月，大放爆竹，令人頓生鄉里之情，全國若干父母兄弟姊妹，皆正於此晶瑩的秋月之下，思念其飄流異鄉之骨肉手

足，其於新婚之少婦，當此情景，尤難抑其對於孤身作客之侶作發生綿纏眷戀之思也。自東瀛三島徵拔而來東北察綏任侵略和平中國之太和青年，設於此夜，與其親愛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隔日本海而相對想望，亦不知將作何感想也！

夜中腹痛甚烈，腹瀉瀉頻頻，戈壁夜寒，冷澈心肺！眞所謂「屋漏又遭連夜雨，行船又遇打頭風」——此事頗覺相當過折了。

晨起，鎮番商人突祕密來談，昨夜一群蒙古人並非善類，這裏根本沒有卡子，他們並無絲毫的公事，完全是惡棍地痞之流，叫我們好好應付。說畢，匆匆而去，蓋恐被蒙古人看見。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敵方情況既已判明，作戰自有正確辦法。此時我義正詞嚴的去山西商人家看蒙古人，他們一共有十幾個彪形大漢，我先送他們每人一點禮物，給他們相當滿足，並且分了他們圖利的一致心理，然後專對老頭說，我到定遠營，確乎有要緊事，駱駝和人是雇的，蘇牧羊不該撒謊。同時我拿出幾張不相干的電報紙，上面有「望兄速來，行前盼電示」等字句，叫山西商人念給他聽，說是他們王爺打給我

的電報，如果他不讓我們走，我們就不走，以後王爺查起來，他可擔負不起這樣的大責任！

威脅成功，我們又收拾行李，逃過一大難關了。只可恨那個惟利是圖的山西商人，自殘同類，爲虎作倀，並且自己出主張，還想得我幾十塊錢的便宜。設身處地，易地而居，他將何以自況呢？

我並不深責他的行爲，我只感到在不正當不合理的國內民族關係中，養成了許多同胞病態心理和病態意識，將來的前途，相當可慮。因爲生存寄託於環境，環境不良，生活意識一定不正。歷史上的例子，叫我們可以反省到這種道理的很多。如明代天啓以前，黃河沿岸及治河官吏，沒有不願意黃河決口的，因爲河一決口，上至總河下至閘官，可以藉此侵蝕金錢。下而至於「執事」等小職員乃至於游閒無食之人，可以因此領用伙食和工資！明憲宗時，京畿一帶的人民，因爲躲避繇役，並且希望富貴，然而文不能登科，武不能點將，乃往往自己壞了生殖能機，所謂「自宮」，並且自宮了他的子孫

，每大到禮部投進，希望入宮做太監，如此一方面可以錦衣玉食，一方面入了皇宮，地方官再也不敢麻煩。此事相習成風，每日有數千到禮部門口，儼然成爲市集，竟至勞當局下令禁止！

走是走了，十月一日這天，情緒有點不一樣。一方面還怕崇古惡棍來追，一方面憂慮前途是否安全，蘇牧羊和老杜是一聲不響，低垂着腦袋，默默無言的趕駱駝！

上半日盡過矮小的亂山，視線短促，眼景荒涼，回憶昨夜遭遇，不禁嘆人事之艱辛。行約三小時，至一荒野乾河中拾駱駝糞煮茶打尖，心情倍極悽愴。蓋自拐子湖合新綏駝道後，自此又將南入定遠營，尙不知安全否也。

南行路上有鮮明之汽車印，似爲一月前者，前聞日人自黑沙圖松稻嶺各地有汽車開定遠營。果然，則定遠營已凶多吉少，蓋除日人之外，中國方面尙無以汽車行此路者。旋入一長山峽，路窄而崎嶇，汽車印曾繞行極遠，似爲三四輛車以上之輪跡，但至最險處，已無車跡，頗疑其去向。

出山，順沙河行，間有巨樹孤立沙河邊，蒼勁遒老，頗有獨木撐天之氣概。愈南行，地勢愈低，戈壁中駱駝刺漸多，不似純戈壁中之一無所有者。沙河且盡，有輝煌的廟頂及大鄂博出現於山坡上，地上人畜足跡較多，而廟前環繞之柳林，已顯然在望。出沙河，則俠兒岩廟以富麗莊嚴之姿態，屹立於山南，面向數百里之有草戈壁，寺院牆壁門戶窗牖，紅綠相間，而粉白猶新。此爲記者離開黑沙圖以後所覩者之第一大建築，其規模比額濟納之東廟尙雄壯堂皇。惟就實質言之，此僅蒙古地方之三四等廟宇，無足可稱，但「饑者易爲食」，三千里戈壁荒涼之後，覩此小廟，已覺不勝其慰安矣！

二駝蹄破，一步一跌，人亦漸困，故途中不似初行時之多話。至俠兒岩廟時，我有入廟求休息意，而蘇牧羊却堅持不可，且策其跛駝，繞廟而過，蓋不欲再出麻煩也。而此時廟中却開門走出一短小精幹之喇嘛，召手令我們停止，闊步而來，二位喀爾喀喇嘛駭得手足無措，神色慘淡，蓋不知又將出什麼事也。來者面貌兇狠，蝌蚪眼，八字鬚，打量我們每一個人，打量我們駝上的行裝，而口裏却問些不相干的話。我們上過了哈爾

莫可台的當，早已決定以後對付外人盤問的辦法：老杜和蘇牧羊他們對任何人都一致的說，他們是我雇的，從額濟納到王爺府（定遠營），至於幹什麼事的，他們推着不知道，叫他們問我，我的服飾有幾分特別，不大多說話，那般蒙古人不敢輕於犯我，於是可以少現許多漏洞。蝌蚪眼的傢伙和他們談話無結果，回眼望我，我拿半通不通的蒙古話對付幾句，漫不置理的轉而命令蘇牧羊：「亞布」了！（「亞布」蒙語「走」也）。

過廟天已黃昏，夕陽在花崗石的戈壁裏反映成金黃色的奇景，由南面疾馳而來一位白馬紅衣的騎士。雪白與鮮紅，風馳在金黃色的廣漠和大氣之中，呈現人間難遇的畫面。逼近後，白馬所配者竟爲一中年喇嘛，辜負此美妙風光！

又十餘里，有商家三家，他們再不敢和商家接近了，我的意思他們也不接受，又前進七八里，搭帳於道旁二三里之戈壁中。

駝蹄破得利害了，流出血水，當極痛苦，但是誰管呢？我只希望早到定遠營，好作另外的事情，老杜和蘇牧羊他們也希望早到，好作回去的打算，而眞正關心駝蹄的，恐

怕只有牠自己了！

夜間睡在平坦戈壁的帳幕裏，中秋剛過的明月，從帳幕口上呈現她莊麗的花容。她中間的陰影，彷彿是中國的地圖，這海棠形的陰影，漫漫的從東北角上發出一道白雲，向西南和西面侵蝕。陰影北部有一條蜿蜒的黑線，彷彿是我們的長城，黑線南面許多有力的黑點彼此衝突，弄得那塊陰影充滿着烏煙瘴氣。而黑線的東北和東端，白雲却非常猖獗的發展，侵假北半部陰影將全部消解。後來全部陰影騷動，南半部陰影逐漸統一化，配合着白雲下零星黑點，向東北推移，很快就見到那片白雲退出海棠形陰影之外。也許這是未來東亞政治大勢一部份的預告。

（十六）　墜駝受傷

二日晨間第一工作，是給駱駝補蹄，三個人動手把駱駝按倒，用牛皮補在牠的破蹄上。駝掙扎甚力，繼且哀鳴。在牠之立場，牠應當休息，讓蹄自己長好。然而牠的主人

的立場不同，他希望照樣走，只是恐怕他的交通工具——駱駝繼續壞下去，不能再行使用，故不得不爲之補上。然而他的目的，仍然以自己利益爲前提，並不是爲駱駝打算。

過波若鄂博，有井，有駱駝羣在井邊飲水，其中有大白駱駝一匹，峯高頭昂，步履雄健，儼然王者。亦有短小拙劣之駝，肢體瘦弱，頸上生瘡，望之令人不悅。這是動物中生理發展的自然不平等，改良動物品種及改良牧畜以後，仍不能達到完全平等之境地。

這幾匹喀爾喀人的駱駝，對於牠們要算稀客，故牠們皆駐蹄相看，如迎外賓。

井邊汲水蒙人見我手中有書，索去一看說：「這是皇曆！」其實我手中是一本宋史。因爲他沒有看過多的漢字書，不認得漢字，而從他的經驗上說，在蒙古地流行的直行方塊字的書，只有「皇曆」。他的下意識是：皇曆是直行方塊的漢字書，現在我手中書是直行方塊的漢字，因此，這本書是「皇曆」！這是一套有趣味的形式邏輯。他完全是以他的第一印象爲準則，拿初見的代表了其餘的，拿一部的代表了全體的。把自己所

僅初見的作爲認識事物的標準，是通常人容易犯的錯誤。許多日本人對於中國之認識，就犯了這個通病，他們認得中國幾個漢奸，就以爲中國人都是可以威脅利誘無人格的人。好些西洋人在光緒時到過中國，到民國二十六年還是老守着過去的眼光，這些都是錯誤，對於事物的觀察，必須是「全的」和「活的」，即是空間上必須觀察其全體，在時間必須了解事物本身是不斷的變化。所謂「變的」或者「活的」之意義，又包括空間和時間之關聯•每一個事物本身是不斷的變動，同時它的週遭也無一時停止，因而它們相互間的關係也隨時而不同。但是我們不能說到什麼時候爲止，我們才是全知和眞知。我們只要本着虛心，不斷的求知，不斷的經驗，不斷的改變自己，不斷的接受新認識，才是作人的正確態度。我們對於一種主義，學說和人物的批評，假如在首先接觸時，即加以武斷的批評，全面的接受或者反對，都是不合理的作法。

後面追來一位騎快馬的蒙古喇嘛，略和我們寒喧幾句，兩腿用力一挾，一會兒人馬消逝在戈壁的遼方，蒙人騎術，至可驚服。

記錄自己的思想，是一件要緊的工作，否則一會忘去了，另外一件思想浮升上來，前面的難以捉摸了。在駝隊進行中，我獨自一人下來記思想，駱駝狂叫不肯強留，強留之，則以其最毒的武器，噴口中濁沫相加。生物皆爲自己而打算，我以爲記錄我之思想很要緊，而牠却以爲隨羣而行最重要，利害衝突，她素日馴善之性格，一變而爲粗暴。

行數十里半沙窩地帶，午尖於沙窩區中，炎熱不能當。蘇牧羊言此去五六十里始有井，故今夜又須夜行。

戈壁晴天可遠望一二百里，故塞上有「望山跑死馬」之諺。午後行五六小時，午尖時，所清晰望見之山梁，仍可望而不可及！

經幾個高下起伏的戈壁梁，午夜到阿莫落斯，井旁沙裏無柴，故晚飯頗爲費力。營幕北面約半里，有火光，趨視之，有土屋影，疑爲漢商，近前頻呼無人應，恐有猛犬，不敢逼近，再呼不見犬聲，乃持棍而前，至則一幼童與一壯年男子正在屋外煮食物，地下張羊皮，似新宰羊者。男子爲鎮番漢人，傭於蒙人。主人夫婦皆已外出，留小

孩在家。家中略改蒙俗，土屋土坑，屋內有駝羊皮毛甚多，蒙古社會日用商品亦夥，似爲殷實之蒙商。

兩個喇嘛日夜唸經，久了有點令人厭倦，他們這次到定遠營要去廟裏叩頭，把他們所有的金錢，都在叩頭時捐施，以爲如此可以解決一生大事，所以邊外有諺語說：「蠻子窮在毯上，韃子窮在頭上。」蓋漢人好嫖，而蒙古人好拜佛也。往往多年生蓄，一拜即光，其誠可嘉，其愚不可及。

三日午前仍爲沙草地，一羣一羣的牧駝，作我們途中的侶伴，這一羣消逝了，又另外來一羣，純粹戈壁已不見。

蒙地久行，覺至今蒙古民族歷史，似尙無良好的研究。而同時覺得，如果我是蒙古人，我讀現行的中華民族史，一定給我很壞的印像，因爲現在所謂中華民族史，大半是以朝代爲緯，以漢族歷史爲經，而不是將蒙藏等族合併編製，這不能叫做中華民族史。所以最好由中央研究院設立各族歷史研究委員會，以平等眼光，重新清理各族史事，以

新的觀點，記述各族之關聯，平等記述各族之光榮事蹟，表彰各族之優點，糾正各族之缺陷，努力各族文化經濟之溝通，提倡各族之自然的相互的溶化，育釀成包含各族美德之新中華民族，始爲理想的中華民族史。

一段關於林肯和佛蘭克林的記載，引我在駝上出神。林肯當了總統，把兩個平日反對他的人請來做閣員，一位是陸軍總長司丹東(Edwin M. Stanton)，他曾罵林肯是「原始的大猩猩」，一位是財政總長釆斯(Salmon P. Chase)，並曾責林肯行政之無能，釀成貝爾倫地方的奇禍。他最得力的財政總長最初就是不喜歡林肯的一個人，並曾陰謀反對他。而這兩個人就成爲林肯事業的主要柱石。佛蘭克林說他成功的經驗，祕訣在尊重他人地位和尊嚴。因爲管子也說過這樣的道理：「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人謀之。」你只要能不以個人利害來代替衆人利害；相反的先以他人的利害放在前面，把自己放在後面，事事可得他人的諒解了。

我的思想此時跑到中外古今的歷史上，駱駝不知如何驚了，拚命猛跳，我還來不及

考慮，已經四脚朝天的跌下來了。照相機墊在背上，重重的把腰頂了一下。我還在莫名其妙中，失去知覺了。大約十幾分鐘醒來，只覺頭昏腰痛，全身不能動，張眼一看，老杜蘇牧羊道爾濟圍在我的四週，愁苦驚惶的看着我，我一想，事情壞了，如果留在這裏，什麼都完了！微微把身子一動，覺還有相當力量，勉強坐了起來，大地還在發眩。從前聽說日本人在蒙古地方墜駝受傷的很多，我自己墜駝之後，於痛苦昏迷中，尙覺此種苦痛，尙可寄託於民族生存之大義以自慰藉，然而當日本青年偵察者墜駝傷痛之餘，又將何以自解呢？

爲安定人心計，我連說「沒有什麼」，咬緊牙關，支持痛楚，站立起來。並且命蘇牧羊把逃駝找囘，我仍然很費力的騎上，繼續前進。不過不敢再看書，而隨時留心駝行了。這匹青年駱駝，不知什麼東西把牠駭了一吓，牠就不管背上面有沒有人，亂跳圖逃，避免或種危險。然而在我跌了之後，牠仍然可以好好的給我騎坐，可見牠並無一貫的成見，只爲牠當前需要就不管旁人了。民衆對於統治者也無所謂永久的好惡，只看他們

當時的利害爲轉移。

行不遠，腰痛不能支，乃借口午尖，下駝休息，而下駝動作，即甚爲困難，坐臥起立之間，腰已不甚靈活。老杜主張在此搭帳休息數日，俟我腰好再走，我堅持不可，乃強步上山，示以無大重傷，而實際則痛澈心肺。

午尖處，小黑蠅和四脚蛇特多，尤以黑蠅多得可怕，頃刻布滿人之頭身各部，隨手可以打死十數黑蠅，令人胆寒。煮茶與麵片時，因無鍋蓋，黑蠅成羣飛赴其中，結果煮了一鍋的黑蠅！我們如果拿碗茶，一會又落滿茶上！後來我發現一個辦法，就是拿碗對風而行，黑蠅爲風力所阻，不能趕上我們，我們可以得暫時的安靜，風力不足，則站山頭，可常得多風，亦爲制蠅之一道。

這一鍋黑繩麵片，太令人難於下嚥了！然而爲了此時此刻的飢餓問題，我們也只好吃黑蠅飯了。所以此時此刻的生存，是最要緊的生存。生存必須繼續的，所以生存不能有空隙的等待。國家對於人民貴能示大家以可生之路，此可生之路，即國家建造之途。

則人人爲自己生存而努力，卽合流於國家之需求。不能指出確切的可生之道，而懸空洞目標，令人等待，決非辦法。如殷汝耕在外人卵翼下割據冀東，冀東人民當時之生存上就發實際的問題，特別是知識份子，他們首先遇到的難問題是：附逆？還是反殷？這個根本問題決定了，才有作法。國家無論環境如何困難，亦當明示冀東同胞以國家之態度，並以具體力量爲之後盾。則他們有了光明的燈塔，行動有了方向，縱然犧牲，也是爲求光明生存而死，死亦瞑目。最不好的場合，是國家聽人民自生自滅，爲暫時自存計，一般人只好墜落到漢奸或順民的黑暗生活了。

（十七）望穿定遠營

其後，他們換了一匹最大的駱駝給我騎，是五匹中最有力最高的一個，理由是牠忠厚平穩。然而因爲牠太大太高，一舉步一動腰，波動很大，反而讓人不放心多了。但是牠却乎是有力量的。有才力的人，往往使他的上司不敢放心，但是我們觀察一個組織的

強弱，就看裏面的鸚鵡派的人多呢，還是有獨見特行的人多些。

連過兩乾湖底，龜裂尚完好，其東不遠有鹽湖，白色反光甚顯。午前所遇井口多用草或氈蓋好，以防風沙塡滿。過一山峽，至有井處，曰布魯堆，取水。駝再驚，幾又墜地。

布魯堆後已見有羊羣及蒙古包。趕路續進，遇外蒙古人之辦糧者，自稱爲「察汗烏拉」人，即班定陶來蓋南面之白山頭也。

昏黑續行，過草沙崗，遠望如大山者，蓋一平而高之沙崗也。崗上徧長草堆，無可燒者，夜宿崗南坡，拔草根爲燃料，立帳亦不易，無力解衣，和衣而睡。

四日晨起登巴音諾爾拉山崗，行五小時荒山，無水，熱不可耐，幸晨間蘇牧羊囑我們多喝茶，吃乾糧，故尚勉強能耐渴。正午炎熱更甚，蒙人皆袒臂。途遇蒙婦，謂其夫已徵至定遠營修飛行場，並說是爲「俄羅斯」修，則定遠營形勢相當可慮了。

將走完巴音諾爾拉山，巍峨的賀蘭山雄姿已出現於東南，白色的雪頂與日光反照

，又添一重景色。賀蘭山本是我的老友了，然而這次見面有全然不同的印象：第一，牠象徵着我這次旅行的告終，我有了報告西蒙情形的機會。第二，也許是我們站的地勢不同，我看到牠頭上比前次更多的白雪，也許是外國飛機在牠的頭上飛來飛去，讓牠憂慮四週的安全，而增加牠的白髮了。

大家心裏都非常高興，約定今夜趕路，誰知夜間沒有月亮，我們走進一條大沙河床，迷路了。左右走不出去，永遠是在沙河裏，大路也不知到那裏去了。既無草，又找不到水井。一切圖謀失敗之後，只好住下了。幸而自己還帶有點水，草草對付一下肚子，只好等到明天再說了。

連日日夜寒熱相差太遠，臉皮結硬殼粗點而龜裂，甚感痛苦，夜不成寐。想起關於處世接人，作學問，作事業等過去的經歷，幾乎可以說完全錯誤，我的知識太不足了。越想越好笑，越不安！

晚夜鬧一笑話，水井就在我們旁邊不到半里，而我們却立幕在沙灘中心，四面都是

良好靑草區。

因爲疲勞，懶得作麵片；蒙古人晨起吃生羊肉，僅用茶泡泡。我因爲疲痛交困，沒有吃什麽東西。

平灘中有山西商人德盛隆一家，經營蒙古商業，規模甚大，每年春季放貨，貸予蒙人，夏季收毛，秋冬收牲口及狐皮等，此中利益甚大。

西南遠處有大沙山，常有高數十丈之塔形出現，時又不見，蒙人謂爲神奇，實爲沙中幻影。

途遇由定遠營下鄉收賬之山西商人，謂定遠營雖有日人，但尙無大變動，我心稍安。旋登巴音吾魯山，前有一負毛皮之徒步人；初以爲窮苦之漢人，其行甚速，俟其停息時，我們的駝隊趕到視之，則爲一姣媚豐盈之蒙古少女。但其赤足徒步，必爲貧家女。她以淸嫩之音喉，向我們致問候之詞，同行二喇嘛，亦爲之顧盼不置。

巴音吾魯山坡甚險，駝行不易。山南爲定遠營所在之平坦戈壁，我們已能隱約辨識

定遠營所在地方。關於定遠營和阿拉善統治者達理扎雅之一切回憶，皆湧現我的腦際了。

五日本欲趕宿至察汗蘇必而根廟，深夜未能到，乃住於草灘中。晚飯因乾糧已盡，而水又不足以煮麵片，乃以生羊肉泡茶而吃。蒙人食之甚甘，我亦勉爲其難，惟生平向未生食肉類，總有點不大敢於暢快下嚥耳。

昨夜吃了如許多的生羊肉，並沒有發生不好現象，六日晨仍無早糧，乃略燒生羊肉而食之，味甘而食多。

此地對於定遠營已算近畿之地，草場茂盛，牧畜發達，故蒙人多富厚。民十六七年，漢軍曾攻打阿拉善一次，蒙古人損失不貲，故對在蒙地漢商，常有報復行爲，漢商受苦甚大。達理扎雅親王回旗，始嚴令禁止，至今地方平靜，可稱塞外太平之區。

晨穿桔梗林，因昨夜迷路，今晨在林中找大路，六七尺高之桔梗樹整個佔領了大地，走了一段又一段，還在桔梗林中，假使桔梗是活的軍隊，有人指揮，不斷在前面包

圍我們，那我們人單勢弱，只有蹈陣了。幸而賀蘭山指示我們的方向，我們終於殺出了這森林的迷魂陣。

至察汗蘇必由而根廟，有一婦人及一跛脚男子，不斷繞廟牆外行，手數佛珠，口唸佛經，當然又是求神保佑那一套。實際上這種作法，只是運動身體一點，有相當的效果！

途中所遇蒙漢人漸多。漢人身體不及蒙人，而蒙人則因男女關係自由，而又缺社會醫藥設備，故花柳甚爲普遍，如在蒙地設花柳醫院，必可獲大利。

沿途蒙人多認我爲「日本俄羅斯」，因爲他們經驗所示，在蒙地旅行之非商人模樣的東方人，皆日本人，故我亦一定爲日本人，與皇曆同一心理。

日本人之在西蒙，已深給蒙人以刺激，就普通蒙人能知「日本俄羅斯」一事，大可注意。只是爲日本作特務工作之日本人士，實在太無意義。如果說爲了日本民族之生存要深入的侵略中國的內地，那簡直是不可通的事情。他們爲了薪水與粗疏的傲慢的國家

觀念，來做此種艱難辛苦的工作。侵略中國的結果，他們只是吃得飽發不了財，徒供少數人利用。一旦逼中國出而抗戰，則當砲灰者仍是日本士兵與下級工作人員，還又何苦來呢！

又行約七十里草𣺾地，過地名當鋪，水草更好，宿當鋪東南約十里之井邊。夜間有三個漢商來同宿，我們邀之共帳。他們有了帳幕，如登天堂，因他們夏秋平時出門，只帶棉衣，甚或只穿單褲，夜間隨地而宿，如冷不可支，則燃草取暖，如有風雪，只好聽其蹂躪。漢商在蒙地經商之艱苦，無異初往南洋開闢之華僑。

漢人平日來往的都是商人，他們把我也當做商人，於是問我：「貴處年成可好？」「斗價大小？」「寶號今年買賣不壞？」……都是一貫的皇曆作風。

七日晨，因爲今天可以到定遠營，大家心裏非常快活。道爾濟和一漢商閒談，謂我初由額濟納動身時，面如女人之光滑白潔，（大概他所說的女人是以蒙古女人爲標準），而今是滿面風創，比蒙古男人尤黑了。

登程不久，我們望眼欲穿的定遠營城堡，已出現在豐腴的青坪中。城外數十里草地裏是達理扎雅親王私人的馬羣，駝羣和羊羣。馬羣和駝羣究竟有多少，只有達王自己知道那個數目，就我目力看來，是漫山遍野都三三兩兩的，站着，臥着，走着，自由生息着。羊羣更是像馬蟻一樣的多，有牧童管着，黑一陣和白一陣在青草中雲樣的移動。

光明在望了！定遠營的樹林，房屋，山上的兵營，城堞，飛機場，守機場的蒙古包，……光明了！我們冒險的征程已入佳境了！我趕着駱駝快步前進，從大庫倫口子進入定遠營市街。雖然是小小的街巷，有限的人家，然而這是綏遠安北縣以後第一城，是我西蒙旅行的終點，因爲此後去寧夏回天津，有汽車有飛機，一切容易得多了。

臉爛得使熟人也不相識了。自己說出話來，才使朋友驚恐的握手說：「你怎樣弄得這樣子了！」

日本特務機關在定遠營的情形，並不很順利，達王不許任何蒙漢人和他們接近，有一個爲他們找私娼的人，連私娼一齊重杖充軍到拐子湖那面沙窩裏。他們說達王限制他

們的自由，而達王却說是自己管教百姓。他們曾雇漢人苦力為之修築飛機場，為了六角一天的收入，無衣無食的窮苦同胞只好去了。但是他們在平土去石工作當中，亦知此事對於中國將來之不利，有人即謂：「最好暗藏地雷在內，等他們飛機來一碰就炸，好炸他一個光！」這話被監工的日本人聽見，心裏非常恐懼。中國人還是中國人，至少他應有此種感觸。

日本飛機雖然常來，但是達王不借汽車馬匹和大車給他們，民間亦無人願受其雇用。所以飛機場與其特務機關間之聯絡，全恃徒步！遇有重物運輸，則由他們強抓牛車一用，有類「拉夫」。

某日本特務人員，在遍行內蒙之後，慨然謂：「強國侵略弱國，沒有什麼意義！如果對於強國，還可以鼓起人的鬬爭情緒。」因此，他不願意再幹了。

寧夏當時對於日本的態度，也很強硬，決不許日本人在寧夏停留。在關東軍某參謀長飛定遠營時，寧夏適亦派要員至定遠營，與之強硬交涉，致其毫無結果而去。

在定遠營休息五日，至十三日與十一日來定之戴愧先生生同車去寧夏，十四日飛包頭，那都是我曾向讀者報告過的地方了。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寫完於上海）

第二　百靈廟戰後行

（一）戰後出陰山

百靈廟攻下的消息，係於十一月二十四正午左右，傳到綏垣，當時人心之興奮，達於極點、傅作義主席雖於二十三日夜間整夜未眠，得克復消息後，以其愉快謹愼鎮定而緊張之情緒，頻頻出入於其高級幕僚之機要室間，蓋此事之到來，非可以等閒視之也。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們一行十三四人，被一輛載重車拖着離開歸化城。

歸化城的清晨，室外溫度還在冰點以下，除了少數苦力與小本零星賣買的商人，已有一部份開始在街面活動外，富厚的人們正甜蜜的安息在香煖的氣氛中，我們這般百靈廟的征客在鐵板與帆布遮蓋下，似乎厭倦了歸化城的安靜，想突過大青山去看看百靈廟

方面的波瀾。

「歸化城！歸化城！而今歸化却無城。康熙皇帝空打算，塞外風雲總不清」！滿清當時對蒙古民族，是採用逐漸消滅政策，另外設若干軍事重鎭，以資控制，歸化城的興築，亦即爲此。然而現在歸化城的城垣已不存在，籠絡蒙古人的若干大廟，已經廢頽，歸化市上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九是口內移來的漢民。蒙古民族在大青山以南的土默特旗，已經完全漢化，而且所留蒙民已不多。大青山北面靠山麓的一二百里以內，也被漢人開墾，蒙古民族生活區域，逐漸北移。民國以來，我們仍然本着滿清的民族政策，實際上並無若何所的擴張。自然蒙古民族的本身，受到很大的損失，而蒙古民族前途無望的心理，却給鄰人以挑撥離間的機會，愈弄至難於收拾。我們這次百靈廟戰爭，主要的是和一羣被人利用的蒙古同胞拚命。誠然到今天，我們的戰爭是决無可避免，而且有其非戰不可的理由。但是，我們如果回想，爲什麽本來是家裏人的蒙古同胞會被人利用來彼此相互火併，我們作老大哥的漢族，自不能不反省到操持家務之不當了。不過，事

到如今，我們之打百靈廟，却已非對蒙古同胞之行動，而是對其後方策動者，表現我軍事與政治的決心，對其陰毒的狠計，加以莊嚴正義的打擊。

轆轆的車聲，呶呶的風聲，車內的笑談聲，配合着個人思想的活動，越過平綏鐵路，似乎虛無飄渺的意境，很輕鬆混沌的，把我們送到大青山南。

大青山卽是陰山主幹之俗名，山色常青，山勢雄壯，故被土人稱爲「大青」。古人守陰山以阻外族，是一件重要的工作，非有才能的人不可。唐王昌齡詩：「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莫教胡馬渡陰山！」故守「陰山」者，必係「飛將」之選。我們目前的形勢，是鄰人想由陰山南北，自東而西，挑動全體蒙古民族，及漢以外其他民族，組織有名無實的「某某國」等傀儡政治機構，阻斷中國西北的出路，以遂其爲所欲爲之企圖。所以我們當前任務，是阻止這個勢力進入西北，我們不但希望我們忠勇的將士阻止鄰人「過陰山」，而且希望他們能進一步的採取攻勢戰法，我們正當的要求，要「莫教鄰馬『看』陰山！」

大靑山脊名蜈蚣壩，「蜈蚣」爲訛音，如果照訛音加以解釋，成爲「有毒的山梁」。汽車上下，皆有戒心，照目前情形看去，敵人如果要想過這條山梁，南犯綏遠，不能不說這裏將有若干的蜈蚣，會讓他們感到辣手。對自己人要和平，對敵人不妨帶若干濃厚的有毒性。

蜈蚣壩是綏北和綏南交通的孔道，每天從這裏經過的牛車馬車，最少的時候亦在數千輛左右。綏北廣闊肥美的新墾土地的出產，除供稀疏零落的居民消費外，都運到歸綏來，換成貨幣，購買各種日常生活品。對綏遠社會情形有深刻視察的朋友常說：綏遠人民生活的富裕與否，我們只要注意蜈蚣壩上車輛來往的多少，卽可看見一般。可是我們現在客觀的環境，已不讓我們的同胞自由過這種安閒的經濟活動，鄰人的野心，是想把我們綏遠的人民和土地直接收爲已有，並且要以綏遠爲根據，向西去封鎖我們陸路上國際的出路。我們要保持我們生存的安全與獨立，到今朝已非用強力自衞不可了。

過了蜈蚣壩，眼前展開的是大致平坦的草原，硬性的朔風打到行人的衣上和臉上，

表現一種不同的力量，似乎告訴大家，這面又是一種氣候的區域，我們已經進入了一種新的環境。

順着陰山北谷而下，汽車左右於溪谷之間，經過約十里左右的石崖險道，始進入較寬廣的山溪沙石混雜的大道中。這樣的地形，凡是走過古北口，喜峯口的人，都可以想像得到這種谷地行車的景象。

歸綏到蜈蚣壩是四十里，而蜈蚣壩到武川又是五十里，這條陰山北谷差不多有四十里的長度，好像一種長頸動物，當牠把我們的汽車吐出喉管的時候，草原已墾波狀地上，已明顯的擺着武川縣縣城。

陰山北面，所謂「山後」地方，地廣人稀，出產豐富，糧食之富，不但可供「山前」人民的消費，而且爲出境之大宗。過去土匪遍地，奸黠橫行，民性強悍，地方當局對於民間之需求，向不能踴躍輸將，非拖即賴。而此次百靈廟戰爭之前後，民衆一變向日態度，盡其家之所有，以供軍需，甚者自動運輸糧草，逕赴軍營。平常有線電報和電話，

常常被人偷桿竊線，阻礙時生，而這次戰爭前後，民衆自動保護，故軍事消息傳達上，沒有感到絲毫障礙。二十三日晚進攻百靈廟之時，武川北面的鄉民，因地理熟悉，自動出來當嚮導的，非常的多。他們領導軍隊在槍林彈雨中，摸索前進，一點也不感到恐懼與驚慌。友人爲記者等言之甚詳。

我們最感到興奮的，是我們聽到此次百靈廟戰爭中英勇轟烈的事蹟。孫蘭峯氏是此次百靈廟戰爭的副指揮，他有位少年英俊的參謀長袁慶榮。二十七日那天碰巧他們正回到武川，我們以歡迎衞國英雄之情緒，熱烈的和他們會見。他們自己的本身，也太被這種神聖的民族生存戰爭所激動了。當前民族生存的危機，我們應當爲生存而戰的大義，前方將士多年來的積憤，全國民衆忍氣吞聲的素志，到今天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相當的揭開了。而且這次序幕戰爭，我們已取得了光榮的勝利。前後方的戰鬥情緒，已親密的打成一片。我們享受到眞正的「同志之愛」，我們鼓舞歡欣到不能自持！

這是多麼動人的事蹟！敵人退去百靈廟之後，我們看到他們機關槍陣地旁邊所留的

子彈殼，堆積如小丘！然而我們終於衝破百靈廟的天險，輕輕拔去異幟，讓我們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隨風飄揚！

蒙古人射擊的技術，確乎不差，日方的督戰，亦可謂始終不懈。據險而抗，以逸待勞，我們攻擊了六小時左右，敵軍始終不退，而且由各方增調援軍，我們的將士死亡枕藉，前仆後繼，有些輕傷的士兵，不願因傷後退，減少自己的戰鬪力，仍然繼續前進！也有局部的士兵，被人包圍，被人命令繳械，他們的答覆是：「我們不當亡國奴，我們要抗戰到底」！

一位英勇的鋼甲車司機，在戰爭眼看要敗退下來的緊急時候，自告奮勇，開足鋼甲車馬力，領導着幾輛載重車，載着我們最後的預備兵力，直對着敵人火力最強的東南大路，衝鋒而前。於是被敵人的火力集中射擊，在剛到要路口的地方，他首先被人射死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幾槍，車裏七個戰鬥士兵，死傷了五位，鋼甲車被人打了四十六個槍孔！但是正因爲他們這樣英勇的犧牲，我們的預備隊才搶到一個緊要的山頭，轉向我

們危險的戰局，他們的犧牲所換來的，是整個國家守土戰爭的勝利與光榮！

官長的情緒，和往日也不一樣，晉綏軍本以「守戰」著名，傅作義先生涿州之役，造成近三十年來中國戰爭史上稀有的紀錄。然而此次表現，晉綏軍不但能「守」，而且能「攻」。如總指揮孫長勝，副指揮孫蘭峯等及其高級幕僚，皆身臨前線，視槍彈如無覩。此固爲軍事部門上進步之表現，而其重要之意義，實爲神聖而莊嚴的戰爭本質所激勵，而不自覺其異乎尋常！

（二）憶戰塵

武川稍停之後，我們直駛百靈廟，汽車出城即走錯了路。幸西蒙古地方地勢平坦，東走也有理，西走也可通，一個村落望着一個村落的走去。已經黃昏，還在亂雪草地中徘徊，最後雇了嚮導，才走上汽車大道。於是初更時候，達到孫長勝師長駐地的二分子。

二分子屬武川的北鄉，離百靈廟尚有一百里左右。不過由此而北，稍過幾個村莊，即爲純然未曾開闢的蒙古草原。這片草原，一直連到百靈廟。在從前把蒙古地放墾的時候，因地廣無名，往往以分地的情形，或商店的名稱，作爲那裏的地名。如「五分子」，「九分子」之類，屬於前者；「三義元」，「協和興」等，屬於次類。

當我們的汽車停在二分子一家高大土堡大門外的時候，大家從汽車裏爬了出來，在月色朦朧雪花舞蹈中，一個個旅行者魚貫的被這土堡大門吞人。在一間不十分寬大的屋內，共約三十位以上的主人和客人，把屋子擠得不能轉身。慰問的慰問，調查的調查，送禮的送禮，弄得屋裏一團高興。大家鬧了一陣之後，這一批的同伴，又匆匆的走上了他們百靈廟的征程。只有記者因爲另一種約定所稽留，不能不在二分子停留一宵，等待明天再去百靈廟。

孫長勝師長已經是六十歲左右的老英雄了。他從袁世凱小站練兵時起，即置身行伍，一直到現在，還是過着軍旅生活。他這一生的時間，大半消耗在長城內外，東面到

過黑龍江、吉林、遼寧、赤峯、承德、多倫；北面打過外蒙古；西面是察北綏北到綏西，沒有不知道他的威名的。他有位巾幗英雄的太太，也一樣能騎馬打槍，每次作戰，他的部下總可以看見她在戰場上出入。口外察綏兩省的土匪，只要看見「孫長勝」的大旗，就會望風而走，和三國時關雲長的紅臉，有相似的威力。

我們談得高興，他的那位參謀處長，更來和我談百靈廟戰爭的經過。從他的敘述中，讓我發生無窮的感想。此次守百靈廟的穆克登寶部，係德王騎兵第七師，爲德王之精銳。穆本察哈爾蒙古人，漢化甚深，曾在察哈爾省黨部作過幹事，漢名穆蓋華。可見和我們關係，不能算淺。他的部下是三個團長，一團是額包齋。二團是馬福祿，三團是鮑貴廷。馬福祿並且曾在中央軍校第九期畢業。然而此次百靈廟戰役，他們竟是和我們作戰的主力。同是中國的人力與火力，我們沒有法子讓大家和衷一致的對外，自己首先打起仗來，坐令國力消耗，從大的前題上看，實在非常可以痛心！事情演變到如今，我們從局部的軍事眼光，認爲這次戰爭實無可逃；而從高瞻遠矚的見地，認爲我們政治上

對於國內民族問題，應該想一個妥善的辦法。總要使我們自己的弟兄民族，沒有被人利用來同室操戈的可能。

其次，以百靈廟的地勢，以百靈廟的軍備，以我們彼此的兵力兩相比較，我們如果照平常的情形，很難有勝利的可能。然而戰爭開始以後，我們的將士表現一種平常不輕易看見的勇敢，只有前進，並無後退的決心。我們可以覺到戰爭的意義對於戰爭的關係，是如何的重大！同是一樣的作戰，為侵略而戰，為生存而戰，或為主人的天下而戰，作戰者的決心和考慮完全不一樣。

第三、照我的克服後的情形來說，我們看到某方的企圖是如何的深遠，以他們的決心，和他們的軍事和經濟力量，繼續經營下去，再等二三年後，中國將受到非常的影響。幸而戰事早開，我們能在對方準備未完成前，破壞了他們計劃的根據點。這點工作，不知為中國將來減去了若干軍事和政治的顧慮，乃至於經濟的負擔。

第四、蒙古民族的戰鬬力不可輕視，他們仍有成吉思汗的遺風，英勇善戰，射擊精

確。我們之能將其擊敗，蓋亦幾幾乎殆哉。我們預定二十四日早間六時擊下，而屆時戰況甚危，如果那一營預備隊上去再不生效，前途就不堪設想了。我們應當利用蒙古民族的勇敢與騎兵戰術的優點，大家在政治上想出同心一德的辦法，使他們在對外求中華民族生存的場合，發揮他們的力量。

飛機投彈，對於野戰上沒有多大效力，只要我們有幾門高射砲，可以制止牠低飛。百靈廟戰爭的經驗，已證明數百枚的炸彈，除與亂山及草原有關係外，對於我們的軍隊只有供觀賞和打破戰場上孤寂的作用！

二十八日的清晨三時半，一位全身塞外冬裝的衞士，把我從甜夢中喚醒。他說：「上百靈廟的汽車已經待發了」。我匆匆的穿好衣服，冒着挾雪的朔風，步行過半里許的乾溝，灰白色的雪錦，映着日色與星光，別有一種浩蕩清涼的感覺。陪送我的田參謀萬分興奮的和我談天話地。當我們踏入土圍停放汽車的院落，汽車的外表和號數，使我大吃一驚。我驚異的是，這個車是新綏公司所有，這個號數「六十八」，是曾載我西行

過大戈壁的。牠們爲什麽在這裏做着軍事運輸，說不定開車的還是上次西行戈壁的旅件。車機轆轆作響，週圍是人影憧憧，我們走近車前，人的外形，活動的姿勢，談話的聲調，都對我非常熟悉。忽然他們已發覺我是他們的老友了，他們驚奇熱烈的招呼，充盈着浩蕩人生過程中眞摯的友誼。他們頻頻問我深夜來此的原故，讓我回想到三個月前化名改姓在西蒙調查的情形，某國人的強橫，蒙古人的被欺，我們政治上的無辦法和民族關係的危殆，同伴們的友誼，蒙古地上的歡歌，乃至於與他們和她們在額濟納河邊的告別！

不幸得很，我們高興的登車之後，汽車突然發生了毛病，大概是汽管不過油。風是那樣的大，雪是那樣的飛，這幾位習慣長征新疆的豪傑，立刻就在風雪肆虐中，藉着月光來作汽車的修理。他們的衣服並不特別充分，他們的皮膚和冰寒的鋼鐵接觸，他們的痛苦和他們的焦急，我們坐在車上的人們頗有點不大安心。一輛汽車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完成牠的旅程，往往叫人贊嘆。一種主張在環境拂逆中，終於伸張，特別招來大

家的崇拜。然而，只要我們留心每一種過程的細目，我們立刻可以察覺到當事者在其中的困苦艱辛。不過，誰也只看外表的成功和失敗，誰也不會體察到過程中的締造艱難。其實，事情的緊要部份並不在結果上面，最令人可歌可泣的，還是在荊棘途上的慘淡經營！

緊急修理已告失敗，我們退到毫無光線的黑暗土屋內靜待佳音。東方已經發白，我們仍然躺在土炕上說古論今。炕下睡着一位騎兵，半夜失了戰馬，莫奈何在地下打盹。他忽然向一位推門而入的軍官報告失馬的經過，那位軍官對他的答覆，是大方而且慈和，只是叫他「下次要小心。」

從問答中，我們已經知道來者爲誰。這位對人熱心誠懇的師部副官長王君，是特地來通知我們，他知道這輛汽車有毛病的消息，已經另外派好一輛完好的汽車，在等候我們作百靈廟的進軍。他是僞滿境內的國民，熱河朝陽縣是他的故鄉，他的口音，讓我回憶到四年前在朝陽作戰地新聞記者的情景。那時地方軍隊和駐防熱東一帶的正規軍，如

果也如這次綏境軍隊的英勇抗戰，我們的外交和軍事不致於糟到這步田地！

（三） 百靈廟

一輛敞蓬汽車，除了司機以外，只有我和田參謀兩人。和汽車前進方向正成對面的北風，挾着濃厚的雪粉向我們打來。頭上，頸上，衣上，脚上，一會都塡蓋上帶泥的雪末。特別是頸上，常有溶解的雪水，冷清清的浸透內面的短衫。

全然未墾的蒙古草地，別有一種雄厚曠逸的風光，儘管是在風雪交加的時節，我們的視線仍可以放到非常遙遠。蒙古民族坦厚勁直的性格，不能說對這種地理環境毫無影響。

大約經過兩小時的飛馳，山巒起伏的地區，已擺在我們的前面。一道臨時的單人掩體的散兵線，在離山七八里地方出現，這正是我們攻擊百靈廟正式接觸的起點了。車進東南山口，西藏式的百靈廟以異常壯麗莊嚴的姿態，屹立羣山之間。論山的形勢，百靈

廟所在的週遭，遠非青海塔爾寺和甘肅拉卜楞寺可比，論廟的外觀氣勢，楞寺可以勉強與之伯仲，而塔爾寺則不能望其項背。

東南山口兩面均有土屋，爲平時蒙古軍隊屯駐營房，俗稱「蒙古營盤」，今已寂無人烟。再進至山口緊要處，某方之迫擊炮彈，還有好幾箱遺置在山坡間，草綠色的軍衣，蒙古人的袍子，在山口左右還可以隨地發現。地上的血跡，星散的彈筒，破氈，破毯，破布片，這裏正是我們裝甲車衝鋒的地方，這裏正是我們英勇的張振基連與敵人肉搏的場所。許多英勇的戰士，在這裏作成了對國家神聖的犧牲，他們的熱血和頭顱，在這裏換來了民族的勝利。他們的行徑，將永遠爲後世所謳歌，他們的功業，將被全中國子孫所崇敬。這裏的戰痕已經快湮沒，這裏的血跡已經弄模糊，然而他們拚一身以殉國家之精神，將炳耀千古！

百靈廟的山勢，北山好像是屏障，東西兩山對峙，儼如天然的夾壁，構成異常良好的交叉十字射擊陣地，南山比較矮平，似乎爲廟中如來留此一線瞭望之路。

這塊百靈盆地，大致北高南低，從東北到西南有一條小小山溪，溪水結冰，現已成爲澈底的冰河。河東爲商人區域，河西爲廟寺及喇嘛僧房，有木橋一座，設於河上，爲河東河西唯一的連鎖。

車過東南山口，即進入河東商業區的市街，這時已午前九時光景，我們還看不見街上有一個蒙古喇嘛或者漢族商人，破敞的門窗，零亂的衣氈和箱櫃拋擲在牆外和街上，死人，死馬，碎紙張，不規則的景象，給人以深刻而特異的刺激。

河西的喇嘛廟四週情況更爲淒涼，喇嘛袍子，熬羊奶的銅壺，蒙古包架，喇嘛們做法事的樂器，包裹經典的手巾，蒙古人的帽子，弄得滿地皆是。我們過橋時遇到開赴四週山頭的軍隊，他們的神氣好像打下猛虎的獵夫，一面是得意，一面是疲勞。他們還要以勞乏的身體去防範敵人的反攻和襲擊。

我們休息的地方，是某方百靈廟特務機關所在的地方，現在劉景新團的團部就在那裏。一間小小的院落，僻處在僧侶住宅區的西邊。頭門內院落裏，放着一座大型蒙古

包，包後為照壁，正屋是三間精緻的瓦屋，西廂房南的空地上，堆着如山的煤塊，正屋裏面用具和牆上的裱糊，都非常華麗。西洋式的桌櫈，東洋式的鴨形煤爐，爐裏燃着察哈爾運來的煤炭。蒙古包內盡是日文的書籍和文件，已經被士兵們弄得零亂紛差。據說黃紹雄部長巡視內蒙時，即是駐在這間院落裏，後來成了特務機關。某方在百靈廟的工作人員，都受這個最高政治機關的統治。我們坐着舒服的椅子，談着戰爭情形，戰士們睁着數夜未眠的紅眼，告訴我們爭奪某一個山頭的經過。

早餐已預備上來了，麵是東洋人的麵，碗是東洋碗，許多肉類，還是東洋朋友給我們的遺留。特別是酒盃，令我有非常的感觸。就是牠的形式和花彩，和本年秋季日本軍隊平津大演習後，在北平萬牲園招待中國各界領袖時所贈送的「北支大演習紀念盃」，可謂完全一樣。我們在萬牲園收到這種酒盃，和在百靈廟看到這種酒盃，我們的內心有不可表達的衝躍！

這一回對方沒有預料我們敢打百靈廟，所以許多機祕的文件和圖表都沒有運走。據

劉景新團長告訴我們，當我們軍隊衝入特務機關時，某方人剛剛離屋逃逸，室內香茶猶温，花衾正展，如稍遲一步，恐難免被我英勇士兵所生擒矣。室內設備，全無更動，若干重要文獻機要物品，皆大體無甚變更，可惜我們的軍隊，沒有政治工作人員的組織，不能有計劃的來對付這些重要事情，一任我們勇猛的士兵發洩他們應有的戰鬬情緒。他們沒有處置機要事件的頭腦，同時也沒有這種訓練，因此，許多東西就受到不可挽救的犧牲。

不過，鄰人對我們的經營，已非一朝一夕，隨便檢舉一二件東西，就足夠驚人。我們看到王英給百靈廟特務機關長盛島的報告，他列了一個詳細的表册，列舉西北各省和他有連絡的民團和軍隊，各部隊的人數和槍械，接頭人姓名，列得淸淸楚楚。如果王英的報告全然是眞確，這個問題可眞不小。不過，騙錢騙槍和鬼混為目的的王英，當然不一定說話都是可靠。

有若干綏遠本地漢奸，給特務機關密報綏遠駐軍和工事情形，各地皆非常詳細。從

文字內容的陳述看起來，遜清遺民的旗人，比較作這類的事情的人多些。自然這單就這一部材料有關的來說。

有一張滿蒙諜報網圖，最令人感受興趣。東北四省不用說，有它完整的系統，察北和綏遠及東部外蒙古亦有三大諜報機關，最妙的是每一個諜報區域都和其他的諜報區域都交叉式的重複有。比方甲諜報區的機關在察北西烏珠穆沁旗，它的諜報區域是北至庫倫，南至百靈廟。又比方乙諜報區的總機關在多倫，它所轄區域，却是北起庫倫，南達歸綏。丙諜報網機關在德化（嘉卜寺），它所注意範圍，又是百靈廟到張家口。

一本叫做「支那全國軍隊調查表」的油印品，有四五百頁那樣厚，把中國各省的軍隊，中央直轄的軍隊的一切，記載得明明白白。軍隊的系統，番號，兵種，勢力，將領姓名履歷，長處，短處，對長官的關係，對士兵的影響，作戰能力，無不調查得詳詳細細。此間軍界的朋友，莫不驚異他們用功之勤到，及用意的深遠。

還有一種似乎是月報或週報之類，細詳記着中國各重要地方之政治軍事的變動，如

某地現奉南京中央密令修築飛機場，準備停留某種飛機若干架，某地又興建某種營盤，可以容納軍隊若干人…………

這一類的文件，簡直讀不勝讀、不過，越讀越令人不安！

（四）弔戰場

憑弔戰場，最易令人發生感動。我們離開特務機關之後，循着屈折的小巷，信步走去。喇嘛們的私舍，都相當富厚，朱門，堊壁，畫棟，瓦頂，院內還大半放一個高大的蒙古包。這些遊牧的蒙古人傾向住牧以後，活動房子的作用減少，固定住屋的需要加多，然而在過度時代，往往新舊並陳，如歷史進展中，上一階段與下一階段，正在蛻化過程中的片斷。只是這些僧舍，沒有一間現在還在完好，無論室內室外，莫不衣物狼藉，人屎，馬糞，石塊，佛像，觸地而有。

大殿內更覺悽惊，地板上的花氈，壁上的圖畫，佛龕內大小佛像，已經弄得空無所

有。因爲避免敵機轟炸的目標，大殿中曾經做過我們騎兵的收藏地，故馬糞如山丘。藏經典的秘閣，亦弄得一團糟糕，一張張的經卷，散失在廢紙與馬糞之間。有些大的銅佛，不是沒了手，就是少了頭。蒙古人認爲最神祕的經典和廟宇，這一次可給他們大的教訓，就是牠們本是人造的東西，人可以把牠們建造起來，同時也可以加以破壞，並不能受到牠們任何的譴罰和降殃。不過，在另一方面，太有點使蒙古人傷心了。在現階段的蒙古人生活，宗教是他們最高的靈魂，因此廟宇佛像和經典，就是他們的至寶。今竟破壞至此，能不令他們感到幻滅的悲哀！

我們特意去看過某方的子彈庫、煤油庫、和麵庫、幾年來的經營，已經有了相當的根基。百萬以上的子彈，二三萬袋的麵粉，好幾間大屋的煤油，從一種文件上看到最近由察境向百靈廟輸送的，還有五萬噸的煤炭。顯然的，這不是簡單的對百靈廟的打算，他們的陰謀十分的遙遠。

我們部隊的供養和軍械的裝備，因爲國家和地方財政關係，常感相當困難，然而我

們打下一個地方，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補充，這叫做「前方補充」。拿破崙初征義大利時，他激勵他手下饑疲的士兵，是再三和他們提到北部義大利有富足的米蘭城和富足的鄉村，我們祇要到義大利，我們的困難便可以解決。誠然，我們不想作拿破崙，我們並不希望有侵略鄰國的軍隊，我們不想犧牲鄰國的人民，來供給我們的軍需。我們只要收復我們的故土，只要把敵人在強佔我們領土上所作的侵略準備，奪回來使用，已足夠解決我們許多困難！

廟的東坡是一大羣蒙古包，那是德王親信「袍子隊」所在地。因爲他們不穿制服，完全蒙古服裝的打扮，所以被漢人叫做「袍子隊」；現在已經完全沒有人了。也許他們已退到滂江，或者追隨他們英武的德王在嘉卜寺。

在一家守子彈庫房的部隊中，我們停留了很久，他們長官和士兵，得着許多東洋軍毯，厚厚的墊將起來。一雙黑色長統氈軍靴，引起我們的注意，從上面的文字看去，知道已經是三年前東瀛的製成品，謝謝牠也不惜長途跋涉，辛辛苦苦的來到百靈廟，送給

我們英勇的國軍！

一位姓盧的騎兵連長，陪我們看了好半天。他是首先焚燒飛機場的人，他是孫長勝部下勇敢善戰的連長之一。當他的騎兵繞至飛機場時，某國人脅迫一部可憐的同胞，謀據屋抵抗；英勇而活躍的騎兵，一面燃起幾百箱汽油，動搖對方的軍心，同時把手溜彈打進屋內，使這羣中外合璧的人類，立刻成爲蒙古草原上的野鬼孤魂。

許多士兵聽到我們跨耀牠們的勇敢，他們的答覆却出人意料之外的冷淡；他們說：「這算甚麼！蒙古還是我們自己人！到眞正對外作戰的時候，先生！請你再看罷！」

蒙古狗是吃肉的，戰爭之後，商民和喇嘛，逃散一空，這般狗就沒人去管理，牠們維持生存的方法，只能到戰場左右去吃死人死馬；死人吃得多了，牠們的毛也立了起來，看去不順眼，牠們的眼，也發兇光，令人可怕。據說，夜間獨自一人行野地上，常有被惡狗咬吃的事實；官兵來去皆實彈而行，必要時只好將其射死。

河東有一所精緻的平房，叫做「百靈飯店」，是招待闊人的地方。百靈廟情形變更

以後，某國人之來往東西蒙者，皆以此爲居留所。故內部陳設，頗爲可觀。現則玻璃窗已全然破碎，門檻櫥櫃無一完好，裏面殘留的文件書籍，以「善鄰協會」者爲最多，大致「善鄰協會」的辦事機關，就在百靈飯店。從這些文件中，我們發現不少的「內蒙軍事計劃」等「祕」和「極祕」材料。這樣的「善鄰」法，這個「鄰」是永遠「善」不好的。

百靈廟有一所小學，內部設備倣日本式，教材和教本都是東洋方面預定好的；日蒙文字和語言，是主要的課程。善鄰協會的人不少在裏面經常的講演。這般學生都是王公們的子弟，他們打算把這般純潔的青年，訓練成他們的奴隸，現在這些校具還可以看見好些。

在某國人居留的住宅，我們還發現不少的中國舊式老太太們所常幹的「求神拜佛」的玩意：頭上掛的佛爺，身上佩的佛像，還有許多唸的佛經，要求神靈保護安全的短箋，自嘆前途渺茫的詩句。讓我們看到這搬被生活薪水所驅使出來的份子，他們並沒有積極

的侵略意圖，他們仍然懷念故鄉，仍然希望安返家園，從實生活上，他們並不感到侵略中國才是他們的出路。他們的「生命線」，並不和大資本家和軍閥一樣，一定要殖民地，才有他們的前途。

最令人感動的，是亂紙堆中拾出來一封書，是日本鶴岡市寄到百靈廟來一封家書。受信者爲某某四郎，寄信者爲其父親。信內分兩段：第一長段，說明日本民間對中國政治與軍事態度強化之傳說，特別是華北軍事的演變，使他對於深入蒙古的愛子的安全非常躭心。第二段說明家庭經濟狀況，謂目下生活異常困難，從前寄回去的「二十元」「五十元」「八十元」，都已收用；但是捐稅擔負和日常生活費用，不斷增加，家庭方面，自他調入蒙古之後，又無他人可以生產，坐耗山空，望他多多想法，只濟家用。我把這封信讀了兩三遍，越讀越悲哀。假使我自己是受信人，我的內心是多麼難過啊！

首先攻入百靈廟的是張振基連，而策動百靈廟變局的是某方特務機關。某方特務機關的使命，是挑動西北民族的衝突，截斷中俄的連鎖。我們克復百靈廟，趕走特務機

關，直接的物質的收獲，意義甚小，而使一種政治軍事大陰謀停止活動，其關係殊為重大。所以我們特請張連長率領他英勇的戰士，集合在特務機關的門前，鄭重的攝影，為他們留一不可遺忘的紀念。

（五）黃龍意境

晚餐仍然在特務機關，一碗一碗的麵條，已經吃得不少。劉景新團長仍然勸我再吃。我的胃囊已開始表示抵抗，我也有不再加重牠負擔的意思；然而劉團長說：「這個麵不是普通麵啊！我們不可不努力加餐！」我心臟裏立刻奔放一股鮮紅火熱的新血，異常迅速的衝過我的腦袋和全身，我重新的吃了兩碗。

關於蒙古的善後，省府已派人來廟商量，百靈廟在雲王所轄的達爾罕旗區域內，所以雲王出來收拾，才比較容易有辦法。有幾個喇嘛頭子已經來廟，他們神氣殂喪的情形，令人頗致其同情之哀。他們或者對於戰後的結果，有深切的哀痛，然而他們應該

想到，蒙古民族的政治與經濟的生活停頓到今天，完全受了滿清的愚弄。誠然我們也慚愧，鼎革以後，我們的民族政策，沒有合理的改進。但是，你們應該明白，鄰邦對你們的慫恿，並非出自愛護的眞心，你們不該聽他們的甘言蜜語，不應當看上他們的小小恩惠，你們百靈廟的喇嘛，更不該受他們的驅使，全體武裝起來，正式和我們對抗。到而今我們蒙漢自己弟兄被鄰邦捉弄，相互打得頭破血流，我們彼此今後，都應該痛悔；然而我們這一次的百靈廟戰役，却是萬不得已的戰爭。

雲王代表沙貝子當晚也乘汽車來廟，接洽善後。他坐的是非常漂亮的福特汽車，和他同來的有一位「扎克爾幾」，有一位大喇嘛，他們的身體都非常壯碩，步武風生，不愧成吉思汗的後裔。可是整個蒙古民族已經被歷史上種種束縛，弄成這般頹唐，就是他們這幾位所謂領袖，也是在不合理的無希望的政治社會機構中過活。他們個人固然也可以指揮若干蒙民供他們個人的驅使，過着優裕的生活；然而整個蒙古民族之前途，却正在虛無飄渺之中！

夜已初更，我不能在此愴涼古剎久留；我要趕回二分子，交涉回綏遠的汽車。我雖然愛好戰場生活，我雖然對我們衛國的戰士有濃厚的感情，我雖然盼望着到錫拉木楞廟（大廟）再吃一頓東洋麵，我雖然盼望着在戰場上能得着一雙東洋大氈靴，然而我的職務，是要我報告前線戰況給一班讀者，我不能不回去，我不能不和前線戰士作暫別的握手。

在物質上此行還有重要的收獲，關於蒙古地圖，滿洲地圖，我得了不少。劉團長送我一張斯坦因（stein）作的甘肅新疆邊境圖，是在特務機關中所獲名貴地圖之一，這張圖將成為百靈廟戰役中不可磨滅的紀念品！

將要登程，屋頂哨兵的裝束，引起我異常的驚詫。北風嗖嗖的颳着，他穿着短棉軍衣，抗着上好了雪亮刺刀的步槍，在屋頂向四外巡查，棉衣上面僅僅套上短小的皮背心，此外禦寒設備，則一無所有。我特地到屋頂去問他，為什麼不把皮大衣穿上。他的答覆是低微而悽涼。原來他們全連只有三件皮大衣，平常只有三個人放哨，每人可以穿上一件。而今戰地警戒任務繁重，他們那連同時派出五個哨兵，所以有兩人只好憑自己

的體質，以對抗風寒了！

夜間警戒是非常森嚴，我們的汽車經過數度盤問，始通過了百靈廟的警戒區。寄語前方戰士，希望把警戒區域擴大，我們要警戒我們全般的國土，我們要有重重步哨，不使任何的侵略者有絲毫侵入的可能。

司機員也太辛苦了，他們好些已經幾日夜未曾休息。他們的眼因過度使用而發炎，他們的臉因過度疲勞而發白，在此深更半夜，還勞他們來送我們這種不相干的人一趟。祇是有一點，我們覺得可以安慰，就是我們目前大家的目標都是一個，我們都是服務於民族解放戰爭之洪流，我們是民族解放戰爭的同志，假如將來你們能從長春送我到哈爾濱，我將更感到無限的光輝！

深夜過草原，雪花常掩沒道路，汽車的眼睛也有毛病，行動非常困難。有許多民夫和技工，連夜架設百靈廟通武川的電話，風雪是那樣大，人烟根本就沒有，然而他們被一種神聖的任務所籠罩，他們超乎尋常的辛苦作工，我們除了熱忱的敬服外，只有無限

的興奮。

午夜到達二分子，我們到區公所和區上辦公人員擠在一炕，指導員是謝先生，我看他整夜沒有睡一個好覺，一會這個部隊的副官來要車，一會那個部隊的參謀來問路，要草，要料，要民夫，整夜沒有清楚寧靜一會，但是我所看到來辦交涉的官兵，沒有不客氣氣，心平氣和的，區公所的人，也從容誠懇的對付，大家相諒相助，恐爲任何內戰時期所未有。但是，將來對外時期的任務還大，我們軍政當局當早籌完善的兵站組織，不能令局部地方機關與人民作過分的負擔。

二十九日的清晨，孫長勝師長正和我閒談的時候，忽然東面有警的報告到來，同時上峯令此間軍隊開拔的命令亦到，我們都匆匆準備返回武川。

我們兩輛汽車載滿東洋汽車輪，東洋麵，司機的還請我抽東洋烟，用東洋火柴，他還帶上幾個大玻璃瓶，他說他在百靈廟已和幾位弟兄喝光了這幾瓶東洋麥酒！

車到武川，全縣民衆空巷出迎孫師長，香案與鑼鼓並用，儼如迎候欽差，老將軍在

民衆熱烈擁戴之下，不自覺其笑逐顏開了！

孫蘭峯部留住在武川的一連兵士　，本來奉到開赴前方的命令，後來改派了騎兵，於是這一連人對長官提出抗議，認爲「作戰機會不平等」，他們有一部並且要求不發軍餉，減輕當局的困難。有一部輕傷囘後方的的士兵，對孫蘭峯說：「旅長！你千萬不要忘了我們，我們好了再來！」

三十日我由歸綏轉赴平地泉的車上，還囘憶着前線將士們的一句話：「我們的民氣與軍心，已經確實擔保了我們民族戰爭最後的勝利！」（二五、一二、十、綏遠）

第三　沉靜了的綏邊

（一）綏東懷感

同是一件東西，因爲觀察者或感受者環境不同，於是在觀察者或感受者的主觀方面有其大相差異的印象。同是「新年佳節」，對於人們的反應，相差得太遠。在環境舒適，家庭美滿的人看來，新年時節，正好盡情娛樂，綠酒紅燈，淸歌妙舞，或方城竹戰，或酣醉瓊樓、而一般窮措之士，則感日計之難支，年關一到，轉覺結往開來之無術。英雄主義者每到年關，易發「馬齒徒增」之想。而長期飄泊的人們，在有家的朋友一個個被新年吸收到家庭以後，差不多會普遍的感到孤寂與空虛。我不知道此時遠戍在百靈廟大廟和綏東前線的守土將士，他們對新年作何感想？戰後的創傷，戰場的空寂，在怒吼的朔

風中，展望着無邊白雪覆蓋着的蒙古草原。現狀是相當辛酸，前途尚有不可捉摸的期待。新年是到了！他們對於新年如何的排消，我很為他們繫念。我自己在除夕那一天，是提出朋友的手槍在院中朝天放射，希望在槍聲中打破寂寞與悽涼！

「一二、一二」的西安事變，把綏遠前線原來一點熱氣，消散了八分。本來要再度進取的軍事企圖，因陝變而無從作起。到現在西北陝甘局面還待整理，若干軍事政治問題，尚待解決；綏遠的戰局自然不會單獨展開。而僞匪方面，一則再三失敗的結果，不敢輕於舉動；一則民族意識之開展，大小部隊之反正，使其陣線全般動搖。僞匪軍的動搖與不安，使其幕後策動者，亦為此事所苦，欲有所作為而暫時無可如何。他們如果要有所企圖，要在相當布置之後，才有希望。

這些原因，構成了綏遠前線的緩和。這個緩和的局面，表現我們勝利的停頓。我們誠然沒有人不希望抗敵戰爭的繼續勝利，而勝利的先決條件，是及早恢復我們有力的對外陣容，要恢復對外的陣容，在我們前線的觀察者看來，消弭內在的矛盾，是最重要的

工作。而消弭內部矛盾的方法，各方應以最大的容忍，期以非武力的方法，達成國力的團結，

上面的希望，不知道能否成爲事實。不過，目前的事實是：「綏邊平靜無事」，無事而沉悶的前線，又加上這樣一個新年，對於我們這種作戰地新聞工作的朋友，似乎太不堪其靜寂了。元旦日被朋友留着混了一天，二日起，決心不在綏垣停留，希望在綏東更前面去看看，希望在綏東能找着多少活動的現象，來調和這沉寂的空氣。

在車上，我們和廣西勞綏代表團不期而遇。團長是謝蒼生先生，他兼着代表廣西文化界，另外四位是婦女界，學生聯合會，商會，和工人救國會的代表。他們有一面鮮明的旗幟，是廣西全省民衆交給他們的，旗幟上面很清楚的表白他們的政治目標：「抗日救國」。他們的服裝，樸質而整齊；他們的行動，切實而有力；因此引起許多人的注意。

我們在車上無所不談，從紅格爾圖談到百靈廟，談到廣西的民衆組織，談到廣西學生武裝訓練的情形，談到廣西抵抗人超的植桐政策，談到白健生先生的態度，和對於目

前政治形勢的見解……。談完了之後，我們繼之以唱，連招待他們的熱誠而幽默的樊滌青先生，我們一共是七個人，從「救國進行曲」，「大路歌」，「開路先鋒」，唱到「鄉下姑娘」，從中國邊地「阿哥的肉」一類的情歌，唱到法國的「馬賽曲」，美國戰歌，蘇聯的「國際」……

談唱高潮過了之後，我們又轉而講文。廣西山水奇特，而地瘠民貧，故多豪放奔逸之才。太平天國時代之石達開將軍輩，不但政治軍事爲第一流之名手，而其所爲詩文，亦非市井功名利祿之士所能想望其萬一。如：「大盜亦有道，詩書所不屑，揮金如糞土，肝膽硬如鐵，策馬渡懸崖，彎弓射明月，人頭作酒器，飲盡仇讎血。」一詩，直如一副壯麗英勇磊磊大方之一等英雄的圖畫，讀之令人眉飛色舞，頓增懷抱。謝氏亦長於詩，因將其在赴百靈廟途中所作佳句見示：「廿載生涯似狗屠，不尊佛老不尊儒；交論慣喜親亡命，學技當偏敵萬夫；居處行言寧屑屑，文章事業豈區區；感時每主揮戈起，節節枝枝坊濟吾。」此詩一方面看出廣西一部人的政治態度，一方面可見其有傳統的石

達開作風。

黃昏時候，車到平地泉站。站上是冷淸淸的，冰風在每個人厚厚的皮衣上吹過，連站上服務人員在內，人們的腦袋似乎都向肩架裏縮了幾分。上下車的旅客是寥寥幾個，車站附近的大廣場上更是空空如也。只有被朔風偶爾捲起的黃沙，在空場上刹那的飛舞，是打破寂寞的唯一的景物。

我記得一個半月以前，紅格爾圖戰爭的時候，我在平地泉親眼看着我們的戰士出發的情形。去年十一月十五日王英匪部，以十數倍之兵力，攻我紅格爾圖，我們增援部隊，是在十六，十七兩日的夜間，由平地泉出發。我們增援的騎兵，是趙承綬司令的部隊，步兵是傅作義和李服膺的部隊，統由騎兵師長彭毓斌和步兵旅長董其武指揮，在星光明澈，雪色皚皚的夜間，一隊一隊的騎兵，頭戴長尾的成吉思汗式皮帽，身披短羊皮大氅，白色皮褲，短統戰靴，鞣皮馬蹄袖，毛色大體一致編成的馬隊，一個個銜尾疾走，人無聲，馬不吼，但聽得「沙」「沙」……的馬蹄聲，送走了抗敵騎士的陰影。

在車站附近，另外放着成隊的載重汽車。從電炬的閃灼中，看到無數的步兵，屏息而來，似乎參謀處的分配，已十分週密。三十二十一隊的兵士，井井有條的走近了他們應坐的車輛，沒有喧囂，沒有紛亂，等到步隊全到齊了，汽車隊開始「嚼嚼：：」的發火。一對一對的燈光，把車站附近照得如同白晝，一會，前進號音響了，頓時間幾十輛載重車！裝成了一座一座的兵山，第二次前進號後，這幾十輛兵車，連成一條火龍，浩浩蕩蕩，直奔紅格爾圖前方。

近到那時平地泉的車站上，有趙司令和傅主席的專車，每天來往有不斷的兵車，車站附到處有哨兵，有崗位，這裏也問口令，那裏也遇到崗卡。每個人的情緒都緊張，每個人都不自覺的感受到抗敵前途已展開了無限的希望。不到五十天以後的現在，我們已經有了紅格爾圖，百靈廟，大廟三次的勝利，更有了空前的西安事變，許許多多的原因，讓平地泉從熱狂的軍事中心區域，降落下來。現在已無進發的騎兵，也沒有機械化的步隊，高級司令官們的專車已經開走，剩下來的只是塞外二等車站原有的空寂！

畢竟人是活動的東西，環境儘管單調，大家仍然有調和空氣的辦法。特別是此時駐在平地泉的主力是湯恩伯所部中央軍，中央軍是以機動性著名的，他們無時無地不在尋求「動」的機會，他們初到平地泉時，即把平地泉市街馬路修理一遍，在這種新年時節，他們的活動，轉到集體的娛樂方面來。他們每一個師有一個俱樂部，統籌全師娛樂工作，二日三日兩天，王萬齡師的俱樂部和平地泉的戲園合作演戲，軍隊方面參加的多半是士兵，平時看他們穿上二尺五的灰布軍衣，脚纏綁腿，似乎是粗陋無文，然而他們化裝上台之後，有的居然是九五之尊，威儀十足，有的紫袍玉帶，一品當朝。最有趣味是四郎探母，遊龍戲鳳和女起解等劇，飾旦角的儼然若有其事，曲盡柔情。這裏表現出士兵羣衆中藝術才能之普遍。而現階段社會演變過程中，因經濟生活之窘迫，社會與教育制度之畸形，尙不知埋沒了若干優異的天才，使之無從表現於社會。人類才能之折損，從世界文化之積極發展上言之，吾人如加以理論抽象的統計，誠不勝其驚駭。

三日晚間湯恩伯軍長的晚餐席上，彭毓斌師長卽席作了一首詩來答謝廣西勞軍代表

團的盛意。飯後，他親筆在書：一行等來南國。字飛草色黃，何以答雅意，」這二句寫完的時候，大家還不十分注意，接着他寫出「三箭定」三字，我的熱血立刻興奮到沸點，我此時的思想，想到薛仁貴三箭定天山，同時想到當時軍中對薛仁貴讚服的歌詞：「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這是如何令人揚眉吐氣的史事，這是如何動人的謳歌。我們現在正需要氣吞牛斗的將軍，我們現在歡迎決復失土的戰士，我的思想還在急轉，而彭氏筆下已寫出「三箭定遼陽」了！

（二）蒙地滄桑

來綏東的目的，是想到前線看看，當然不願在平地泉久留。四日清晨，約莫拾個人，搭一輛載重車離開了平地泉。平地泉東門外向北行數里，有一片數十畝大的軍營廢址，爲馮玉祥先生當年經營西北之遺留，囘省望平地泉城之四週，星羅的防禦工事，以森嚴的姿態，向四方警戒，這是由國庫流出來千萬以上的經費所造成工程的一部。這個

工程的構築，表示從這裏以西的土地和人民，我們將不顧一切的加以固守。姑無論從前失了的土地和人民，什麽時候才可以重見天日，而我們反攻的起點已經確定而不移。

綏東五縣集寧（平地泉），興和，豐鎮，陶林，涼城，爲從前綏東四旗地方，換言之，卽爲東四旗蒙古人民遊牧之所。經漢族自然移民的結果，土地逐漸開墾，農業趕走了牧畜。而山口內外延之商業勢力，久已執了蒙古經濟的大權，其後設治，劃縣，建省等政治設施，相繼而至，經濟政治雙重擴張之下，蒙古民族一面逐漸同化，一面退聚一二山凹草澤，略維故風。所謂正黃，正紅，廂紅，廂藍四旗，已成「歷史地理」的名稱，在現在綏遠的政治區分中，已難尋四旗自己的境界。達密凌蘇龍，所統率的部曲，只是一部殘餘蒙古的武裝，所謂「綏東四旗剿匪司令」，不過「如是云云」而已，並無統轄綏東四旗原有土地的權力。

東四旗土地，大半已經開墾，純粹未墾的蒙古草原，在平地泉附近已不可見。極目四顧，盡是已墾之鄉，惟地廣人稀，村與村間之距離，往往在二三十里以上。當日天氣

特別的壞，風沙繚繞，加以汽車之掀動，沙風更厲，車上人惟閤眼閉嘴以減少風與沙之侵襲。

關於蒙古地方放墾問題，是蒙漢間重要糾紛之一。德王所領導的自治運動，到現在雖已喪失了正確的立場，不配再在中國政治範圍內談民族和政治主張。然而他的初期，確不能不坦白承認他們有其不可忽視的政治意義。初期的自治運動中，放墾問題也是號召蒙族的一個有力口號，就是反對「繼續放墾」。初聽這個口號，我們深覺蒙古同胞此種請求之不通，誠有如當時行政院長汪精衛先生所言者：「內蒙古同胞還多是遊牧爲生，遊牧是需要極闊的土地的，今日世界上最緊要的經濟原則，要以較小的土地，養最多的人口，而遊牧民族適得其反，故蒙古之生產方式有變更之必要」。故內蒙同胞要求自治，而反對放墾，假爲違反社會進化之原則，爲開倒車之行爲。殊不知問題關鍵，並不在此。蒙人所要求者，乃以蒙古民族利益爲中心，自我進化，而不同意於漢族之膨脹式的放墾也。正如中國並不反對由農業經濟進入工商業經濟，中國所爭執者爲中國之

工商業化，只能在中國自己支配之下進行之。蓋不如此，中國之工商業化，適成爲殖民地化，而中國人將不能得工商業化之利益，而反蒙其害災。故在民族界限尙未完全打破之時，一切經濟文化的建設，皆不應超民族而存在，否則不爲欺騙，卽爲迂談。「滿洲國」的本質，是什麼樣一回事情，我想我們中國人沒有一個不了解。然而「滿洲國」國歌上，卻表現這樣一種冠冕堂皇的道德，所謂：「只有親愛，並無怨仇，」所謂：「重仁義，尙禮讓，」所謂：「近之則與世界同化，遠之則與天地同流。」從理論的道德立場上說，我們不能否認上面是一種很高的道德標準，然而超越了民族生存的現實階段而空談高尙的道德，自然不會有用處。中華民族是由幾個民族共同組成，這幾個民族還沒有融合成爲一個不可分的新民族，彼此間尙有多少不盡同利害的地方。忽視了國內民族問題的存在，而因襲淸代政策，終將自找困難。

本來滿淸對蒙古民族，是用「愚民政策」，在當時滿洲人所統治下的民族，以漢族文化最高，如果以蒙古人之「勇」，而加上漢族之「智」，則滿洲人之統治頗感困難。

所以禁止漢蒙通婚，禁止蒙人用漢字姓名，禁習漢文，禁用漢文漢字作訴訟請願，即教授或代書漢文之人，亦嚴加處罰。內地漢商前往蒙古經商者，必須先得理藩院的許可，給予院票，並須經過種種手續，居留期限，則以一年爲度，並絕對禁止漢民之開墾蒙荒。

此種封閉政策，使蒙族大受其災。但是蒙族積弱的結果，使帝俄之東進政策，順利進行，清廷乃感北藩之單弱，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山西巡撫胡聘之乃倡議放墾蒙地。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張之洞，劉坤一奏請開放蒙古，言當時情況，甚爲確詳，其奏中有云：「蒙民生計，以遊牧爲主，但最近數十年來，蒙古益形貧弱，對於強鄰東侵，實無防禦之力，不可不乘此時機請求變通之策。」至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實行允許蒙古王公放荒招墾，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廢止開墾蒙地禁令，注意移民殖邊事務，又廢止漢蒙不得通婚之法律，獎掖漢人赴蒙，尤提倡攜帶妻子，准蒙人學漢文，用漢名，聘漢人爲書吏，用漢文爲公文。

這是所謂蒙古之開放，並非基於蒙古民族自身利益而打算，而只希望以漢族力量代替蒙古，最低限度，是以漢族力量充實蒙古，而爲滿清天下作鞏固北方藩籬之計。其封閉蒙古，所以求北藩之安於愚昧；其開放蒙古，所以求北藩之充實，而捍強俄；皆以滿人天下之利益爲前提，非爲漢族計，更非爲蒙古計。

我們現在走過這些已經開墾的蒙地，讓我們想起了上述蒙古近世演變的歷史。而我們這次之能到綏東內蒙古高原馳騁，是因爲綏東抗敵的戰爭，綏東抗敵戰爭對象之一，是被人利用的有相當才氣的德王，德王號召蒙古人的中心口號，是民族自決。利用德王的，即是製造偽國的人。蒙古民族之沒落到如此田地，完全是滿清的毒計。現在那般沒落的滿清遺民，又在某方利用之下，作可恥的傀儡活動。蒙古民族果欲談「民族自決」，則決不能與蒙古民族之寃仇滿清遺民同伍，同爲某方作鷹犬！

平地泉正北出，略偏東，爲平滂路預定路線，現在到紅格爾圖的汽車路，大體和這條鐵路線一致。地勢雖爲波形，而起伏之傾斜度甚爲遲緩。故將來建築鐵路，路基工作

比較簡單。平漭路為通庫倫鐵路之南段，此路如早成功，則決不致有今日綏東之事，蓋交通發達之地，我方軍事政治力量早已鞏固，外人雖有野心，實亦無可如何也。

運過幾個重要村莊，如「大六號」，「噴紅」，「高家地」等地，每村皆駐有重兵，村之四週，皆有極深之外壕，及掩蔽工作，敵方之坦克車飛機等欲發生相當之效力，殊非易事。以上各地，皆曾於綏東戰事時，數度受敵機投彈轟炸者，現已成一座一座的兵山要塞。敵方如對之欲有所企圖，不能不準備相當之犧牲。

近幾月來，大家全熟悉了的蒙古英雄達密凌蘇龍。他的政治軍事中心，是在十二蘇木，十二蘇木在離紅格爾圖十五里的大路東面，汽車從大路東轉進入矮小的叢山中，山不大而星羅棋布，山頭多為久經風化的岩石，風燭殘年，宛然象徵蒙古民族之衰落。車數數曲折於羣山間，山盡處，現一廣數百畝之草原盆地，數百匹無韁牧馬，在一蒙古牧馬者鞭策之下，往來馳騁，塵頭捲拂，怒馬豎鬃，為眞正蒙古式的牧馬生活。在盆地的中心，即為達密凌蘇龍之司令部所在，司令部為灰色土房大院，四週有馬圈甚多，牛馬

糞堆聚如小丘。另有大土圈，屯聚草料至多，古時用兵所謂「聚草屯糧」，我在今天以前，還沒有找到這種實例。

司令部之西，有土屋與蒙古包合璧的住宅羣，爲達司令之袍子隊駐地，袍子隊卽等於蒙古之民團。而達司令直屬的蒙古保安隊，則多已着漢式軍裝，編制訓練，亦如漢式，卽等於蒙古之正式軍隊。

十二蘇木爲正黃旗旗政府所在，達氏及其所屬蒙人，無論生活習慣及其政治軍事作法，皆已受很深之漢化，目前對於綏東之抗戰，達氏有相當之勞績，然而眞正蒙古民族前途之展望，尙待相當思量！

（三）紅格爾圖

出十二蘇木盆地北行，卽見有另一羣雄山環抱之地區，內含小村，卽爲全國婦孺皆知之紅格爾圖。紅格爾圖村之西北東南四面，皆爲大山所在，西南，西北，東南，皆有

路可通。北山曰不浪山，東山曰烏里雅蘇台山，「烏里雅蘇」為蒙語「楊柳」之意，「台」為「有」，即「有楊柳」之處也。

紅村之防禦工事，因其為突出陣地，且東南以四十五里接連商都城，曾作王道一和王英司令部之達拉村，距紅村不過三十里，且曾經去年十一月中旬之戰，至今工事更為鞏固，我們的汽車包着外壕繞了一個大圈，到西口才算進去。在西村口歡迎我們的一隊士兵的最先頭軍官，是一位長方臉帶八字鬍的高大個子，這位將軍就是死守紅格爾圖的張團附。他是河北保定人，正所謂「慷慨悲歌」的「燕趙」之士。他以兩連人支持紅格爾圖戰局。這還不算，他在戰爭緊張時候，對彭毓斌師長來的報告，從來沒有提到兵力單薄，請求增援的意思，這充分表現他的沉着和勇敢，以及最後犧牲的決心。

紅村的中心，是天主堂，這裏所謂「中心」，有兩重意思：就全村的位置上說，天主教堂在村的中心。而此村的社會經濟，文化，乃至政治軍事的中心，亦皆在天主堂。天主教在邊省的發展，是有驚人的成績的。以綏東而論，真正支配社會的力量，不是政

府，而是教會。教會的教區，比縣治的政治區域來得有效。教會之發展，不是重要的以宗教思想來說服人，而是以教會和教士的力量，站在一般無依無靠的窮苦人民前面，替他們辦理生產，教育，自衛，醫藥，養老，育幼等人生必須的工作。在中國一般政治習慣，只顧官而不顧民的情形下，此種教會成爲人民之褓姆。故教會之發展，能得人民之擁護，特別是塞外開荒工作，十九爲教會所領導。教會之如此發展，相反方面形容出政治之不健全。此次無論戰前戰後，天主教對於抗戰與戰區善後工作，皆有極大的力量。

我們在紅村的教堂中休息，教堂的鐘樓已被敵機投彈炸去一角。教堂後面，尚有未炸之二百磅炸彈一枚。牆上到處有炸痕。守紅村的騎兵兩連，特別出來遊行了一回，給廣西慰勞團拍照。一位姓傅的連長，有一匹白馬，走得非常好，他說是打王道一時的戰利品，能日行五百里，據說還是王道一自己使用的名駒，記者借來騎了一趟，此馬到底不壞。

天主教之所以能在邊地特殊發達，就是一向邊地的政府對於人民應作的保育工夫，

做得太少，甚至於只知妨害人民自己的保育工作，天主教會看到了這點，以教會的力量來代行保育人民的職責，因此它的力量，現在已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體。綏東的人民，不是天主教徒者，信祂對的少數，好在綏東區的神父，完全是中國人，宗教雖有不同，而對國家之愛護，則初無二致。聽人說張蔭梧先生曾說過這樣的話：「最能守土抗戰的是農民，」這是因為農民的身家，性命，財產，妻子，祖宗墳墓都在他們所居住的地方，他們離開了他們的故鄉，他立刻喪失了他們的一切，他們即將不能生存。所以眞正有決心就地抗戰的，要算農民。紅格爾圖的戰爭，當地自衛團抗戰的勇敢和效力，並不下於正式軍隊，就是這個道理。

在紅格爾圖匆匆停留了幾個鐘頭，這一行人又返旆南征。我們臨行時聽到許多戰後災黎的苦況：有的是戰時遭受傷亡，有的房屋炸塌，有的家財全喪衣食無方。戰爭是暫停了，戰爭的破壞，我們方面還看不到有組織有系統的救護慰問和救濟戰區遭難同胞的工作。前線窮苦同胞，既盡力於抗敵戰爭，已將其軀體財產家室犧牲於砲火之中，而又

須以殘破衰敗的力量，自謀善後，這毋乃有負擔過重之痛苦。我全國後方民衆，對此當深致歉咎。甚有全家同時爲炮彈炸斃之貧民，至今尙聽其亂埋塌屋中，無人過問。吾人如易地而處，使死而有靈，則將何以堪！天主教會對於一部不能生活之婦孺，已設法運至玫瑰營子收養，這些工作，又將加強教會對於民衆支配的力量。

離開紅格爾圖，過十二蘇木，天已黃昏。開車的是一位短小精幹的「三湘子弟」，他穿的僅僅是一件單布的外衣，腿上套的也只是單褲，我們很躭心把他凍傷。而且他是新來塞外的司機，路線地形均不熟悉。但他開車技術看來是很有把握，速度非常的迅急，於避免危險之處置，亦頗嫻熟。只是在陌生地方，黑夜行車，如此急進，讓我們有幾分膽寒。到底三湘多能士，他把這輛車操縱得始終平穩。

我們當晚決定住宿的地方是玫瑰營子，而我們在半路上要過一個後馬連渠，去拜會一位少年將軍石覺。因爲司機不知道路徑，我們車上帶了一位嚮導。這位嚮導是本地人，自然不會不知道路的，那一個山頭，那一個村莊，那一條岔路，他都知道得很清

楚，不過，他平日是騎馬，或者坐馬車走路的，那個速度，和汽車相比，相差得太遠，因此往往叫他糊塗起來。他指揮汽車的方法，更爲荒唐，我們那輛救重車的形式是這樣：沒蓬敞車，大部的旅客都坐在敞車廂裏面，在司機的旁邊坐的兩位女同伴，司機和車廂方面唯一的連絡地方，在司機間後面的活動小玻璃窗，我們請這位嚮導員坐在小窗的旁邊，希望他從小窗處告訴司機應遵循的路線。這位先生老是站得高高的，在司機間頂板上一二尺高的地方指東畫西，「往裏」「往外」叫個不休。他不知道他這種舉動，不會讓司機知道半點消息！經過幾次的改良，他已經知道在窗口和司機說話，不過「左」「右」方向弄不清楚，往「右」的，他說成往「左」，往「左」的，他說成往「右」，叫他改了幾次，仍然改不過來。後來研究，知道這是趕大車牛車的習慣。兩輛車碰頭以後，甲車叫乙車「往右」，是往乙車之「右」，而對甲車言之適爲甲車之左。這種習慣觀念移用到汽車上，他把司機作成了對面來的另一趕車者看待，他想叫汽車右轉，而叫出來成爲「往左」，想要車左轉，而說成「往右」，交通工具不同，交通上用的術語，自然不能

不有改變。同樣，新社會事實，如不用新社會觀念來適應，決不能得到順利的結果。

夜間穿行戰線，非常有趣，只要車子接近一個村莊，立刻聽到哨兵猛烈的「口令」聲。祇是我們司機間裏的司機，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道路上，而且發動機和車輪的聲音，永遠嘈雜着，使他不容易聽得哨兵的警告。所以往往一面聽得哨兵一再的警告，而我們的汽車仍不斷的向警戒線裏進行，這時我們常常聽到哨兵向我們開機實彈的聲音，和最後的警告：「你們再不停車，我要開槍了！」我們車廂裏的乘客祇好把司機間的頂蓬敲得亂響，促起司機停車的注意。車停了，哨兵提着上了刺刀裝了子彈的步槍，以警戒的姿勢，逼近我們的汽車，盤問。有些老實一點的士兵，自己首先暴露在我們汽車電炬的前方，有些訓練好點的，首先只聽到他們的聲音，必須彼此答話，有了相當頭緒，然後看到他們的身體從黑暗中顯現出來。我想，假如我們果眞是敵人，我們坐了裝甲汽車來襲擊我們中國的陣線，口令答得不對，這些哨兵和我們車上開起火來，最後我們被俘虜，中國的士兵以一種憤怒的情緒和責難的心情來處置我們，我想那一定讓我們

做敵人的人感到沒有趣味，因爲我們無端被命令去侵略和平的中國，被理直氣壯的中國軍隊所俘虜所責罰，實在無聊得很！有時司機停得太遲了，哨兵的鋼槍已經作了「預備放」的姿式，我們在停車之後，免不了埋怨司機兩句，因爲這裏是劍戟林立的沙場，不是可以任意橫行的地方。

（四）黑夜勞軍

好容易摸到了後馬連渠，汽車拐了幾個灣，我們一羣人在一間小土屋前卸下，門口有一位青年軍官在迎接我們，鑽進土屋之後，看他招待人的神氣，已經知道是大家傳說的二十九歲少年將軍石覺旅長，他的故鄉「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桂林是現在廣西的軍事重心，白健生先生的精力，大半消耗在桂林城內。這回和石覺見面的，主要的是廣西勞軍團，以廣西民衆代表立場來慰勞廣西籍的前線將士，自又多一重風味。石氏的司令部，簡單得有個程度，一張桌子，幾個凳子，此外是一個赤裸裸的土炕，土炕上面

支起一張帆布床，我們七八個人就使那間屋子容納不了，凳子不夠，還想在旁的地方搜集，就無辦法。因爲這簡陋的荒村，有凳子的人家不多，屋內現有的木器，已聚了全村傢具的精華。但是屋內雖然單純，而單純中却有純厚的力量，幾條作人作事治軍的自書標語，表示他精神生活的憤發，簡單的臥具和用具，表現他自己鍛鍊的勤苦，他還有一枝生動緊張的筆，隨時寫出慷慨熱烈的文章，他有封致綏東前線將士公開信，簡明的說明敵我之形勢，和戰爭將來的發展，乃至我們應有的態度和決心，以及我們最後勝利的把握，精闢熱烈，氣動三軍，桂南多才，實非虛語。

已是夜間十時左右，我們的住宿地，離此尚有二十餘里，勉強找了一個嚮導，我們又披星登程。過了一個村莊後，我們已經迷失路途了，在波狀沙土野原上，胡亂隨大車路亂開，不過，已超過我們應花費的時間，而目的地尚不知道在那裏，只好叫嚮導下車去問路，我們看到一叢黑影，疑係村落，待嚮導走近，原係空無所有的一座柳林，此時前無招商，後無旅店，只好再開一些路試試。到一條土山溝地方，我們汽車在轉角時，

把前輪一個跌落岩邊，幾乎翻了過去，這時弄得「行也行不得」，「不行亦不得」了。單是午夜後的寒風，就夠「吃不消」。大家下了車，想來想去，想到我們爲什麼會到綏東來？許許多多的三湘子弟，中原健兒，又爲什麼會到綏東來？我們這回冬夜陷車在綏東冰點以下的荒野上，又是受了什麼人的恩賜？我們的路很有大錯而特錯的可能，稍一不愼，可以開入察北，如果開到南壕塹會見張萬慶，大家倒有點難於稱呼！車這一出事，司機間前面的玻璃窗破碎了，本已疲勞了的司機，此時是疲上加慌了。幸而大家都很沉着，用全體的力量試抬前輪，使後輪倒退，居然又安全退出了危險。「團結就是力量」，實際的事實，處處證明不差。

東闖西闖，總算到了玫瑰營子，這裏東去五十里，是紅帽營子，再往東就是察北地界。玫瑰營子原來是一塊肥沃的荒灘，經教堂率領移民經營數十年的結果，現在已成近千人家的村鎮。鎮中的教堂規模之大爲綏東各地之冠，教堂自設有醫院學校，及其他社會事業，地方政府對於民衆社會事業之設施，遠不及教堂之十一。

駐防這裏的馬勵武旅長，他的故鄉是陝西關中人，馬氏所部，係擔任綏東防務的正面。爲防止察北方面萬一的進攻，基於湯恩伯所謂「逢山挖洞，遇村掘壕」的戰術，前線士兵現皆加工趕築防禦工程。在此天寒地凍的塞外，土堅如石，施工困難。初時有人曾用火拷方法，先燃火地上，俟土內冰解，然後與工。但因燃料缺乏，不能舉辦，故只好以鐵錐與冰土相頡抗，毫釐進展，工作艱難，故往往長二三尺之鐵錐，施工不及一月，現已磨耗至剩餘不及三分之一。而工作地區，往往在離去村莊甚遠之山頭及荒野，官兵夜間休息，卽在野地搭臨時棚蓆小屋，略蔽風雪。但塞上風冽，棚蓆不禦風寒，往往一夜醒來，覆蓋之皮衣毛毯皆已結冰，頭足多被凍失靈活。現有少數士兵，因作工關係，手足已被凍壞，將成廢人。

疲勞後的休息，是最甜蜜的事情。五日的清晨，我們又是精神百倍了。在淸晨的講演會裏，我聽到廣西的代表對前線中央軍說：「廣西一千三百萬民衆，願蹈着諸位將士的血跡前進！」

石覺先生因爲昨晚見面的時間太晚，未曾請這幾位遠來南國的代表訓話，特地請他們今天早晨在弓溝地方補講一回。我們經行二十里的波狀地，石旅長已到弓溝迎候。廣西人的觀點上看來，抗日能得人民之擁護，這次諸位到前方抗日，所以能吸引我們西南角上的民衆來慰勞。而在前線的中央將士看來，抗敵必須先有國內的統一，現在中央軍之能開到前線，完全是去年兩廣和平統一的結果。總之，現狀是：大家已在對外求生存的立場上統一。

新找的嚮導仍然荒唐，白天又把我們帶錯了路。我們弓溝以後的目的地，是老平地泉，應該直走西南的，他却走西北。後來換了一個嚮導，他竟讓汽車開入一條表面是路，而實在是斷崖的險道上！幸而被車廂上的人看出，立刻驚呼汽車停駛，然而汽車完全停着的時候，前輪隔斷崖沿邊只有四五尺了！大家在驚喜交集中下車來看，那斷崖足有四五丈高，遲停幾秒鐘，我們的前途就不堪設想了！我曾戲問我們的同伴說：「假如我死了，怎麽辦呢？」於是有人自告奮勇作祭文，有人買棺材，有人擔任掩埋工作，甚

至於「哭」的任務，也有人願意負責了。

（五）戰地經驗

路上我們看到許多軍用的牛車和馬車，運着草料和糧食，後來我們聽到一般民衆的傳述，讓我們感到綏東的社會經濟，已到嚴重時機。自去年十一月綏東抗戰開始以後，綏東各縣駐了差不多五萬以上的軍隊，這些軍隊，無論作戰或防守，有許多物質的取給，都是賴之於地方。以草一項而論，平常農民在每年秋季以後，割草存儲，一方面是作冬春季的補助燃料，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是爲飼養牲畜之需，馬牛羊之冬春兩季食料，完全靠此種儲草。現在則大軍雲集，軍馬及炊事用草，大量採購，縱令全部採買，皆公平交易，在此地廣人稀之塞外，物力的本身實不能支持，故綏東各縣草料已罄。農民因無草喂養牛馬，此時多將牛馬賤價賣出，則來春之耕種大成問題。來春不能耕種，則前線抗敵最勇之民衆，爲飢寒所迫，將發生若何之現象，殊難逆料。故大規模

之兵站組織，刻不容緩。

再則運輸車輛問題，現在綏東主力，集於平地泉（集寧）。由後方運往前方之一切糧草軍需，主要仍係由地方供給車輛。一縣之力有限，省防與國防之交通頻繁，集全縣車輛之運輸力，決不能使前線必要的運輸，愉快滿足，而因車輛之過度需索，則民間社會經濟之最低限度的往還，皆為之停滯，社會經濟停滯，將使若干人民之生存發生動搖，社會生存動搖之後，則抗敵亦無從說起，故完善之軍事運輸組織，必須有統籌的辦法。

在老平地泉一所天主教禮拜堂裏，有好幾百的中央軍官和軍士，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廣西的人民代表，在大家習慣了政治見解之一——所謂廣西和中央對立的傳統觀察之中，我們很驚異的看到中央軍能這樣歡迎廣西代表。湯恩伯先生尤特別提到廣西的建設與人民訓練及組織，希望「全國的廣西化」，而同時對於極西南的廣西的民眾力量之表現於綏遠前線，引為無上的安慰。

返回平地泉已經深夜了。中外新聞社攝影記者小方（方大曾）君，告訴我們，他在次日的清晨，要匹馬翻陰山，去陶林了。這是一件大膽壯麗的旅行。青年的人腦海中，只有光明與勝利的追求，所謂危險和艱難，我們值不得多加考慮，驚人的事業，總成功於常人不敢爲之中。當夜我們已轉上南去大同的火車，我們才不見了他碩大美麗的踪影。

在大同首先見面的是李服膺先生，他現在是晉北的重鎮，鎖鑰晉綏，二十二年長城戰爭時，他和傅作義先生共同擔任昌平懷柔一線，塘沽協定後，他還軍晉北，曾於軍中作詩自況：「東征去遂殺讎頗，班師猶存蕩虜心，寄語親朋齊努力，莫教國恥年年深。」後來時局漸定，國人又多苟安樂觀之氣，他又作了一首詩，來提醒大家：「鼙鼓聲聲震戍樓，長城萬里陣雲稠，國人慢慶胡兒去，破碎河山待補修。」

去年綏東緊急的時候，他奉命率師出雁門，北平某使館武官去大同看他，希望他不要出兵，假如他有「首領慾」的話，某方可以幫助他，他的答覆是：「首領慾到沒有，

守土慾却是有些。」他並且爲我們分析綏遠戰爭的結果，認爲戰爭的本身，我們損失小，對方損失大。數十個幾十年培養成功的蒙古通和中國通之犧牲，不是短期內可以賠補的事情，我們以寡敵衆的戰事情緒，是此次最好的表現。

陝變之發生，正在綏遠戰局已有眉目之時，李氏身當晉察綏邊戰局，故感觸特深，其所作「北征行」最末一段即表現當時前線將士的意境：「塞上戍樓高，胡兒恩遁逃，陰山明霽雪，渭水逝滔滔，橫流破大堤，汛濫驚洪濤，嗟彼何爲者，豕突豺狼嗥，迴馬顧長安，憂心日忉忉。」

大同爲晉察綏之連鎖，如某方欲大舉進攻晉綏，其主力必趨平地泉豐鎮大同一線，側及天鎮陽高而在接近上述三地之前，必先攻興和，興和一下，然後攻擊隆盛莊，隆盛莊再下，始可接觸我平綏線之主要陣地。去年秋季某方揚言進攻，我方已對於最壞的場合，加以準備，即某方若干主力直攻平地泉大同一線，我亦有對付決心也。大同傷兵醫院，設城外口泉山中，即準備若干飛機在大同投彈時，不至波及傷兵也。誰知大題小

做，陝變又起，顧念各方，不覺太息唏噓。

大同古跡甲北方，而晉察綏邊形勢更形重要，記者稍緩有暇，當爲讀者詳爲調查報告。七日晨在同伴們熟夢中，記者悄然與大同話別，殆被同伴們發覺時，記者行李已下車，彼此惟在晨昏中默默相望，直到東去車已載去了同伴依戀容色，北上車才把我的軀體帶回平地泉。（二十六・一・十七草完於平地泉）

第四　西北近影

第四　西北近影

（一）暫別了！綏遠！

在綏遠局部抗戰初告勝利的當中，突發的雙十二西安事件，打昏了人們的頭腦，以為張學良發了瘋，於是哭的哭，哀的哀，以為只要張學良翻然悔悟，一切皆可迎刃而解。那時全國的人心都集中在這一點。經過兩禮拜的呼號，到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後四時，從西安東去洛陽的巨型機，又給全國人一個莫明其妙。時間慢慢的過去，大家對於西安事件的本身更深刻了解的要求，日漸急迫。綏遠戰事暫告弛緩，社中乃令記者親歷西北視察，當時陝甘道路阻梗，寧夏航空亦未恢復，直至本年一月十八日始決定離開綏遠，趕往比較接近陝甘的寧夏。

本來日方之對綏遠，是作爲戰略的機動地帶而對待，和察北與冀東之作爲滿洲外廓者不同其性質。察北與冀東之維持，爲防禦滿洲之前線，而綏遠之經營，則爲侵略中國西北的津梁，而其對西北之圖謀，亦爲策劃對付中蘇未來戰局之張本。百靈廟光榮的戰爭，根本粉碎了這一企圖，不但對方進入西北之路已不通，而且綏遠成了我們將來戰爭最北的有力支撐點。

在綏遠戰爭過程中，戰場附近的農民，遭受了非常的損失，田園荒蕪，糧食草料牲畜，徵購一空，房屋廬舍多爲炸彈與砲火所摧毀，而自身之肢體亦多蒙直接之傷害。但是作商人的，無不高抬市價，大賺其錢，一般物價，多比平日高出一倍以上，甚至在前方抗戰之士兵，每月所得之餉金，頗難維持艱苦之生活。此種吮吸前方戰士與戰地人民酸辛血液之商業行爲，應爲道義與民族良心所不容。在平地泉駐過的軍人和一般民衆，在戰爭興奮之外，對此實不勝其痛楚。在將來的較大對外戰爭中，組織大規模的公營消費合作社，供給軍人和前方工作員的消費，至爲重要。

對外戰爭，能吸引來各方服務的人們，雖然綏遠戰爭已經暫時過了激烈的階段，而全國人們並不敢相信第二次的攻擊不會再來，所以準備工作並不見停止，基督教青年會戰區服務團之出現於綏遠，給人們以不少的興奮，他們有豐富的組織習慣和熟練的辦事技巧，他們有計畫的來前線代前線軍人籌備娛樂的設備，平地泉那樣一個物質簡陋的地方，他們很短期內成立了一個軍官俱樂部，給單調的綏東增加活氣不少。不過，我們覺得在前線最苦的是士兵，待遇最差的是士兵，我們應首先給士兵們設備娛樂的機會，這才算公道。

我離開平地泉的那晚上，湯恩伯先生正由太原回到綏東，雖然是在深夜，視線有些模糊，雖然我們談話沒有幾句，我們都明白他爲西安事件引起了無限的困頓和苦惱。

嗖嗖的朔風，帶來了濃厚的雪意，綏遠經冬未曾大雪，大家盼雪正殷，我們並不顧到旅行者自身的感受，我們盼望大雪來安定塞上農民的心情，穩定戰場上社會的基礎。

車僮忘去叫我，幾乎把我們從甜夢中直送到平綏路最西的終點。我在綏遠站下車的

一剎那，火車已開始出站了。在四時半的塞上清晨，約莫數寸的新雪，被滿了陰山，歸化城的近郊，普遍地鋪開着雪錦，一輛破舊的黃包車，在一位疲弱的苦力掖拽之下，慢慢向尚在甜夢中的歸化城前進。這位生活艱難逼得在寒夜中勞作的朋友，爲了幾角錢的代價，犧牲了人生應有的睡眠。可是凍得僵直了的手足，餓得怒吼的饑腸，使他拉車的力量減低，進行速度遲緩，這樣使我有充分鑑賞塞上晨雪的機會。從這方面說，可以說是爲我特備的賞雪專車。

這時綏垣前方抗戰的傷兵，正被各方籌備的戲劇慰勞着，青年會的辦事人員自然是主要的主持者，太原女子師範學校同學們更負着招待傷兵的責任。演戲的是湯恩伯軍的士兵，他們從平地泉到歸綏來演戲，慰勞與他們同地位的受傷同志，這不只是普通慰勞，而是富有戰士情誼的相互愛惜，他們儘管是被請而來，他們自己的伙食仍然自己帶上，這點尤值得稱賞。

匆匆籌備了一下行裝，十九日午車就踏上包頭的去路，以辦理河北移民見知於時的

段承澤先生，恰巧也在車上。他以一種移民方式減輕內地社會問題的信念，從事於河北災民之移墾，移民墾殖的對象，是綏遠西部包頭五原一帶，幾年來慘淡經營的結果，已在包頭和五原樹立了兩個根基，他已經有相當的實際經驗，可以作為將來大規模移民的參考。

平綏路的乘客，很少不知道有一位和善精明的列車長，他能以他和平誠摯的笑容，解決許多困難的糾紛。但是在雙十二事件剛發生後幾天，日本人來往張家口北平段者，氣勢高漲，不可一世，對於車上秩序與車中物品，皆任性而為，他那樣有辦法的人，也感到許多棘手。「一二，二五」以後，日本人又老老實實遵守鐵路規章。他們覺得中國馬上場台的理想，還似乎太早。

在百靈廟未克復以前，包頭被日方目為侵略西北的重要航空根據地，曾經騙來許多工人，強迫建設飛機庫，經我們軍警「演習」一次後，他們也不能不停止進行。經綏戰激發起了的民氣，使他們留在包頭的特務機關出發所人員，頗有威脅不安之感。其實我

們中國人只求外人對我侵略政策之放棄，而對於任何民族與任何外人之個人，決無惡意可言。

綏西蒙漢民族在經濟上政治上接觸的中心地是包頭，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在這裏設了一個分校，多收容蒙族子弟，施以適當的教育，希望用教育方法，剷除民族的鴻溝，但是據熟悉內容的人談及，受教育之蒙族學生中，有許多人在他們的日記上寫着：我將來的目的，要解放蒙族，而解放蒙族之方法，在推翻漢人對蒙族之統治。這個事實告訴我們，蒙古青年在不認識民族問題之先，對漢蒙關係之現狀，尙有相當之糊塗，等到知識提高之後，他們對於事實的了解力加深，感覺力加強，我們如欲解決民族問題，必須事實上改變政治關係，單辦教育，必無善果。

綏遠糧食出於綏西後套一帶，平時綏西農民生產所得，但求運至包頭市場售脫之後，能敷運費，已屬難能可貴。綏戰發生以後，省府禁糧出口。而經大軍採購之結果，糧價飛漲，兼以經冬不雪，春荒堪虞，屯集之風大起。西安事變，寧夏方面十數萬大軍

活動，亦採糧綏西，於是綏西從前二三元一斗之小麥，今已漲至七八元以上，於是有糧之地主與屯集之商人皆笑逐顏開。但眞正辛苦種地之農民，早已於收穫之後，因高利租稅生活等壓迫，將農產品廉價脫售，到此眞正高價之日，對農民已無甚關係。

（二）寧夏進入記

每個人都看重自己的事情，同時只有自己才對於自己的事情了解得最清楚。我在包頭住了一晚，有了很充分的機會聽段承澤先生講他移民經過的事情，其中有段小事，非常可以注意。他們移民新村中，最初採用共炊共食的方法，結果一般村民都請求分炊分食，理由是各人消費的興趣不同，有人喜歡簡單一點，有人喜歡豐富一點，而且農民的家庭觀念濃厚，他們總喜歡自己一家人爲單位來計劃消費，這樣那怕艱苦些，他們也感到滿意。所以縱然在「計劃經濟」的社會裏，對於農村的生產，儘管是集體的，而消費仍不能不是家庭的。

前淸山東乞丐武訓，集資興學，作育窮苦青年，這段史事使段先生感到非常的興奮。他認爲武訓精神可以提倡，假如用這種精神來作事，來治理國家，當可以有不可思議的收穫，因此他辛苦爲武訓作了一百五十餘頁的「武訓畫傳」。到二十日臨離開包頭飛行場的一瞬間，我們還在談這件事情。

歐亞公司十六個座位的容克司巨型機，這次裏面只搭乘了四個客人。我確實知道有許多困留包頭，急於去寧夏的朋友，因爲缺少一百幾十元的法幣，機上儘管空着座位，他們還得在地面上沿着黃河大灣曲，七十里八十里一站的跑。從社會全般機能的立場上看，這樣實在太不經濟。

包頭飛寧夏的航線，不是和地上走的路線一樣，不須繞着河曲，經過五原臨河口和石咀山，我們的路線是直向西南，斜穿伊克昭盟而過。伊克昭盟所屬的土地，東北西三面都被富有藝術意味的黃河作成了自然的邊沿，南面是古老長城，把蒙古人的區域和陝西省分開。空中所看到的伊克昭盟，從北面到南面，大約五分之二的地區，以西東方向

，橫亙着一條黃色的沙梁，沙梁的北面，已被漢人開墾的地方，比較多些。下面有成羣的駱駝和牛馬，牠們聽到軋軋的機聲，立刻瘋狂的奔逃，牠們不能判斷民航機對牠們會有若何的關係，簡單的頭腦只要一受刺激，就發了昏。這種心理設使轉至政治和社會裏面，那可非弄出許多不幸的笑話不可。

伊克昭盟的南半段，房舍稀少，大體仍爲蒙古沙草地之原形。本來被地上看爲寬大得很的大車路，以及可以容納許多人的土房，此時對於我們幾乎成了幾何上的「線」與「點」。假如能在全宇宙的上空飛行，那時地球的地位，也許成爲現在土房似的無足輕重的景象。我們人類現在所曾加工的地區，只是宇宙中小小地球的一部份，現地球上還有許多可以努力的地方。將來人類活動的領域，是宇宙的全體，我們人類的前途，實在遙遠得很，現階段上人與人間許多不必要的鬥爭，應該及早通過這些歷史過程。

凍了的黃河，厚厚的冰塊封蓋着河面，招人厭惡的沙土更如蒼蠅式的舖滿着厚冰。冰層下面雖然有急流的河水，而人們對於黃河冬景總是死寂的感覺。正和沉滯的中國一

樣，骨子裏的進展不能說沒有，然而不在冰開凍解，萬頃波濤一瀉千里之後，外間人總不容易認識中華民族的力量。

也許西北大局混沌的原故，一向崢嶸的賀蘭山，也無神無力藏在濃厚的烟霧裹，只留出相當的山頭向人們表示：「賀蘭山還在這裏！」陸行的人，沒有不感到賀蘭山的高峻，而空行的人覺得牠又平平了。

所謂「塞北江南」的寧夏，在這嚴冬季節，毋乃太殺風光，幾百公尺的上空，看得鄉村景況異常清楚，然而每個村落似乎皆已蕭索到了靜寂，地面上的草黃了，渠旁村邊的楊柳也枯了，渠水乾了，行人稀了，這時的寧夏，無論如何，不會給人以「江南」一「印象。

寧夏飛行場上突然現出記者的縱跡，使許多在機場巧遇的朋友感到有些意外。在綏遠所聽到的陝甘消息，是混沌而緊張，寧夏態度怎樣，還有許多人懷疑。其實寧夏的朋友們也正爲陝甘大局所苦惱，他們也不澈底明白個中眞象，懸念着大局前途。我這樣一

個「砲響主義」的新聞記者之突然來臨，不能不令他們疑慮某一方面之將要展開了。

搭這次飛機回包頭的，有一位朋友的夫人，這位朋友以張學良代表的資格駐在寧夏，和各方面的感情非常融洽。然而西安事變之後，所有張學良系的人們都被人另眼看待。政治關係變化之後，人與人間私人關係很難得仍舊保持，這位朋友早已逼着離開寧夏，他的夫人也不能不離開這裏。所以眞正有見地的人，要想解决某種問題，只有從社會實際關係中着力，才是根本辦法，單純人事上的往返，實在沒有多大用處。

這次進入寧夏，有一種特別的感覺，街上行人雖然不見得少，然而每個人的面上，似乎都在愁苦的緊張，大家的面前，似乎沒有可靠的光明。我已經很熟悉的銀川飯店，更是冷落凄涼。因爲經濟的不景氣，營業的蕭條，房屋的隨時刷新，既不可能，經理部的服務人員和茶役，都一再裁減，普通的顧客，萬難碰到一個。經濟建設事業，不能配合社會一般生活的水準，它終久必然不會爲社會所支持。

寧夏雖然接近陝甘，而此間對陝甘消息仍然非常隔膜，不過大體的輪廓是，陝甘的

當局態度非常頑強，「討伐」戰爭勢在不免，馬鴻逵先生更是一再主張「討伐」，所以戰爭空氣，相當緊張。

陝甘問題發生以後，中央軍胡宗南關麟徵等十數萬大兵屯集寧甘邊境，寧夏此時成了這部份中央軍的後方。寧夏的土地，半種鴉片，糧食無多，而大戶屯聚之風素盛，此時更居奇操縱，糧價飛漲至二三倍以上。普通月得十元左右之士兵，每月單吃飯都不夠。一般人生活，更不堪設想。收入四五十元省鈔一月的小職員和下級軍官，莫不爲騰貴物價所困頓。民間情況，破產加多。有一天我從省銀行的宴會席上出來，一位窮病的老嫗，死命拉着我的馬車，她在門崗斥叱聲中，被強迫拖了過去，不過，我深深感到，她這一種舉動，帶着嚴重的社會意義。

（三） 隴東走未通

人生最可寶貴的東西，莫過於友誼，寧夏的朋友們在他們可能的範圍內，已經給予

了記者以充分的方便。電報局的朋友們，對於拍發記者的電報，更是大家一致的幫忙，讓我的新聞非常迅速的從發報機上鑽了出去。

幫忙的人雖然那樣盡力，然而寧夏對於陝甘消息，來源實在太少。就以蘭州來說，和寧夏的關係，就比較密切了，而寧夏人所知道的蘭州消息，只有兩個機會比較詳細：第一，是逃出來的中央方面被難人員，第二，有八架逃出來的軍用機。不過，他們的觀察，多偏於一面，或者只知道一鱗半爪。因爲正確消息的缺乏，謠言乘機加多，有人說于學忠已經被扣，蘭州附近已被紅軍包圍。如果要證明這種謠言不確，我們確乎沒有法子。雙十二以後，蘭寧交通根本已經停止，眞確情況也透不出來。

道路既然梗塞，直接到蘭州，當然沒有法子，我於是想先進寧甘邊境上中央軍關麟徵胡宗南軍隊中，再設法由他們的前線轉入于學忠軍隊的前線，再到蘭州。那時關胡駐軍同心城海原一帶，承運輸處陳勁節先生撥了一輛汽車，並且在熱誠活潑的陳殿存先生陪伴之下，向我們的目的地出發。

冬季的寧夏，本來應該是下雪的時期，寧夏今冬卻未曾見過半分的雪影，野景枯黃得令人不感興趣，道路路面鋪起二三寸深的浮土，汽車駛過，後面立刻跟上一條黃龍。路上最普通的交通工具，是大輪牛車，輪子差不多有五六尺的直徑，而拉車的塞上黃牛，高度不及車輪的半徑，短短的腿，粗粗的腰，一步一步的向前慢慢行進。比起我們的汽車，這些東西實在太落伍。然而真正民間的交通工具，還是這些落後的牛車。在寧夏農民的經濟生活水準看來，汽車這樣東西，成爲他們的奢侈品，他們的農產品的貿易，用不起汽車，而他們人事上的來往，如果搭一次汽車，好幾個月的生活，都會成問題。

記者這回的奔波，是有心研究西北大局的內容，所以腦子裏面充滿了「人民陣線」，「聯合抗日」，「剿匪到底」等問題，路旁的民衆，他們感不到這樣政治內幕，他們只感到糧價，差徭，和省鈔價格的漲落。他們直接生活以外的事情，他們實在無從知道。

田莊已過了收穫的季節，照現在鴉片和糧食的價格，一般農民大致可以相當富裕的

生存，只是他們和他們辛苦生產出來的結果，已經老早在不利的條件之下，彼此脫了關係！

黃河冬季凍冰時節，冰塊構成天然的橋樑，車馬行人都是從上面通過，如履平地。不過，冰的下面還有流水，過較寬的河口，雖係冰橋的結構，有些不妥當。今年冬季天氣反常的亢熱，冰橋本來不堅，而嚴冬已過，凍已漸解。我們過的那個渡口，是在寧朔縣的南面，冰橋北面丈遠的地方就是滔滔的流水，而靠東岸的河邊，冰已溶化不少，坐車過河，大家對於這座玻璃橋不大放心。而徒步從冰上過去，則又無法超越這些水灘，無法，只有踏水而過了。我非常心愛的一雙俄國大氈靴，這回算不能不犧牲了。

這回通過黃河冰橋，使人感到「因勢利導」的意義。人類對於液體的水流，就借牠的浮力來行船，對於固體的冰梁，就用牠的抗力來過車。假如有頭腦固執的人，到了冬天還非把冰打破用船過河不可，那不但笨拙之至，必且勞而無功。從事國家政治的人，尤其要能默察大勢，因時置宜。

車過吳忠堡前進，對面來了一部汽車，車裏伸出手來，意思是叫我們停止，下車去看，原來馬鴻逵先生。他剛由金積縣和馬鴻賓先生商議軍事回來，前方關胡等部已經向隴南移動，寧甘邊境已經沒有軍隊，地方空虛，他怕我們前去沒有着落，路上遇着土匪。所以主張我們返回寧夏，再作其他計議。

回來再過冰橋，汽車機器出了毛病，陷在破冰裏，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來。後來勉強把車拖上河岸，然而機器宣告不能用了。馬鴻逵先生現在長得非常肥胖，他從薄冰上走過到厚冰地方的時候，冰面已壓出裂痕，幾乎破冰入水！

從前劉子丹的參謀長朱某，現在被捕羈押在寧夏，我由馬曉雲先生之交涉，前去和他談政治問題。他帶着脚鐐，穿一件薄棉襖，兩眼閃閃有神。我看見鐵鐐有許多感想，因爲鐵鐐加在一個人的身上，絕不是牠自己走上人脚去，或者被鐐的人自己帶上的。但是同是人，爲什麼一部份人要把鐵鐐加在另一部份人的身上，這是說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支持國家現局的人們，基於事實上利益的關聯，對於企圖破壞現局的人們，絕對不

能允其存留。如果有人一定要在行動上反對現在局面，則由於實際政治的需要，鐵鐐就會照顧到有些人的脚上。

他在談話的時候，態度仍非常緊張，似乎他此時並不在監獄裏，而在和人作政治辯論。他很誠懇的說：「現在紅軍的民族革命意識，大過階級革命的意識。而且政治的轉變，確乎有了誠心。」當然，我沒有充分的材料來證明他這話的完全可靠。他又說到劉子丹和徐海東鬥爭的事情，一九三五年秋季，徐海東在瓦窰堡把劉子丹和他的幹部收押起來，一共押了二百多人，至冬季毛澤東到瓦窰堡時，才將劉子丹釋放，劉因此賦閑二月，一九三六年山西之役，劉在三交鎮陣亡，他在陝北的力量，也因此不再存在。

有許多紅軍的俘虜，收容在寧夏城中的破廟裏，馬主席派人陪我去看看，四川口音的，多半是徐向前部下，湖南口音的蕭克賀龍的舊部多，江西口音的，大體是彭德懷所帶中央紅軍的基本。他們大體是二十歲左右的人，十五六歲的青年也不少，他們睡在靠牆的兩邊，地上有些亂草墊着，彼此間一條條的擠做一堆，來對抗塞上的高寒。他們過

去的生活，只是走路，而且晚上走的時候多，白天十二點前後，因爲怕飛機，總是停了下來。過去忙於走路，國內大勢不大清楚，現在關在破廟裏，仍然莫明其糊塗，整天只有饑寒和他們爲伍。他們聽到綏遠曾經抗戰的消息，好些年輕人都說：「把我們弄到綏遠去打外國人，怎樣苦，我們都願意。這座破廟，實在太無味了！」

（四）冒險飛蘭州

國不怕貧弱，只怕沒有自己振作和反抗壓迫的決心。在我們對日本萬事讓步的時候，日本的侵略，乃無止境向我們逼來，去年我們宣布了綏遠寧夏甘肅和青海爲「剿匪」區，對外人不負保護責任後，我們逐漸對外來勢力之發展，擇取了對抗的態度。百靈廟克復之後，對方在西北的活動，其氣燄更一落萬丈。關麟徵部駐寧夏時，曾駐兵阿拉善定遠營，強迫趕走特務機關。我們從前認爲困難對付的問題，現在也無大問題了。

許多人對於定遠營有不正確的了解：第一，認此爲通外蒙古大道，爲對外交通上的

重要道路。第二，認定遠營爲賀蘭山外重鎮，可以屯駐大軍。而按之實際，前者因北界蒙荒與戈壁，非經大規模之建設，汽車不能暢利通行，騎兵與步兵之運動，尤非易事。其次，定遠營本身不產糧食，一切生活必需品，都來自外間，故欲屯駐一營以上之兵力，已相當費事。因此定遠營的重要，乃在對蒙古的政治問題上，與乎某種程度的對外蒙古交通上，有其價值。外此的打算，實在太奢。

爲了測驗蘭州方面的情況，先打幾個平安電去試試，結果都有回電，我想蘭州一般社會之安定，已無問題，但是傳說很利害，也不能不相信幾分。好些人說于學忠已被省府秘書長周從政監視，所以我就打電報給周從政先生請他轉于主席，表示我打算到蘭州，希望他能回我的電報。寧夏的朋友們沒有一個人主張我到蘭州去，因爲從陝變到今天（一月二十七日），寧夏方面還沒有人去過蘭州，眞象如何，無從知道。其次儘管蘭州有許多朋友，然而在軍事如此嚴重的今天，路上的困難，就難擔保順利，縱令到了蘭州，生命上幸而沒有問題，最低限度要限制我的自由，這叫做「來得去不得」。他們苦口爲

我解說，而我到蘭州的决心仍然沒有動搖。我的內心非常感激朋友們的厚意，然而我想從雙十二到今已經四十幾天，國人對於陝甘的眞象，還不明瞭，因為眞象不明，於是流言繁興，全國人心陷於混沌與苦悶。因為人心之混沌，一方面增加社會之不安，同時不能造成正確健全的輿論，以促進政治問題的解决。我們當新聞記者的人，有將各種關乎國民的政治問題，及早詳細公正為讀者報導的責任。只要我們自己的目的純正，態度公平，我想當不難得各方之諒解。萬一有什麽不幸的話，也是做記者的職務上所應當。

决心是如此下了，然而兩件事令我有些為難：第一，蘭州負責的回電沒有來，不知道是否是「不歡迎」的表示？第二，寧夏蘭州間的交通，無論飛機汽車大車都沒有，就是蘭州方面不拒絕，要走過這八百里的窮苦紛亂的旱路，也是一件大麻煩。

徘徊困苦當中，因為沒有人作有力贊助，弄得我異常的苦惱。二十七日清晨歐亞航空公司寧夏站的朋友告訴我說，當日由包頭來的班機，停止賣票，而且知道這個飛機要空機秘密飛蘭州，由歐亞公司副經理瓦爾特 Walter 親自押送。其去蘭任務，係因蘭州

混亂，外國教士不能安身，乃交涉此專機迎接此輩外人出險者。我此時比較相信蘭州情况不好的消息，同時立刻趕到飛機場，託寧夏站周主任等機到時向瓦爾特交涉。不半小時後，巨型機降落到機場，而瓦爾特亦允予通融，記者乃隻身購票登機，在軋軋聲中，進入我的冒險嘗試。

起飛以後，我預料到我到蘭州以後的遭遇：第一步被檢查，第二步是被扣留，第三步被審問。大致經過一夜的羈押，然後被引去看一些朋友，這才恢復了我的自由。同時我顧慮到在被押的一晚上，因爲沒有行李，中夜以後的寒凍，實難抵抗，然而這些可能的過程，只好聽之而已。

在俯視下的賀蘭山南段，並無綿亘不斷的山脈，只是若干紛歧百出的風化殘餘的高崗，地理上稱嘉峪關外界於新疆外蒙古甘肅額濟納旗之間山脈，名「馬鬃山」，因爲牠的形狀近乎馬鬃，其實賀蘭山也和馬鬃形式相差不遠。黃色的長城遺址，經賀蘭山東麓曲折而北向，從前國家用這樣的長城來抵禦外來的民族，現在的交通工具已經不是長城

所能限界。長城的作用，已退到無足重輕。

大概在中衛附近上空，我們完全進入雲海上飛行，灰白色的銀波，延展成靜潔純質的雲面，我們飄浮上面，有如仙遊蓬萊勝境。飛機這樣大，內中只有我和瓦爾特兩個人，他的中國話的程度，和我的德語程度，一樣的太不高明，彼此對面時，有點意思也表達不出。

中衛蘭州間，大約有二百餘里的峽谷區，夏秋兩季間，記者曾筏行此段黃河中，覺黑山峽，大峽，小峽等地區異常險峻。此次則見此帶山勢，係與祁連山的南段相連，永登古浪間的烏鞘嶺，與此帶地勢，大致銜接。山勢的起伏雖相當激烈，而此時對於我們的影響，只是在增加眼睛的奇觀。冰凍了的黃河，蜿蜒出入於亂山峽谷之中，只能間斷的出現其盤轉的軀體，宛如雲中蛟龍，藏首匿尾，永遠是不易見其全貌。

經約二小時的飛行，我們突過了嶙峋的亂山，眼前展開着一個新而廣闊的冲積谷地，久別的蘭州城垣以固有的姿態，屹立在黃河南岸。

此時精神抖擻，一面興奮，一面緊張，飛機繞行機場時，我精細的注意場上的情況：第一件令人驚異的事，是沿機場布滿武裝軍隊，刺刀都上了槍頭；第二是在機場公事房旁邊，放了一輛囚車；第三，場上候機的盡是中國人，沒有一個西洋人，和寧夏所說接外國人的話不對。於是我判定了，警戒和囚車一定是對付我的了。但是我僅僅一個手無寸鐵的人，又何必如此大費氣力呢？

危險本在意料之中，現在預料成爲眞實了，也只好從容下機，敬待處置。剛出機門，幾位青年朋友和我驚奇的招手，許多人被我這不速之客所驚異。不少的警察和憲兵密探，交頭接耳，並有人上來盤問。我和他們勉強對付之後，趕緊打聽軍部和省府是否有人在這裏。一位朋友引我首先會見軍部副官長李伯棠先生，他以驚異而誠摯的態度說：「你還信得過我們，敢於到蘭州來啊！」

這一下，我放心了，同時我知道這次飛機接的不是外國人而是另一種人，機場戒備是爲他們而設，所謂「囚車」，是農民銀行的保險車！

出乎意料之外，我到蘭州沒有被扣。市面景況已漸即安堵。我們首先到于學忠先生的軍部，會到牠的高級幕僚，隨即和于氏見面，因此于氏被扣消息之不確，已得了事實的解答。

于氏首先談在西安身歷雙十二事件經過情形，他事先不知道，臨時由劉多荃通知他，他當時即提出「善後」問題，即「將何以善其後」的意思。西安那時將星雲集，蘭州負責軍政領袖皆不在任，十一日晚上蘭州方面突得西安電報謂：「此間已決裂，請準備自衞。」第二次電令爲：「令中央軍政力量離開蘭州」。第三個命令是：「解除中央軍事機關及部隊武裝。」於是武裝衝突開始。

在蘭州的政治機構情形下面，軍政機關，疊床架屋，而且系統不同。綏靖公署指揮甘寧青三省軍事，甘肅省政府本關一省政治，而于學忠自帶第五十一軍，事實上綏署不得于之同意，無法指揮。朱紹良先生原兼甘省主席與青寧甘三省綏靖主任，而事實上，甘省主席一職，實務較多，故主席易于後，彼此之部下，摩擦甚多。而公安局與軍警督

察處等機關又與軍部及軍隊摩擦甚力。故識者早斷其難於維持長久，此次事變，因由於西安發動，而此間行動之激烈，不能不歸咎爲平日之原因。

惟此次事變期中，參加事變之一部軍隊，紀律太差，蘭州城發現許多搶掠事件，甚至於有姦淫行爲。須知此事之當否，其責任固在西安指揮當局。然而執行此種命令之部隊，須知此乃一種「政變」，其意義僅在於解除中央之軍事政治力量。故扣留中央軍政人員，解除中央軍隊武裝，在奉命而行之前題下，蓋爲勢所必至。但是中央人員之家庭財物及其眷屬，對於政治毫無關係，不能加以搶掠及侮辱。此不但對自己國家內部應如此作法，對外國戰爭時亦當守此基本之原理。所幸于學忠氏返蘭以後，即極力鎮壓，並賠償一部損失，相當安置保護並遣送中央人員之家眷。惟此事之經過，總不能不謂之爲「應行重大引咎之事。」

（五）蘭州二日

很顯然的，雙十二事件發生後，使于學忠非常不好自處，從他忠於張學良和東北系統的觀點上說，他不能不與東北軍採一致的行動，而從大局的安危上說：他又感此事前途之艱難。但軍事初步衝突既已開始，各方陣線已明顯對立，他不能不備戰，而又不願戰，故他自謂爲空前未曾遇到之困難。事變以後已經四十七天，從陝甘以外到蘭州的，尙以記者爲第一人。他們對外間情況，也不甚明白，我們從午後三時就談起，一直談到十一時，大家的話頭還不願意結束，這可以想到此間人士的苦悶。

蘭州的現狀，此時雖然相當平定，而蘭州內在和外在的嚴重狀態，並沒有解除。我這樣一個突如其來的人，引起了許多人的懷疑。有人看見我和若干中央軍隊熟悉，因而疑惑我有若何關係，又有人看見我知道一些共產黨和紅軍的事實，以爲我是某種程度的共產黨。其實我的政治關係只有一個，就是「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我的職業是「純粹自由職業的新聞記者」。我們自由職業的人不反對人家有黨派，但是自己不願有黨派，因爲我們的立場，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向着這個目標努力的任何人，都是我們

的朋友，違反這個目標的，都未便加以贊成。昨天被日本利用攻擊綏遠的漢奸，我們毫不客氣的加以痛罵，一旦翻然反正，掉過槍頭來捍衛國家，我們立刻加以民族英雄的崇敬，而希望他們以更大的努力，報效於我艱難的國家。

爲了避免各方面不必要的疑慮，我的住宿地方，决定在省政府後花園，那裏比較是「超然」一些。本來已經睡得很遲，然而到蘭州半天的印象，太使人感慨，很久都沒有睡着。我想政治社會的本身，多麼富有變動性，我們如果不能以動的觀點來觀察政治的現象，我們將常被弄得莫明其所以。同時我們社中能不顧一切的支持我，使我們報館能造成首先突破蘭州混沌局面的紀錄，亦自覺有賽跑時先到終點的光榮。

蘭州省府，爲明代肅王府故址，明太祖第十四子楧，以肅王駐藩蘭州，後有花園名「節園」。明末李自成稱變，遣別將陷蘭州，肅世子識鋐被執死，然王之妃嬪等皆急觸碑死，故園名「節」。左宗棠經營西北時，曾加以修葺。園北有秦長城遺跡，蓋秦長城西起洮河東岸之臨洮，經皋蘭而東北，非如隋長城之西起武威，明長城之西起嘉峪關

也。過長城遺址爲城垣，垣上有樓，曰拂雲樓，下臨黃河，北望葬山，左宗棠曾題聯云：「積石導流趨大海，崆峒劍依上重霄」。邵元冲遊蘭州時，亦曾爲拂雲樓題字：「泱漭河聲來積石，嵯峨雲氣接崑崙。」氣勢亦頗不弱。民國以後，甘肅軍人之爭奪地盤者，常藉後花園宴會施行暗殺，故熟於甘肅掌故者，聞「後花園請客」，輒有不快之回憶。此次雙十二事變，蘭州公安局長史銘先生，亦被羈「節園」。記者晨起散步後花園中，覺後花園內並無多大改變，猿猴依舊是猿猴，麋鹿依舊是麋鹿，然而人事滄桑，座上階下，已不知變化若干次矣。

此種興亡成敗之感，並非令人起消極引退之心，而必須認定此「變動」爲宇宙與歷史之本然，並不足驚異與悲觀。吾人但須以「動」的態度，以觀察此「變」的行程，則萬法歸宗，對一切現象皆可以發現其所以然之故，而自身對於各種事物應取之態度，亦可自然知所取捨。

二十八日清晨，我首先去會晤大家傳爲操縱甘局的中心人物周從政先生，他的精明

幹練，確乎是政治上一位能手，而他的論調更使人感得痛快而坦白。他首先能把雙十二的幾項主張等表面文章拋開，能坦率的說明骨子裏的內容。他說：「河東有河東的說法，河西有河西的立場，河東河西的利害要弄不到一致，大家永遠是會出問題的。但能利害一致，什麼事都可以沒有。」他不否認相當重要的參與甘局的突變，但為「河東」「河西」的關係，那也沒有法子。

這也是實事。中國的軍隊和政治組織的演進，到今天還沒有衝破多少封建意味的集團關係。每一個集團為了自身生存關係，對於各種問題，總是以自身的利害為出發點來考慮，在實際的封建集團沒有被社會事實突過以前，一般來說，最親切的某一集團利益，是超於國家利益的。特別是在中國這種國家裏面，小的集團常常懷疑大的集團有消滅它的用意，隨時隨地都有戒心，同時大的集團中若干份子亦難免不有引起小集團不安的活動。日積月累，終於出了問題。要謀國家之真正統一，不在強各個集團犧牲其利益，而在合各集團利害為國家總利害，在事實上打破各集團的鴻溝，則國家內部糾紛，

可以減少至最低限度。顧炎武說公私的關係，謂「私」爲人之本然，天下無不私之人，真正的「公」，乃「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換言之，即先使利害相同，則思想與行動不會再有重大的分裂。這個原理如果應用到政治上，負國家中樞的力量者應當以高瞻遠矚之情懷，以大仁大忍之風度，包羅萬象，不計一切小節和私人間的是非，而導大多數人之生存於正軌。

蘭州城防係李振唐先生負責，他的部隊，就是此次事變的主要參加者，他現在還帶着勞苦的顏色，大致爲大變動的局勢所苦。我們談雙十二在蘭州的經過，也非常有趣。他當時也在西安，指揮蘭州方面軍隊活動的，完全是一些參謀人員，他笑謂這次是「參謀造反。」當時對於中央軍政人員家屬顧慮未曾週到，亦深致其歉意。不過，他鄭重提到，中下級東北軍幹部對外情緒，確乎很高，完全忽視了這一點，將使陝甘局面，不易解決。

甘肅民政廳長劉廣沛先生，在公務員羣衆中造成一種特殊的風格，他始終保持一種

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蔬食淡飯，絕對不爲環境所移。他說作事的方針，如果始終向成功之途努力，還不一定會成功。不過，還是成功的作法。如果僥倖苟安，那簡直是沒有希望了。

現在甘肅在事變後，已弄得四分五裂，各軍人自爲政，省府所能直接指揮之縣份，實在微乎其微。這樣省份的民政，頗有難於着手之感。各軍差役頻仍，供給浩繁，若干地方，民間已多無屋頂，鄉民之無衣無食者，日漸普遍，縱令軍事結束後，安撫地方，培養民力，亦將成不易着手事件。

到蘭州拜訪過鄧寶珊先生的人，很少不爲他深遠的見解所驚異。他對於軍事政治都有超乎常人的見解，他曾一再想振作起來，擔負一部份西北革新的工作，然而障礙重重，至今仍在寂寞之中。不過，能和他談談，能幫助人很迅速的了解某種問題的幾面。雙十二事變後，他曾極力勸楊虎城從速和平了結，並數電閻錫山先生出而轉圜。

蘭州少壯派的軍政界朋友在二十九日午後爲我開了一次座談會，討論各種政治問

題。他們代表下級幹部和士兵的意見，他們生活都相當困難，然而他們對於政治問題的態度，卻非常堅決。他們不贊成以個人觀念解決時局。對於國民政府和蔣委員長個人，確不反對，他們盼望蔣委員長能更深切的了解下級的心理，更健全的來策劃全局，他們的情緒，又表現為另一種的眞誠。

（六）到西安去！

只要我們自己肯相信人，人家也會很容易相信我們。我相信蘭州的朋友能了解我的眞誠，所以他們回電沒有到，我也敢去。實在他們已經回我的電報，不過因為電路阻滯，到事甚遲，我動身時，還沒有達到便了。

蘭州這一路既然打通，而且政局經過如此激變，大家對於艱危國家大局的顧念，仍如此其深切，讓我們感受到一般國民政治水準的提高。我因而相信西安方面，亦可以給我同樣的了解。並且相信西安方面，還有一般感情宣傳以外的理智意義，期待國人之了

解。

「到西安去！」的決心，於是乎決定了。私交深切一些的朋友，聽到我這樣的打算，頗有點驚奇我有些發狂，勸我在蘭州暫住，或者搭便機回綏遠。理由很明白：我打算坐汽車通行的西蘭公路，交通早已停止，這條路上，間雜着駐些敵對的軍隊，據說有蘭州的于學忠部，再東中央軍，再東六盤山附近爲無軍隊之土匪散兵，又東爲東北軍，並有紅軍夾雜其間，顯然的通過有些危險。特別是許多人顧慮紅軍，恐怕有更大麻煩。感謝朋友們的厚意，我仍然要去，理由很簡單：我相信人，同時相信人能了解我。

一輛頭號大貨車裏，只裝了我和另外一位朋友，三十日清晨匆匆離蘭東下，差不多一年不見的蘭州，許多受了驚恐的朋友，匆匆的兩日，未曾一一拜候，同時因爲路上通過的困難，空空的這樣一輛大車，不能帶出些困留蘭州的故舊，東行皋蘭山下，不禁感慨係之。

蘭州的警戒還在緊張期中，通過城門和門外的關卡，要有城防司令部的許可。承李

振唐先生事事爲我們想到，所有手續都做到，通行始無大問題。只是蘭垣外面的公路，因軍運浩繁，路政失修，路面已經破敗不堪。陝變意義之有無價值，姑不必論，而國家物質的損失，已不知有多少！

蘭州東南行是去定西，沿途雪景滿山，西蘭公路的若干橋樑涵洞已較從前大有進步，車行亦較便利。惟路旁常有許多流離的農民，男女老幼，狼狽道中，幼小之嬰兒，則盛於破舊之柳筐中。亂離之世，農民最易遭災，故從事政治之人，當隨時覺悟到自己一舉一動，關係於人民之深，非有深謀熟慮，切不可輕舉妄動。

第一日的行程止於定西，從前被我誤爲「囚車」的農民銀行的鐵甲車，這天也載着蘭州中央方面高級人員來到定西，內中有朱紹良先生的章參謀長和翁祕書長，以及公安局長史銘先生。定西的駐軍爲于學忠部周龍坡師和鄧寶珊部的杜漢三團，我們晚間大家擠到「家土屋裏，彼此都搬出古今中外。有一位帶兵軍官慨然的說：「予致力內戰二十餘年」，這句話說得大家閧堂大笑，但是莊嚴的語句，接着笑聲透入大家的耳鼓：「過

去每次戰爭，都是奉到命令就幹，毫無疑慮，獨於這次雙十二事變，奉到「備戰」的命令，自己弄得坐臥不安。自己心裏面醞釀出三個問題，不能解答：第一，這次預備打誰？第二，為誰打？第三，打的結果是什麼東西？因為國家現局已很清楚，存亡興滅之間，已有很清楚的輪廓，讓我不能不想想再行對內戰爭的前前後後，將發生若何的結果！」

談話的末後，有見解的人還是注意到將來對共產黨和紅軍處置的問題，似乎大家覺察到，表面上的西北軍事政治問題，不是嚴重的問題，根本的問題還在如何解決十年來在中國內部奔騰着的這一重大矛盾。

定西往東，是三百里長的人烟稀少的華家嶺。當夜一場大雪，各山成了白頭翁，晨起登車，野景皚皚耀目。但以華家嶺為土匪出沒區域，且嶺之東半，確知有土匪存在，郵政車十數輛，曾被刧去，所以我們借了相當的武裝，準備必要時，拚他一回。

車盤旋上華家嶺，離嶺上車站約半里地方，公路上擱着一根大木架，阻斷了汽車的

進路，但是四面又沒有人，汽車夫正要下去拆開木架，我已經看到南北兩面土堡裏面露出了機關槍口，載灰布帽子的腦袋已開始在垛口活動，我知道事情不好，趕緊下車，高舉雙手，表示我沒有武器，同時招呼他們前哨長官談話。在嚴重戒備下，我們被引進華家嶺站的中央軍第三軍營部裏，我們和營長再三聲明，營長已大致相信，可以不留難，最後我告訴他「和平」已有相當希望，原則上大致已無甚問題，意思是解除他嚴重戒備的恐懼，而他的答覆是：「你的話也不一定可靠！」在這位營長的經驗中，大致很少遇到相當了解政局的新聞記者。

離站東進，站上人警告車夫說：「前去要小心！」這句話加重我們每個人心理的緊張。我們每個人的目力都向四面山頭偵察，路上所遇到的人，此時都被我們另眼看待。繞過一個山頭時，山下有一個長大漢子，急奔上山，招手令我們停車，司機加速馬力，風馳而過，算是逃過了一個難關。

大家最有戒心的，是薩家灣。我們遠遠的看到薩家灣山口上有好幾個人站着沒有

動。因爲速度甚大，車很快的接近山口，山上，山下，山口裏都有人，我立刻令車上衛士戒備，衝鋒機關槍子彈上膛，然而我們通過山口時，他們到沒有什麽動靜。

下華家嶺，至界石鋪，又合昔日陝甘大車大道，左宗棠當年經營西北所植柳樹，還有不少留于大路兩旁，紅軍在西北大會合時之標語，亦有若干仍存在於墻壁間。

因爲交通斷絕，郵運停止，郵局改雇駱駝，運送郵件，駱駝行進是頭尾相銜，約十數駝一隊。汽車聲響，駱駝亂奔，往往擠做一堆，無法通過，在一旁讓路的習慣，駱駝是不知道的。

車到靜寧，衛兵不讓進城，同時這裏駐的是不熟悉的中央部隊，根本沒有法子。後來知道胡宗南先生駐在城外村莊附近，找到了這個線索，才到城裏找到寄足的地方。這時第一軍許多已識和未識而神交的朋友，慢慢的多了起來，聚談非常熱烈，談來談去，大家的中心論點，還是在研究共產黨和紅軍問題，將來如何解決的方法。

胡軍在寧夏與毛澤東彭德懷作戰時，發了一件動人的公開信，我讀後引起無限感

唱，開頭幾句是這樣：「松潘別後不到一年，我們又在寧夏戰場相見了！」內中用「人生」的意義反覆說明國內戰爭之應設法早日停止，而希望紅軍之放棄其階級鬥爭的策略，放下「紅旗」，另謀自我內部矛盾解決之方。我覺得有深厚文學意味和人生情懷的，還算上述幾句。

靜寧以東，二三百里內，據說沒有軍隊，中央軍防地，止於靜寧，而且胡軍在次日清晨就要開拔，南向天水附近，這般朋友都勸我和他們的部隊，一齊南去，他們管情報的人說，東去電線都已割斷，情況亂的很，東去，實在沒有好希望的可能。

當然，他們的話有內容，只是自己有一種有意義的希望在前面，同行的朋友堅決主張我前去試試，我很同意他的見解。

（七）闖過六盤山

我們在靜寧城中各事對付就緒後，已經深夜，胡宗南先生本人和他的隊伍在次日晨

就要南去。我們約定次日早晨六時半會面，預備見面以後，各自東西。靜寧城外一座村莊，以一條由六盤山發源向北橫流的小溪，隔江和靜寧相望，晨間的村莊，是那樣的寂靜，如實的大軍曾經在兩小時前離開這裏，然而我們看不到絲毫大軍駐營的痕跡。村中小道，掃得非常清潔，村中房屋，門戶窗板仍舊和平日一樣的完好，墻上沒有駐軍寫的路標，也沒有表示駐軍區分的紙條，這座鄉村的外形，仍然保持平日的原樣。要不是昨晚經黃希濂周士敏兩先生的預告，和今天沈上達先生的引導，我絕不能在外形上看出這是胡宗南先生軍部所在的地方。

我們差不多有一年不見了。他的衣服仍然那麼單薄，耳和臉凍成許多黑塊，有幾根手指因爲凍壞了，正纏着白色的綳帶，我們穿雙層皮衣的人，不能不有相當的慚愧了。

有長期痛苦戰爭經歷的人，對於戰爭的了解，不會如普通人的皮毛。以幾十萬的生命，在戰場上角逐，每天都是「生」與「死」的鬥爭，這不是兒戲，稍有些感覺的人，都得問問戰爭的目的和前途是些什麼？

英雄愛英雄，猩猩惜猩猩，和胡宗南先生對壘的二五戰爭名手，我從旁邊所得消息，似乎都發生了在敵對情況下彼此的傾慕，「將軍閣下」的稱呼，成為彼此彼此。徐向前西渡黃河，進入甘涼肅時。有人覺得民國以來，中國軍人之率軍出嘉峪關者，尙以徐向前為第一人，故如果拋開政治立場不講，單從「中國人」為本位的立場上看，反覺得徐向前這次出關計劃，相當為中國軍人吐氣揚眉。

話談得沒有止境，不過，一般的說來，希望以政治方法結束國內戰爭的期待，是各方面人共同的心理。一位年青活潑的副官，幾次向他報告時間，還沒有打斷我們的話頭，然而時間快到正午了，我既不能同他一道南行，我的目的地是在西安，我不能不向他告別，按照預定的方針，向東前進。

在靜寧東面的中央警戒部隊，對於我們的通過，盤問甚嚴。我們知道東去西安的麻煩不少，原來從定西搭我們汽車的兩個喇嘛，他們到青海塔爾寺朝佛返囘東部蒙古，要我們帶他們到西安，在如此緊張情況下，我們為免人的疑慮，在靜寧臨出發時把他們請

下了車，這不是我們薄情，環境如此，不得不這樣。這時車上連司機助手算上，總計只有四個人，然而盤查手續仍然非常厲害，並且要報告上級長官，才放我們的汽車通過。在第二重的哨線上，因爲我們沒有看見，早時停車，幾乎被他光顧一槍！敵樓上有人向他招手，似乎那位已早瞭望到我們在第一哨被檢查的經過，我們汽車才在突變和善的哨兵表情之下，慢慢的駛過。

這重哨兵經過後，再東至隆德，就沒有中央軍，因此前面是誰的軍隊，那裏有哨兵，我們都不知道。不過，我們每到一個村莊，都緩緩的前進，準備有人出來檢查，我們就行停止。這樣過了好些村莊，都沒有什麼動靜。走了五六十里，我發現遠處公路已經被人挖斷，並且築有相當防禦工事，我想是問題到了，立刻命令停車，下車靜候檢查。等了幾分鐘，仍無消息，我判斷是東北軍撤退了，於是繼續開車。

在隆德城堞已在望的近距離中，公路南面村莊突然走出一位青年的步哨，司機說：「果然來了！」我們被他帶進了一個破敗的村鎮內，去會他的連長，而他的連長卻已經

到隆德去開羣衆大會。會到他們的司務長，纔知道他們是郭希鵬師長的騎兵，駐防隆德的，是舊友陳大章所屬的騎兵團，我們趕緊打電話到城裏通知陳大章先生，而他亦已到會場開會，沒有法子，只好請那位司務長押我們進隆德城，見了陳大章先生再說。

押到城裏，我穿的一雙大毡鞋，不便走路，勉強到了會場，許多軍隊和民衆，正在開援綏大會，街上貼滿了各種刺激人民熱情的標語。不過，我是剛從綏遠來的人，綏遠情形，大致還知道一些，現在並不需要「援」，因爲並不危急。在雙十二事變之前，綏遠已過了緊張階段。我們今後對外的問題，當然是「第一」的問題。但是這個「第一」的問題，是需要有整個的辦法。不過，用「援綏」來刺激民衆，是西安事件後作羣衆工作的重要方針之一，我們可以得到當然的了解。

陳大章先生，現在是鬚髮皆長，滿身灰土，腰上帶着一枝左輪，拿着標語小旗，領導羣衆拚命的呼號，毫不似從前安詳的性格。他對我說：「現在情形不同了，士兵心理也不同了，不信你看看罷！」他談了許多理論，頗爲激昂慷慨。

「我們這裏絕對不准通過汽車，不過，我們相信你的態度很公正，絕對負責送你到平涼。」護照和通知沿途的關卡都已承他照辦，並且特別通知最要緊的關口六盤山的步哨，放我們通過。

似乎我們走運，布防六盤山一帶的周連長半路上來搭我們的車上平涼，因爲有他在車上，通過六盤山頂時，他伸頭出窗外和他的部下談了幾句話，我們就託福走過了最不易越過的六盤山關卡了。

下了六盤山，公路甚好，我們以八十公里一小時的速度前進，因爲最困難的地方已經安全過去了，我們心中如放下了一挑重擔。風馳電掣，宋代楊六郎血戰把守過的三關口天險，一會又留在我們的車塵後面了。

快到平涼西面四五十里的地方，前幾天有一羣土匪，剛才被軍隊打跑，我們經過時，一切都平安，到了平涼城後，我想這回硬走西安的計劃，大致可以期望相當的順利了。

平涼雖屬甘肅重鎮，因西隔六盤山，其軍事地理上的價值，與關中構成一單位，而不與蘭州合爲一區，左宗棠經營寧夏時，卽以平涼爲用兵根據地，總綰陝甘寧三省，將來西北邊防，亦當以此爲重要交通樞紐點。

六盤山東西兩面大路，還存着不少的夾道楊柳，皆爲左宗棠當日之遺留，以當時交通工具之簡單，他的道路路面仍比現在國道路面爲廣，此公胸襟之遠闊，實不同於當時凡俗之武夫。惟時至今日，左公柳已喪亡十九，長安至新疆之大道，僅若干處略存左柳，以引對前人辛苦經邊之回想，其實用的價值，實已渺無可稱述。今則汽車路所經，半繞舊日大車道而另闢途徑，棄舊謀新，後來居上，乃爲歷史之必然，左公有如，幸勿以此自戚。

當時駐平涼的是王以哲軍，爲陝變後所謂「西戰場」的主力，王氏以病去西安，由吳克仁先生代理，吳氏豪爽痛快，語出衷誠，我覺得他對於陝變前後，東北軍的心理，說得爲最眞切。

東北軍入關以後，老家失守，五六年來，身受流離飄泊之苦，故「煩悶」爲東北軍普遍一致之心理，自開入西北「剿匪」，最初以爲容易解决，「勦匪」工作告一段落後，卽可展開「回家陣容」，然而戰爭經過，指示勢力耗喪之可期，而回家前途之無着。去歲共產黨政策「再轉變」，使東北軍「剿匪」信念，根本動搖。而綏戰爆發，刺激特甚。二層將領之間，早已摩甚力，日積月累，終至於不可收拾。

平涼對於西安情况已較眞確，我們於是決定二月二日一天的工夫，從平涼趕到西安。天還僅微明，我們的汽車已在準備開行，王以哲的祕書長宛邱章先生趕來和我們同車，路順涇川河右岸而下，加速馬力，四十分鐘跑了七十里，沿途有許多棗林，可惜在冬季沒有吃便宜鮮棗的機會。西蘭公路到平涼以下，路基路面皆漸不如西段，涇川汭河的木面長橋，現在是可以通車了。但是這座橋塌過好幾次，每一次塌的原因，都是橋基不固。

邠州以後，已能看見紅軍過去的標語，而倉卒間亦不能知紅軍在大道上移動的與

象，心猶惴惴。

在陝甘一帶城市中，常發現東北人開的飯館，這些人多半是軍隊中退伍出來的。因爲在軍隊中前途既無光明，且有家之下級軍官與士兵，直餬口之無術，勢不能不退伍。退伍以後，返家又不可能，乃多設法合股經營小小飯店，以謀簡單之生活。舉凡廚司茶役，多爲過去之副官士佐，故非今日之東北軍絕不能知今日東北軍人之苦！

（八）「二·二」事變

因爲兵亂，交通斷阻，長武站上已無人，永壽車站上，連水都沒有喝，不過，一般市面尚安，長武市間之熱鬧，不減於平日。

陝境西蘭公路，大車路與汽車劃分不嚴，大車把汽車路壓成「川」字形的凸凹地面，行車困難。乾縣醴泉咸陽一帶，更爲糟糕。不過，到了咸陽附近，一方面前面有渭水的風光，附近有古代的陵寢，意境已不如從前的單調。

我曾幾次通過關中古代陵寢區。並且看過些關於關中古代陵寢研究的著作，總覺得索然無味。因爲無論陵寢如何富實高大，對於社會民生的關係太小，不如看到長城，運河，寧夏的渠，黃河的鐵橋，能夠令人向往。每個人最主要的工作是「自己的生活」，受人崇敬的人，是他能代表許多人的生活需要而努力，假如他只是爲自己個人的利益，這是任何人所能爲，我們又崇拜他們幹什麽呢？

時間一天天的飛逝，新的事實不斷的出現，這次過咸陽，已經不能不橫通西展的隴海路了。我們不能不對主持者的努力表示敬意，我們希望各地有責任和有權力的人們，也如隴海路夙夜興工。我們盼望在不久的將來，能看到成都，重慶，蘭州，迪化，貴陽，桂林城邊的鐵道。

「咸陽城」，「渭水橋」，名稱是那麽有詩意的古老。這時我們顧不得這些，駕着已經出了毛病的汽車，逕奔西安城。

車進西安西關，還是午後四時左右，我們正在考慮進城以後的住處，忽然發現西門

外擠着幾十輛的汽車，大車，和幾百位軍民混合的羣衆。城門看去是沒有打開，城樓上有武裝在警戒。這才糟糕！趕緊下車去問，說是關了好幾個鐘頭，不知爲什麽事情。有人說聽到裏面曾經放槍。王以哲的祕書長去交涉也沒有用，於是，我們想到城裏面一定起了衝突，不是東北軍和楊虎城軍隊衝突，就是共產黨和他們內鬨。總而言之，我算趕上霉頭了。

沒有法子，等到天黑，還是沒有頭緒，城內外電話也不通，因苑先生的介紹，在西關紗廠某師的辦事處，權且對付一宵。

馬馬虎虎睡一晚，醒來總不放心，因爲要出了亂子，秩序再亂，有點頭緒的局面，從此再推翻，將來更不堪設想。就我個人來說，這樣到了西安，是否可以安然在西安停留還成問題。如果發生了不能入西安，或者不能停在西安的問題，也是件辣手的遭遇。

城門開了，消息來了，「王以哲被害！」有人說于學忠在內。糟糕！糟糕！眞糟糕！亂子闖大了！然而，眞正消息怎樣，還待調査，也許不如外傳之甚。我於是換裝成

普通住民的樣子，把行李丟在外面，隻身進城去打聽。城門開了半邊，有重軍的軍警在檢查行人，他們看見我輕袍緩帶的模樣，沒有行李，也沒有風塵，略略盤問，就放我進去。

進城後的刺目印象，爲各重要機關的門口都堆滿了防禦用的沙包，街市商店大半關門，電桿上，牆壁上，貼滿了標語，標語是一重壓一重，街上有許多青年人在緊張的走着。學生，工徒，和士兵混合的隊伍，在人行道上挾着宣傳品在散發。我到了一位朋友地方，他驚奇我之突然來到，而爲我安全憂慮，特別是在這樣一個時機。他們惶然不安的神氣，看來是對於當前西安局勢的發展，帶悲觀的感覺。

謠言慢慢起來，有人說王以哲和于學忠確實死了，又說這一次完全是共產黨鼓動少壯軍人，襲擊東北軍高級將領，打算一舉取得東北軍的領導權。許多人說東北軍這次上了大當。從西安當地的報紙上，除了些宣傳材料外，對于時局的眞象，也不能給我們什麽了解的參考。打電話去找朋友，東打也不通，西找也不在。午後，街上的人一陣陣

如發了瘋的亂跑，但是不知究竟出了什麼事情。西安最中心交通口的鐘樓，現在有軍隊上去佈防，樓下洞口壘着沙包，樓上架起機關槍，如臨大敵。

有些青年朋友來談話，總是關於「周恩來」，「毛澤東」，「彭德懷」這類的事情多些，使我暗中感到這次暗中鼓動再行兵變的，一定是共產黨。

因爲社會秩序的紛亂，與交通的不靈活，使我當日對於西安方面主要負責人的接頭，發生困難。因此對於各地方情況，始終裝在悶葫蘆中，成爲稀遇的奇困！夜間盡力偵察的結果，始知王以哲之死是實，于學忠尙安然住楊虎城公館中，何柱國等帶兵軍官皆無恙，而同時我的人事接洽也開始展開。

四日早晨首先出席西安學生聯合會的座談會，擠得滿滿一屋的青年朋友，要我報告綏遠戰爭的經過，和雙十二以後，一般國民對於陝甘的觀感。我公平的爲他們講這次綏遠戰爭中，中央曾做的接濟和指揮的工作，同時說明在現階段的政治與軍事環境下，綏遠戰事可能勝利的發展。在整個的內部政治軍事問題沒有消除矛盾以前，局部的或臨時

倉卒的希望，要想會有什麼收穫，那是一件值得商討的問題。至於外間對陝甘事變的感想，我覺得有許多人在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之間，因對於張楊所採用手段之不能同意，故深惡痛絕，感情上「不相容」的心理，達於極點。二十五日張學良陪送蔣委員長回京之後，敏銳的觀察者，已斷定西安事變有政治內容，而此種內容也許對整個國家之前途有極大之關係。

接着出席西安新聞界的座談會。這時西安新聞界已經有了原來系統以外的自由，而事實上進入另一種疇範，如果彼此放開政治上不可避免的影響來說，彼此對於實際情況之隔膜，當引為業務本身上的歉念。

二月二日之軍事暴動，把許多重要人員都逼得不能在正常的軍政機關辦公，除了已經犧牲的王以哲，徐方等四人外，其餘的將領，如何柱國，于學忠，以及總部祕書長吳家象等，皆暫時移住在楊虎城的新城公館裏。這座公館，外有新城包圍，內還有重重的門戶，戒備森嚴，此時到有租界的味道。

在這臨時租界的楊公館裏，于學忠、楊虎城、何杜國、孫蔚如、吳家象、盧廣績、鄧寶珊諸先生，以及平日不輕遇到的人物，都集在一間近代佈置的客廳裏，商議處理各種問題。假如沒有「二・二」事件，到難得有如此長時間聚談的機會。

所謂「二、二」事件原來是篇糊塗帳，並不是如我初進西安時所想到的有嚴重政治背景的行動。這般少壯派軍人，外受外交問題之刺激，內因現存政治之摩擦，不滿與焦急之心情，織成不可抑制之局勢。此種事實已構成「雙十二」事變之一部份基礎。在「雙十二」至「一二、二五」之間，少壯軍人與熱狂的羣衆，對「雙十二」之意義，未能正確把握，甚至弄差，以爲此舉乃抗日的初步。「一二、二五」蔣委員長在張學良陪送離陝之後，這般羣衆甚至提出反對張學良。張學良羈京未返，而中央與陝甘之和平談判，又着着進行，於是這般羣衆又反對主持和平交涉之東北軍高級將領，以爲被人收買。一月之末，記者在蘭州時，已知和平方案大體已定，三十一日西安方面以飛機迎于學忠及鄧寶珊來陝，作最後決定。蓋于爲張學良離軍後囑命代行統帥之人，鄧爲楊之至

友，而對各方皆甚通達之中間人物。誰知于鄧到陝，益激成少壯派之不安，急不擇路，遂定下狙擊東北軍十六員高級軍政領袖之欠攷慮的計劃。在一部份少壯派軍人心中，以爲南京中央之不抗日，已成定論，故「抗日」必須「反對中央」，「反中央」爲「抗日」之初步，因此與中央謀妥協者，卽爲「漢奸」。這一套形式邏輯，裝入每一個人的腦海中，根據這套邏輯，來決定擁護與打倒的標準。故于到陝，卽被少壯軍人監視，何柱國亦與少壯派弄僵。然而和平方案已定，二月一日已下令前線撤兵。二日少壯派卽以張學良之特務團爲基幹，關閉城門，搜殺王以哲徐方等四人，而以寫成之命令，強迫于學忠簽字，命令前線已行撤退之東北軍反攻。

于學忠在西安見記者時，卽謂：「這囘我又趕上了！」他本爲最後決定和平方案而來，而到西安後，卻又要他下令反攻，似乎太出於常理，當幾十個少壯軍人在楊公館逼他的時候，他設法通知東西兩方前線東北軍將領，他們立刻傳來強烈的反對，這才壓下了少壯軍人的氣燄。二月四日楊于和平通電發表，同時強令少壯派領袖出走，形式上加

以通緝，西安局勢始告一段落。

我覺得西安事變中，一部激烈派之青年軍人和青年學生有一個假定的見解，以爲共產黨和紅軍一定是激烈反對南京政府的。過去十年戰爭的寃仇，今天得了如此良好的機會，與東北軍陝軍成爲三位一體，當然決不會贊成和平，而且以過去紅軍單獨的力量，尙可週旋十年，現在又聯合約十萬之衆，還怕不能支持相當時間。於是以要求張學良回來爲煽動東北之口號，而以「不離開西安」，激盪陝軍切身利害之觀念，以爲雖解決東北軍全部上級軍官，然而東北軍必可與紅軍合流，另謀出路。誰知事實恰恰相反，他們的行動，不但沒有得到半點支持，反而在理論上被指爲「發瘋」，行動上被認爲「不明大勢」。假想的後台既然放了虛脚，當然文章沒有做頭。

本來雙十二事變後，共產黨人之進入西安，一般人認爲局勢將惡化，而事實適得其反。此次再度與羣衆預料相背，於是有人認爲共產黨已被收買，不顧羣衆，造成新滑稽資料。

二月二日以後，三日空氣超常緊張，羣衆運動與新聞宣傳，熱達沸點。「救國會」和「學生救國聯合會」等機關，還募集了萬斤鹹菜，分別運往渭北渭南勞軍。誰知前線軍隊，早已開始撤退。四日楊于宣言發表，號外傳遍全城，羣衆直如突然冷水澆頭，莫名其妙。傳言中央軍不久要入西安，弄得許多人留也不敢留，去又無法去。狂熱後繼以悽愴。羣衆發動易，收拾難。如果不是有始終貫徹到底的眞誠的政治目標，輕率的發動羣衆，這是自己斵喪羣衆對於自己的信仰。

西安大局既告和平，記者乃轉往陝北調查，一週歸來，行營主任顧祝同先生已到西安，他對於西北大局之了解，遠大而深切。不只今後西北大局將有光明可能，而中國整個對內政治問題，亦有嶄新的醞釀。

時局雖有不少波折，而記者終於滿意的在十四日午間凌空的一刹那告別了西安。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寫畢於上海）

太行山外

第五　太行山外

（一）滬幷空中

如果一個人作了長期飛機駕駛員，他的人生意境，將要比一般地面上跑腿的人超脫一些。在他們的生活經驗上看來，空間太小了。早上在上海吃茶，中午就到西安進餐，夜間的住宿，還在諸葛亮曾經「鞠躬盡瘁」，而杜工部曾感慨唏噓的錦江河畔。他們對於爭取都市上一方一方的土地這些活動，一定沒有濃厚的趣味，因爲地們的意識領域太廣了。

但是他們把人生時間弄得太長。因爲許許多多的地方，隨時可以飛來飛去，因此和各地方見面的機會，非常之多。平常人認爲幾千里或一二萬里的遙遠地方，他們在一個

月之內，也許能拜訪過十趟八趟，多則生厭，於是人生又感到平淡無味了。

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和研究地球史的人有同樣的意境。因爲研究地質年代的人，一開口就是幾十百萬年，普通記算時間的日，月，年，和十年，百年這些單位，對於他們實在太小。人生不過幾十年，而他們的研究中，所謂最新的時代，也許宇宙上還沒有人類，縱有也不過剛在原始狀態中。地質學家楊鍾健先生曾說：「戴上地球史的眼鏡去看人類歷史，眞好像夏天在北方的大廁中看那悠遊於糞漿中的蛆蟲一樣！」

記者於一月下旬奉社命由上海去太原。看到飛機，就想起這般終日駕駛飛機的航空人員，想到他們的生活，因而想到他們的意識境地。

微明的清晨，一輛汽車載上兩位殷殷送別的朋友，經過靜寂，寬敞，平直的愛多亞路福煦路和霞飛路，直駛龍華飛機場。這時的上海，剛剛入睡不久，伴舞們剛才脫下他們的舞衫，各種各式誘惑人的妖魔，也剛才收斂牠們的蹤跡。成萬的汽車這時也因爲一日奔馳的辛勞，老老實實的蜷伏在車房裏，我們這輛汽車於是取得了一次「獨行」上海

熱鬧市區的機會。

從空中看上海市的晨景，只有靠黃浦江西岸的黃浦灘一帶，因有水光的反映，配合着東海裏升起來的朝暾，尙有幾分景色。其餘的地方，房屋高下凌亂，灰暗色的低矮瓦頂，和鶴立雞羣的水泥大樓，編成一幅上海市「不平衡」發展的圖案，給人以枯亂的印象。不過從空中看「上海之夜」，那却太不平凡了。如果搭歐亞班機到上海，當飛機剛過崑山不久，即可望見東方的地上有一座「燈城」，市週馬路的路燈，行列整齊，好像一座大城的城牆垜口。燈牆裏面是縱橫的燈河，每條街上的紅綠電燈廣告，就好像河裏面一叢叢的荷花。南京路上的先施永安幾大公司，是這座燈城裏的燈山，和北平故宮後面的景山，在夏季以牠的靑翠領袖全城一樣，有相等的風度。

上海到南京空行只要一個小時，無錫太湖的風光，還可以粗略的看到。因爲航空走直線，所以過了無錫以後，我們就和京滬路的領空分開，從鐵路南面直趨金陵。初春的江南，靑草已成茵。蜿蜒的河道，和縱橫的公路，把星羅棋布的村莊連結成密網。小小

的帆船在灣曲的河道中飄浮，不過對於空中觀察者，表現不出顯明的流動狀態。

在白日裏鳥瞰南京，比上海要有趣得多。因爲南京城裏城外都富於山水之勝。舊式的南京市區，只在南京城的南半部，北半部本係荒涼地帶，現在北半城已完全在新的市政計劃之下，建造起來。加以城東的紫金山南坡陵園區域內，更是林木青葱，樓閣隱約，若與北半城的新市區連爲一氣觀察，則碧瓦紅牆，陰翠映帶。北望大江，浩瀚洪流，益增妙感。

搭民航機是最悶人的旅行，因爲空氣不流通，發動機轉動的煩惱聲音催人欲睡，沒有坐軍用機來得淸爽。

中國文字裏「風雲」一詞，我覺得很有意味。自然界的「風」和「雲」，是最活動的東西，卽變化最多的東西，最容易給人們以新的印象的東西。故有所謂「際會風雲」，「風雲人物」等說法，以形容政治和社會的動態。空中看雲景，比在地上看山景好，雲景時時可以變化，沒有固定的形態和地區，有時在一定空中結爲崇山峻谷，突特崢嶸，

有時竟平烟萬里，宛如瀚海無波。不似地上山水，年年保持大致相同的模樣。就京鄭段航線說，安徽西部英霍諸山的上空，是風雲多變的地方。

鄭州是歐亞公司平粵線滬陝線的交叉點，兩架飛機同時離開鄭州，我們淸晰的看到那架銀色單翼的蓉克斯巨型機，和我們分道揚鑣，振翅向秦嶺，絲毫沒有再囘來和我們同飛一陣的意思。各人環境不同，目標不一，人事上總看到人與人間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分離。

照中國的地勢講，從西北向東南飛，愈飛愈下，航行愈平穩。反是，則愈飛愈高，氣流常起重大變化，往往令人不舒服。鄭州到太原，要斜過太行山，當日正午稍過，氣候突變，蒙古方面冷空氣南流，激成狂風，飛機抗風前進，忽高忽低，往往上下一二百尺，予人以不易忍耐之刺激。

太行山的東麓，相當算得整齊，東接一望無邊的河北平原，照地質學的知識說來，現在的河北大平原，原來是古代的海面，因爲西北高原諸水不斷的冲積關係，構成現在

沃野千里的狀態。依照古代地理形勢，古代的太行山就是海岸，現在從太行山流出來的幾條大河，說不定當時在河出山口的地方，還是很好的海港。

太行山的脈勢，仍然非常零亂，不過，比賀蘭山要緊湊一點。我們從地平面看過去，好像太行山眞是「一脈相聯」，你如從上面看下去，這完全是被多年風化割裂了的高地。破碎的山頭上，多半西北坡還聚着厚雪，好像夏天的女人斜戴在頭上的白紗帽子，山溝和山頂上都沒有什麼農作物存在。因此我們很少看到有大的村莊。

鄭州到太原，只有大約二小時的行程，不過，這次二小時似乎太長一點。下面發現一條河，就希望牠是汾河，見到一塊平原，就希望牠是太原附近的平原。誰知過了山還有山，過了平原，還有平原，不過山勢慢慢來得低些，平原也漸漸大些。終於汾河上游未解的冰灘，汾河東岸的同蒲鐵路，都一件件的出現。村莊也突呈稠密，渠道和阡陌，乃至於地上的楊柳，都可以清晰的辨別，因爲地勢平坦，我們的高度減低了。

出乎我意料之外，太原城坐在如許廣平的盆地裏，更料不到市區裏豎立着如許其多

的新式工廠煙囱，同時我們更清楚的看到太原的市街是相當的整齊，城外有正太和同蒲兩條鐵路縱橫着。城外鄉村的風格，從建築上，也顯出山西鄉村的古老與富厚，因爲有好幾十年，山西內部沒有經過戰亂了。這種現象，是陝甘寧青各省所不易見的。

（二） 太原印象

我沒有料到太原飛行場，隔太原城有二十來里，所以沒有事先打電報通知太原的朋友。飛機在太原上空繞了一圈，一直離城往北飛，讓我感到奇怪，後來降落以後，才完全是荒灘一塊，大風刮得颼颼響，黃沙濁土滿面飛，機場上什麼人也沒有，只有航空站上幾個人在風沙中辦理飛機過站的手續。站上的工友沒有受過相當的訓練，只是望着飛機出神，而不知道對於上下客人應有的接待任務。我只好自己提了行李，經過野地，走向異常簡單的村房，就是所謂航空站的地方。

幸而站上的工作人員，都是直接或者間接的朋友，他們還有一輛風燭殘年的汽車，

於是歪歪倒倒，在舊歷新年中進了太原城。

太原是宋初北漢國所在的地方，從前讀宋史，讀到趙匡胤想攻北漢，而他的軍師趙普却阻擋他那一段，頗有興趣。這是差不多快要一千年的事了。那時趙匡胤已取得了以現在河南省爲中心的一廣大平原，立都於現今開封。那時山西境內有一個叫「北漢」的國家，和宋對立，趙匡胤想派兵去打他，把他平定之後除去西北後顧之憂，然後好進圖長江珠江流域。他秘密到趙普家裏去商議這件事情，趙普說：「北漢的西面和北面，都是契丹等外族，我們如果滅了北漢，就要直接擔負和這些外族衝突的責任，這太不經濟。最好讓北漢暫時存在，她去擋這些亂子，我們掃平了東南各國之後，然後再攻北漢，基礎已固，也不怕外族了。」趙普可謂老成謀國，爲趙家利害打算，在政略上講，不爲不工。然而從民族立場講，擱着外族不打，去兼併同族小國，這可以看出個人利害，或私集團利害，在和整個民族利害不一致的時候，一定是先顧個人。

這個話說起來不大冠冕堂皇，而事實上這是人類社會未曾逃脫的鐵則。庚子八國

聯軍之役，李鴻章對帝俄特別顧忌，聯軍統師瓦德西認為這是李在滿洲方面有廣大之田產，恐怕被俄國沒收的原故。我們看看最近英國人民外交趨勢，也可以得到同樣了解。顯然的，大布列顛三島的英國人，比較對於歐洲的形勢關切些，對於斯塔林，對於希特拉的一舉一動，都無不震動他們的心弦，因此傾向於聯合日本牽制蘇聯的觀念。然而在澳洲，印度，和中國的英國人，他們在商業利害上，天天和日本衝突，所以反日的情緒很高，比較贊成相當扶助中國現代國家的建立。

對於中國現階段的政治現象，也要用這種基本原則來了解。因為這不是理論上對不對或者道德上該不該的問題，這是人類本來的事實。

對於東北四省的懸望，流落在關內的東北同胞，比全國任何地方的人民要急燥，守衛疆土的心情，晉綏人民要比其他各省要緊張。無他，利害所關，痛癢所在，非僅感情而已。

現在的太原，可以說是對外空氣最緊張的地方，我到太原的時候，正是舊歷正月十

五日前後，一切舊式的遊藝組織，如秧歌，高脚，社火，梆子戲等，都一齊搬了出來，熱鬧非常。但是這些舊東西，却完全換了新的內容。一種有組織的力量支配這些東西，他們歌唱和演戲的材料，或是已經改爲抗日救亡的題材，或者夾入許多抗戰的唱歌和口號。這種作法，普遍到全省。

山西不是一個簡單的省份，而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另成系統。自然就現階段的國家政治環境說，山西同胞對於國家和平與統一之眞誠，與全國各地同胞同其程度。而基於山西本身的利害，則有多少特殊的作風。

中國是「以黨治國」，山西是「以團治省」。這個「團」是「主張公道團」。公道團以閻百川先生爲總團長，依縣區村之行政階級，而普及團之組織於全省。幾乎把全省壯丁之有相當學識與能力者，都吸收進來。在行政機構之外，另立系統，對於社會與政治有強大之監察力與推動力。團內組織，多少採用共產黨的組織法，故結構相當嚴密。公道團最初組織的目的，在對付由陝北渡河而來的共產黨。共產黨以經濟的觀點，劃分

社會階級，如地主，佃農，雇農等，而公道團以道德作標準，分爲好人，壞人，好官，壞官，好紳，壞紳。卽以道德的階級說，對抗經濟的階級說。

共產黨退回陝北之後，綏遠戰事續發，政治形勢變更，公道團開始轉變以抗日爲中心。後漸覺公道團機構龐大，運用不靈，乃選拔比較急進之青年份子，加上平津一帶外來之急進學生，另組「犧牲救國大同盟」。以半公開之形式，散佈各級組織於全省，擔負宣傳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之責。此爲山西最急進之團體。

基於山西當前的環境，有兩大問題壓迫山西，一個是對日問題，一個是陝北的共產黨問題。爲了對付日本隨時可能的侵略，山西在這問題上，不能不有根本的決心，卽所謂「守土抗戰」的決心。「守土」卽守衛山西及與山西有密切關係的綏遠的土地，日本如侵入晉綏省境，卽「無條件」的從事抗戰。但如果日本不侵晉綏，則山西亦不採積極的攻擊行動，所謂「抱定弱國態度」者，義卽在此。在決心守土抗戰，而外力暫告緩和時期，則「加緊自強」，尤以「踢破經常範圍」的方法來加緊自強。年來共產黨已鮮明

的走上民族革命的大道，西安事變之前，共產黨的宣傳工作上，帶有「收復失地」「立即抗日」等主張，共產黨如果眞正要照宣傳的口號作去，紅軍又必須由陝北進入山西，山西當局，對於這一點不能贊同的。因此加強山西對外抗戰的空氣，消極方面無異減削紅軍要求進入山西的理由。同時在理論上，山西對「立即收復失地」，認爲是過早的主張，必須在相當準備之後，始可以談收復失地。在山西的術語說來，就是所謂「有條件的收復失地」。與「守土抗戰」之「無條件」者，大不相同。

山西目前對外的政治主張，不只是切合於晉綏的環境，而且是和全國對外政策一致。在西安事變以後，和平統一運動具體推演後之共產黨，要亦不能不贊成「無條件守土抗戰」，和「有條件收復失地」之主張。

閻百川先生個人，我覺得是中國不易多得的富於經理天才的人物，他和記者談應付國難之「物」的準備時，他提出他「加大預算」的主張。加大預算不是增加人民的負擔，而是以「物產證券」的新貨幣制度，與「按勞分配」的新分配制度，加大政府經

濟機能，由政府統制全國經濟活動。有詳細計劃，有集中目標的，作全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關於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兩點，我覺得值得國人詳細研究——記者）。他列舉各國預算增加情形：美國一九二五年度歲出爲三十五萬萬美金，一九三六年度爲七十六萬萬美金，日本一九二五年度歲出爲十五萬萬日金，一九三七年度約三十萬萬日金，蘇聯一九二五年度歲出爲三十九萬萬盧布，一九三七年度爲九百八十萬萬盧布。他談這些數目字，一點不加思索，並且隨口把美金，盧布，和日金，用目前比價，合成國幣，來和我們國家的預算比較。太原新辦有許多新式工廠，如毛織廠，紡織廠，出品皆甚好，正在建造的同蒲路，和即將完工的鋼鐵廠，這些企業，在金融上，經營上，工程上，市場問題上，無不受閻百川先生的直接指導，他那副頭腦之精細複雜，實在是有如趙戴文先生所說的：「特別構造」。

閻先生曾在「中國的出路」一書中，講中國歷代統治階級的心理，及其對國家之遺毒。以有長期統治經驗的人，來講統治經驗談，使人感到比書生有深一層的體察：「觀

秦代統一之初，卽銷鋒鑄鐻，焚書坑儒，純爲對內眼光。歷漢，唐，宋，元，明，清，其手段雖有不同，而一以愚民是尙，仍爲對內眼光則一。」又說：「且由秦至清，愚民對內，彷彿如一貫政策，利用民智不開，以人民成一盤散沙爲得計，當然談不到民智，與人民的組織。……加以政治目的在對內，常所畏者，爲民間之聖賢豪傑。故曠觀此二千年中，所謂表揚賢者，率在死後。逆探其心，不過生前表揚，恐其得人心，以取而代之耳！至對豪傑，則以官職爲籠絡之工具，擺「誇官」，「遊街」，「迴避」，「肅靜」種種官架，以致一般人皆以科舉爲階進之手段，以作官爲取得不作事尙可安享榮樂爲目的。因是非特將公務員的責任心，摧殘殆盡，並將負責與不負責的是非亦顚倒。……至於今日，新學說僅襲皮毛，雖科學其名，仍科舉其實。國家社會維新不能收維新的實效，革命不能收革命的實效。……」

（三）塞外歸程

兩天半的太原停留中，多勞了太原朋友們。因爲走的時間非常匆促，還有許多地方未曾詳聆朋友們的教益，到現在還是一樁恨事。

環境催人，繼續北征，嘟嘟車聲，又轉向雁門關頭前進。

山西的公路，初修的基礎相當良好，所以現在仍爲西北各省首屈一指的公路。新修的同蒲鐵路與同并公路（大同到太原）交錯幷行。同蒲路是小軌，小枕木，小路基，小橋樑，一切都顯得小，顯得年青，牠和同幷公路比起來，年齡相差很遠，然而牠在交通運輸的功用上，比公路就強過許多倍，正和新長成的青年女子，無論從美麗上，體力上，知識上，都比她的母親覺要前進得多。

太原北出，路旁要經過十數里的新造森林區，初春的山西，青翠尚潛苞未放，枯寂的林中，顯出各種工廠的圍牆，黑的煙筒，大的標語，沒有大煙筒的圍牆中，大半是屯駐大軍的兵營。這些建築設計，是用平面的觀點，所以平面看來，比立體看法要有聲色些。

太原北面的關口，普通只知道一個雁門關，其實太原和忻縣之間，還有一個石嶺關。太原是一個盆地，忻縣也是一個盆地，兩個盆地之間，隔着一條高地，我們姑名之曰石嶺山，這條山是水成岩和火成岩混合構成，煤礦出在水成岩中，此地水成岩層的方向，是南高北下，岩層的斷面都在南方，採礦鑿井卽順理成章，如從山之北坡鑿礦，則須破層層石岩，費力多而收獲少，因此這條山煤礦利益，因自然地理條件，爲太原盆地的人所獨有。

唐高祖李淵本起自太原〻然而以後厥突爲害，唐兵卽守石嶺關以保幷州（太原）。趙宋時對抗契丹民族，石嶺關亦曾爲重要防禦地帶。

山西最富足的區域，要算汾河流域。晉北漸呈山多地少之景，忻縣盆地以北，公路東西兩面的山勢，相距漸近，從戰爭觀點上說，晉北地理險於晉南，而從農業經濟的觀點上說，晉北比晉南要差得很多。

困苦出英才，這是古今中外的定律。中國歷代創業的皇帝和開國的豪傑，幾乎全部

是由艱苦患難中磨鍊出來，世界各國非常的政治軍事人物，從安逸的環境中生長出來的，也幾乎沒有。山西的地理如此，所以晉南出的大半是經商有成就的人物，而統治山西的軍政領袖，以晉北的人爲多。

太原至大同六百餘華里，汽車一日可到，午後二時左右即進至雁門山，離山南十數里地方，從車裏看去，一條白色坦直的公路，直到山麓迷了去處，同時也看不到盤山的路跡，心中帶幾分奇蹟的緊張。後來車從西北山澗谷道上升，谷將盡處，汽車隨奇巧工程之大盤道登雁門山，工程之艱巨，與路基之安全，皆爲不可多得。

山頂爲太和嶺，太和嶺之東約二三里，爲眞正之雁門關所在，爲大車與行人經行之道。宋代名將楊業（楊老令公）禦外族於雁門關，統帥潘美失約不援，忌才害能，使楊業力盡碰死山中，萬古同悲。北宋末葉，金人虜欽宗帝后北去，即渡雁門一道。長城在雁門山北麓，以石構築，工程偉大，不減居庸關。山北有十二連營，在昔屯有重兵，山南亦有十二連營，爲接應部署。長城外爲一極目無邊之荒灘，極似蒙古之風景，緊接長

城邊外，有大小不一之百數十土堆，形如古代陵寢區，而土人相傳，則爲楊六郎之「假糧台」，因宋兵與金兵對壘雁門關外，金兵知宋兵糧盡，攻擊甚力，楊延昭乃多造土堆於營前，上覆糧草，故意使金諜見之，卒退金兵。

雁門關以北各縣，雖仍屬山西管轄，而風土人物，與關南大不相同，眞正的山西人，應以關南爲主。山西人北出雁門關，經營內外蒙古，初時多少帶幾分「殖民」的性質，後來內蒙經營成功，綏遠一帶成爲山西經濟重要的根據地，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形勢。故晉諺有：「雁門關上雁難飛，歸化圓寶如山堆，山西亢旱沒啥事，歸化一荒嘴揪起」！（「嘴揪起」，餓肚子也）。此諺雖難免有過甚之嫌，而雁門關外對於關內經濟關係之重要，當可推想而知。

我們係夜間到大同，當夜與李服膺先生談西安事變中，太原方面促成鄧寶珊由蘭飛陝經過，殊多興味。緣鄧與楊虎城關係甚深，其自身有眼光，有見解，而同時比較能以友誼的地位，對楊氏作有力之進言。然而蘭州西安間交通斷絕，鄧無法可入西安，於是

由太原方面向中央商包飛機，飛蘭迎鄧。大家憂時情殷，切盼其成。李氏爲此，當時曾親赴太原城外二十餘里之飛行場守辦包機赴蘭手續，至萬事弄妥時，始行離去。平時爲辦飛機交涉之用此大員者，恐尚不多見也。

記者以三月初再到綏遠，許多朋友都呈熱鬧後的空虛。蓋綏局緊張時，大家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情緒，支持自己。一面有無窮的憤慨，一面有一種混沌的光明，意謂仗打完後，似乎有許多不可理解的前途也。然而戰事告一段落之後，若干中下級職員又墮入無生氣的氣氛中。「由奢入儉難」！熱鬧之後再過沉寂的生活，而且在熱鬧中所憧憬的民族生動的前途，現又成爲淡影。所以多少表現幾分無聊。

這時的綏遠正忙着籌備追悼挺戰陣亡將士大會，我望着內蒙荒漠和大青山頭，不禁起「朔漠茫茫，空山寂寂」之感。記者因事未能留綏參加追悼，而覺得陣亡將士之英烈行爲，將與大青山並垂不朽。後世過客憑弔大青山邊，當如戚繼光所謂：「慘慘風雲，過客下擧猿之淚，悠悠氣烈，汗青揚萬古之芳」矣。

由綏回滬過北平時，聞北平青年界已因西北和平統一運動之發展，停止過去之自相殘害政策，而期待一種新運動的開展。我自己也感覺中國已走上劃時期的新政治階段，北平青年界的轉變，我們願給予誠懇的時代的同情，同時，我還希望北平青年界能更進一步的提供一種新的青年運動綱領。在合於時代需要的前題之下，從新展開積極的青年運動！

我們老於北方生活的人，看慣了外國人的大炮，聽熟了外國人的槍聲。然而綏戰以後，浮面的淺薄文章時期，已經過去了。目前是相當沉悶，今後的劇本恐怕不演則已，要演起來，就不是那樣平淡的作法了。這回穿過河北大平原時，感觸特別不同。宋元祐年間，蘇軾曾作定州知州，他有一段文字記述當時河北民間武裝抵禦外侮的組織和活動狀況：「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自相推選，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技藝，與北狄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舖屋

相望，……遇有緊急，擊鼓聚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儼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甚畏之。」北方現在的環境，比較元祐時僅有契丹之患者，還要嚴重得多，在方法上我們因爲有新的社會事實，當有不同打算，然而却萬萬不能用「親善」的空名，自己麻醉，同時麻醉了一般人，大家毫無實際準備，將來同歸於盡。

（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於上海）

第六　陝北之行

第六　陝北之行

（一）西安裏面

此文係就以本年二月中旬時之情況記述，現在局面已較前大有進展，如毛澤東代表共產黨聲明服從三民主義，紅軍之具體改編等。而且此種陰鬱政治局勢之揭開，只是時間問題，並料本書出版之時，隔大局之清朗化已不遠，故一併刊入，以供留心時局者之參考。

誰都知道「雙十二」以後有重要共產黨人入西安，甚至於認爲「雙十二」事件完全是共產黨操縱的局面。所以事變後許多人恐怕蔣委員長被挾往陝北，則情形將更棘手。總之，稍爲有幾分政治素養的人，對於陝甘大局，比較看重共產黨在其中的關聯。

記者於事變後奉社命從綏遠到蘭州，因已確知周恩來在西安，而且知到西安附近，曾到過彭德懷賀龍等的部隊，我很想藉此機會，會會這般神秘的人物，一探政治的究竟。

二月二日到西安，被突發的事變關在城門外，三日進城，一般人風聲鶴唳都在懷疑共產黨，我也有幾分相信。但是西安的朋友，眞正見過周恩來的，還是不多。

四日午後經朋友的介紹，我們在楊虎城公館看到周恩來先生，他有一雙精神而樸質的眼睛，黑而粗的鬚髮，現在雖然已經剃得很光，他的皮膚中所藏濃黑的髮根，還淸晰的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帶，脚纏綁腿，口音夾雜着長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談話的口音判斷，很有點像江西人。

「我們紅軍裏面的人，對於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們黨和紅軍都沒有關係，我們很驚異你對於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握手後，他和我這樣的開始談話。

因爲旁的事情，我們當天不能作詳盡的談話，我們約到第二日作竟日之長談。談話

的題材，當然首先是關於西安事變。

陝北紅軍問題之由軍事的走向政治的，還是中央開的端，二十四年冬中委××，奉命由西安飛膚施轉入紅軍區域接洽，即爲觀察紅軍之動向者。那時膚施前線爲東北軍王以哲部，此事遂壯東北軍與紅軍自由接洽之膽。王以哲首先與紅軍幹部發生關係。二十五年夏季，張學良乃與周恩來在膚施正式見面，討論張所提出之兩大問題：第一，將委員長與抗日關係問題；第二，用法西斯方法謀中國之統一問題。周對第二點認爲難能成立。因爲無論名義如何，中國在實質上難有法西斯政治之存在。至於前一點，共產黨由土地革命的階級鬥爭，轉到各黨派聯合抗日的民族革命，已經變了一步。但是那時共產黨的「抗日」，還是「反蔣抗日」，即要能「抗日」，必先「反蔣」，即不推翻蔣之統治，無法抗日。張周見面之後，張之見解，以爲「抗日」非「擁蔣」不可，不擁蔣，無法抗日。而對蔣委員長之艱難計劃與準備，就其所知者以告周，頗使周發生相當影響。

共產黨在陝北之中央委員，已不足法定之全體會議人數，臨時最高之決定機關爲中

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得到周恩來之報告，引起極大之論辯，結果，參考張學良所提供之新材料，與將國內外大勢重加研究的結果，認爲有轉而「聯蔣」進至「擁蔣」之必要。這樣轉變的政治路線，就是「統一的民族戰線」，對內主張和平統一，對外主張團結禦侮。

基於此種根本政治立場，共產黨乃力謀對國民黨之政治妥協，化除彼此間絕對的政治和軍事的對立，張學良與周恩來正式接洽之後，共產黨意中希望以張學良爲媒介，以與蔣委員長協商，誰知張學良之政治技術運用未能靈巧，終於爆發了出人意外的「雙十二」事變。

張楊對於「雙十二」事變，認爲是「兵諫」，一部青年羣衆認之爲「革命」，謂爲抗日的第一步。共產黨當雙十二事變發生時，中央機關還在陝北保安，他們得到事變的消息，許多人最初一秒鐘的決定，是感情的報復主義，主張派人入西安，速蔣之死。然而接着是理智克服了感情，認爲張楊如此作法，殊欠妥當。蓋雙十二事變，旣非如帝俄

時代羣衆革命之打倒沙皇尼古拉，又非類似滑鐵爐戰爭之俘擄拿破崙，此僅以一種不光明不道德之「軍事陰謀」，刼持領袖，第一，與中國當前團結禦侮的需要相反，第二，構成今日蔣委員長之政治理論，政治組織和一百餘萬之中央軍，仍然健在。則此事之前途，只有發生更大規模更長久之內戰，對於國內和平統一，將致背道而馳，愈跑愈遠。但是旣然木已成舟，理論上的問題已經無用，當速謀補救的辦法。周恩來係於十二月十六日由膚施乘張之波音機到西安，卽向張陳釋蔣之必要，同時更親自與駐陝中央要員見面，作各種政治協商。

十二月二十五日蔣突在張陪送之下，飛出西安。許多青年羣衆，突聞此事，大爲震動。比較消息靈通一點的少壯軍人，非常不滿意周恩來這種作法。

張同蔣到京之後，卽未西返，東北軍少壯派之感情，極度不安，又聞張學良被審消息，羣情更譁。而和平初步辦法，已商有成議。周恩來爲主張接受和平條件最力之人，「雙二」事變，打死王以哲之後，周自己似亦因此不得不移住作爲臨時租界的楊虎城公

館。

關於第三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轉變，採何種態度問題，周恩來謂自第六次大會以後，第三國際會決議各國共產黨應注意各該國之民族性與地方性，七次大會以後，此事更無問題。

至於若干人主張之「立卽抗日」與「反準備論」，周謂爲皮毛之見。無計劃的，無準備的對日作戰，是自取覆敗，不過，準備應在對內不戰爭，而在和平統一條件之下，始有其意義。

他說共產黨此時之政治目標，在爭取黨的自由，希望不致於再被任意逮捕，政治上希望慢慢走上民主的道路，則共產黨放棄反對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取消蘇維埃，同時紅軍取消名稱，並服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領導。

他們對於張學良個人，認爲他是非常聰明與勇敢，政治感覺異常敏捷，可惜經驗不夠，弄出「雙十二」這樣大亂子來。

因周恩來先生的介紹，到西安新城後面上賢莊從前一位德國牙科醫生的診療所去看葉劍英先生。無疑的，這是一個共產黨當時在西安的半公開機關。僅僅一層的西式洋房，大門進去，有一個小小天井，正屋裏有許多青年人緊張的工作着，有的從這個屋，走進那個屋，有的聚在一塊談話，有的很忙碌的操縱無線電，這部無線電機似乎專爲秘密工作用的，天線沒有顯在外面，同時發報聲音很小。這羣人的服裝，非常隨便，儀貌上除了熱烈的表情外，沒有什麼嚴格的禮節。

「劍英！」周恩來向着一位正在紛忙的人招手。

隨着周恩來的召呼聲，一位三十左右，精幹結實，相當瘦長，穿學生裝，戴八角帽的漢子，和我一齊進入一間小辦公室裏。

葉劍英的風度，有幾分西洋人味道，廣東東江人的口音，還多少存留在口邊。民國十六年廣州暴動的基幹是那時張發奎先生的教導團，而葉劍英是張發奎最相信的參謀長，同時亦爲策劃與指揮廣州暴動的最中心人物，張發奎先生事前對葉毫不疑惑，依爲腹

心，則葉之政治軍事技巧，不能不稱爲相當老練。

「雙十二」之前，葉曾應張學良之邀，祕密來西安，住張學良公館附近，與張研究東北軍之改造問題，葉對於東北軍之政訓工作提出意見。他之說法，很使張學良受影響。

他那時認爲政治的統一戰線成功之後，共產黨對紅軍之政治領導，仍然存在。因爲如果開始了抗日戰爭，軍隊政治工作應有加強的必要。

雙十二以後，從北方來陝的某幾位最左翼政治人物，曾到西安，極力反對和平妥協，周恩來爲此和他們辯論很久，結果是各行其是，二月二日事變之發生，在思想上很受這般人影響。

對於是否卽刻對外戰爭問題，周恩來謂紅軍不願過早挑動對外戰爭，因此紅軍入山西之後，雖倡「過境抗日」之口號，而並未全力出綏遠，原因卽在乎此。

(二) 萬里關山

西安政局，既已開展，記者又奉命入陝北。二月六日在博古先生和羅瑞卿先生陪送之下，開車直駛膚施(延安)。兩輛載重車，載些鞋子衣服等，我和博古車上，裝了一車的「左派幼稚病」小册子，最重要的是從紫金山那面飛來的幾十萬法幣。同行有西安新聞界和學聯的朋友。

那天城內外的東北軍和陝軍都在紛亂的撤退，汽車大車牛車毛驢，什麽交通工具都有。而運送的東西則從軍火軍實至破鐵爐子也全帶上，眞是澈底的搬家，秩序異常零亂，大概撤退命令太倉卒一點。陝變主力的特務團士兵，更是無精打采的退出西安，低着頭，倒拿着槍，好像不勝頹喪的樣子。

路上和博古先生談起天來，他曾一度作過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現任中華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博古主席」在蘇區是很有力量的。他今年剛才三十歲，身材中等，很有學生活潑氣。我們首先談戰爭，特別是關於紅軍行動經過。

五次圍剿「廣昌大會戰」之後，陳誠將軍取得重大的勝利，震動了整個的中央蘇區

，朱德周恩來和博古三人退到戰場後面一間小村中，商議今後的辦法。紅軍主力犧牲很大了，主要戰場破壞了，再度決戰的前途是相當可怕了。後來毛澤東趕到，細加商量，乃決定「突圍而出」！

圍是突了，沿途所遇到的困難却非常之多，單是沿途所過的大河，已就可觀了。他先說「過烏江」。那裏沒有橋，渡船也被省軍破壞，水急而深，又沒有普通架橋材料，大家到了河邊，皆望河興嘆，河那面還有人把守。後來劉伯誠趕到，乃集中所有工兵人材，盡力想法。首先泅水過去十幾人，趕走守兵。然而各種架橋嘗試，皆告失敗。乃發動工人伐竹，削竹爲篾，絞篾成索，編篾成筐，以索繫筐，筐內盛石，拋入水中爲錨，作成急水中架橋之基礎，然後編竹爲筏，以錨牽筏，聯筏爲橋，而烏江天險始得渡過。

過了烏江，是直進川西南，川軍郭勛守着土城，彭德懷去進攻，據偵探報告是二旅，以爲滿可以打下，誰知越打越多，打出五旅來！老彭損失不小。郭勛作戰頗爲沉着，他們在後面用遠鏡看郭勛的後方，有幾次都有動搖模樣，然而皆被郭勛鎮定了下來。

金沙江之偸渡，亦甚有趣，後面追迫很緊，他們乃以少數部隊佯走大渡口，而大部急走小渡口，小渡口是某土司所轄地，他已奉令將船隻靠在北岸，南岸紅軍無法渡河，後來捉着了土司的「文案」（書記文牘之類），用他出面叫船，船夫不察，放船南來，才算混了過去，而大渡口的部隊，亦飛迷轉到這一路來。因爲船少人多，他們曾用粗布爲鍊，想架索橋，結果是布力太弱，不能勝重，完全失敗。

金沙江曲之中，會理西昌一帶有未開化的夷族，他們的社會經濟還在遊牧時代，捕獲外族的男子，有時殺戮；有時收爲奴隸（稱爲「娃子」），利用其勞動力。紅軍的開路先鋒走到森林裏，被他們突如其來的打死將近一百，而且死得很慘。因爲夷人對付人的方法，是很原始的。劉伯誠對於西南情形很熟悉，還是他出來辦交涉，和黑夷首領吃血酒，相約各不相犯，即古代春秋戰國「歃血於盟」的辦法，這種迷信方法對他們很有效的。

石達開將軍從東南經西南繞出西北的偉大軍事企圖，是失敗在大渡河邊，我們「勒馬渡懸崖，彎弓射明月」的曠世英雄，就在這裏遁逸他的踪影。石將軍最後的停住處是

大渡河邊的安順場，而今這般紅色好漢也繼石將軍之後而來了。大渡河也和對付石達開一樣的漲起大水，河上是沒有橋，船也被封走了。河對面是楊森一營的軍隊佈開着，後面呢？遍地的原始黑夷，退也成問題了。誰知安順場團總還有一隻船，靠在南岸，他準備紅軍來了以後再跑的。然而笨拙的團總行動太遲了，紅軍先佔了他的渡船。然而，河水太大，無人敢於划船。乃重價徵船夫，每人划對河一次，價代一百元。重賞之下出勇夫，居然有人出來應命。但風大水急，巨浪滔天，船幾累覆。這樣渡過十數人，出不意襲敗楊森之守兵，乘勢直奔川康孔道之瀘定大橋，大隊亦從南岸星夜向瀘定橋前進，前鋒至時，橋上木板已被拆去一半，先鋒乃攀鐵索而進，以攻拆橋之守兵。守兵爲此種超常之戰鬥行爲所懾，呼「願繳槍」，而鐵索上人之答覆是：「不要槍！要橋！」蓋此橋爲近十萬人生命所關也。

最後一次險地，在甘肅岷縣境白龍江上拉字口。白龍江上游是雪水流石峽中，水中無船，且寒不成泅涉。拉子口兩岸絕壁，在絕壁上鑿石開小道，至不能再開處，乃架一

木橋至對岸絕壁上，仍沿壁鑿小道，以通於平地，故此地如將木橋拆卻，十萬大軍到此，亦只好徒呼奈何。甘肅方面守兵，僅置一班人於橋之兩端碉堡內，橋亦未拆，而戒備鬆懈，故被紅軍奇襲，遂過最後之天險。

咸陽至三原途中，遇到許多徐向前舊部，他們是被胡宗南關麟徵腰擊而沒有渡過黃河的隊伍，現歸蕭克率領着，他們多一半是四川人，聽不懂博古的話，我還作了一次翻譯。

西安三原間，要經過三個渡口，第一是渭水，有橋可渡。第二是涇水，有船可渡。第三是涇惠渠，那時可以涉水而過。路上往來的車輛很多，因爲撤兵的原故。

三原附近，零星的住些紅軍，黑軍衣黑軍帽，帽上有紅星，是他們外形的特點，他們多半是年青活潑的人。普通軍隊的形式軍容，看來他們很不注意。

那時三原城，成了小西安，許多西安原有的團體，如全國救國會西北救國會等都移到三原來了。許多青年都紛亂的向渭河北岸三原一帶跑，他們對於中央軍入西安有些過

份的恐懼。

因爲等保護的部隊，恐怕路上遇到土匪，費去很多時間，當晚住三原。大餅和開水解决了晚飯，一間小客店的小屋土炕上，還睡着我和博古兩個人。

傍晚在三原街上還遇到葉劍英夫婦，他是到附近二十里雲陽地方的彭德懷那裏去，他穿着學生服安閒在街上走着，誰也難看出他是作戰異常果斷的舊任紅軍參謀長。

我們坐的那輛車子，是紅軍自己買的。在西安事變前十個月，已經掛着王以哲軍軍用車牌子，在西安延安間往來運輸，西北之必然會出亂子，已不是西安事變前短時期之醞釀了。

博古那時談紅軍將來之地位，謂名稱編制更易之外，原有領導幹部應維舊狀，政治委員可以由中央派去。因爲政治委員的制度，來自蘇聯，蘇聯革命初期，紅軍缺乏軍事人才，故不得不利用有軍事技術之舊軍人，而用忠實黨員爲政委，居監軍的地位。中國紅軍之軍事幹部皆爲黨員，故不必要政委也。

七日起身，各人自己收拾行李，不出十五分鐘，博古的行李已自己弄好了，這是長途行軍練成的。汽車夫反而落在後面。

同店有位六十八歲的老人，他要去當紅軍。他無論如何吃不消的。理由是他在西安參加過救國會，他聽說恐怕將來「不得了」！

三原北去有許多台狀地帶，九十里至耀縣。耀縣城外有一座新式大木橋，橋基堅固，橋身寬敞，有些重要國營公路還不及牠，陝省公路建設當局，至可敬佩。

縣城裏有許多紅四方面軍的人，他們過半是單褲，最多不過穿棉衣，問他們，答案是：「穿多了不好跑路。」我們穿雙層皮的人，完全是平日少鍛鍊之工了。

城內商業照樣維持，原因是紅軍對於社會秩序，已採取維持現狀的態度，他們行動的事實，已在商民中建立信仰。

三原到耀縣從前架有輕便鐵道，供陝北剿匪軍運輸之用，現在和平解決後，這條鐵道是無的放矢了。

同官以上，進入山地，所謂「北山」區域，從此開始，陝北和關中就在這裏分界。同官至宜君完全在山溝裏走，有好十幾座水門汀橋，修得整齊美觀，皆陝省建設之成績。溝盡，山行不遠，即到宜君。

不妙的是在不到宜君十里左右油房台山上把車壞了一輛。只好放下些東西，把人先用一車帶走。

壞車處，小山村老嫗出來關照我們：「諸位老爺以後過車，請留心我的孩子，不要把他壓着了！」他不問我們是如何來歷人，專是想到她自己的事，專爲她自己打算。一切皆爲自己打算，這是人生和宇宙的大法則的流露，也就是「約法三章」和「爲民請命」這一套所以成功的原因。

宜君位於山上，小得可憐，開水無地喝，而鴉片則到處皆有。縣政府又在縣城山頭上，這完全是古代戰爭城堡的修築法，不合於經濟生活的原則。

七十里至中部縣，穿城不過半里，和宜君有難兄難弟之分。宜中兩縣都在破碎的黃

土高原之中，陝北貧瘠本相，至此一目了然。

車到洛河渡口名交口河地方，大冰衝壞了便橋，過不去，而修橋亦非短時可能。我們一面派人至洛川打電到膚施要車，一面尋附近村莊過夜。破土窰洞裏，又成了高談政治的地方。

紅軍士兵的生活，仍然比官長要苦些，不過和旁的軍隊，程度有差別，將來軍費充足後，相差的程度怎樣，還待事實的表現。

涉冰過洛河，八月住洛川，縣城在原上，張學良指揮剿匪，曾坐鎮於此，今則紅星帽士兵隨處可見。紅軍初到陝北時，不懂方言習慣，他們夜間駐營，總向民間借門板等作臥具，所以常向婦女說：「老板娘！你的板子借我睡一吓。」她們必起異常羞懼與不安，答應一個「不！」字。當然這邊再行說明理由的繼續要求：「板子睡了退回你還是好的！沒有關係！」而他們所得的回覆是：「我怕！」原來陝北所謂「板子」是指女人特有的生理部份，當然她們不能隨便借給人睡了！

紅軍的政治工作相當成功，從我們的士兵，誰也可以講一篇大道理，「帝國主義」，「殖民地」，「革命」，……無比其多的新名詞，他們講得無不順理成章。儼然受過多年政治教育。

這些年輕的紅軍官兵，說起打仗完全是兒戲，沒有緊張意味。好像中學生談賽足球，李惠堂那一腳踢得如何有勁，華北華如何傳了一個好球。少年和青年人的精力充足，只要燃起政治的火燄，他們的戰鬥力是無限充盈的。

在洛川縣政府裏過夜，木炭餘煙，把我昏迷了過去。我心裏明白，只是動不得，說不出話來，而且呼吸急促得快要不能繼續。我感到危險，拚命掙扎，好容易滾下了床，開了門，爬到室外雪地呼吸冷空氣，幾分鐘後，才恢復了清寧。幾幾乎走上丁文江先生的老路！個人生命實在容易毀滅，不及時作些事，很快就告結束了。

晚間會大雪，九日赴膚施途中，只見大雪蓋滿山谷。汽車經行破舊的黃土高原，上下三個峻急的山坡，不是機器完好的汽車萬萬上不去的。

鄜縣城外汽車站旁，有飄紅旗的紅軍聯絡站，他們相互間「同志」「同志」的稱呼，態度非常親切。

鄜縣北行不遠，公路旁有泉水湧出，結冰蓋路面，下臨高崖，滑溜可怕，車行其上，直賭命運。此後道路，乃順洛河東岸北進，以趨甘泉。河東西山頭上盡爲碉堡，村莊牆院亦已完全碉堡化，皆東北軍剿匪時之陳跡，而今大有人去樓空之感矣。

甘泉縣不及內地中等村莊之富厚，城內房屋凋零，人家無幾，縣長無多少事可做。蓋鄜縣以北，已成蘇區，田地皆經分過，另有蘇維埃政府管理，縣府連錢糧等亦收不到，縣府經費，全恃省府津貼維持。

午尖於甘泉紅軍聯絡站，腹饑甚，麵條煮好，皆虎嚥狼吞。

甘泉是過去剿匪大戰之場，東北軍某團長被擒的榆林橋，何立中陣亡的勞山，紅軍中人皆爲我們指手劃脚而道之。

甘泉再北去膚施，路與洛河分離，另遵谷道進，谷中平日有四川人利用山中泉水種

稻。谷盡，過富有森林之山峽，出峽，順北谷下，沿途人家稀少，土地荒蕪，村莊殘破，無一不象徵大兵之後者。沿途標語，極爲劃一，有「統一戰線」標語，有「一致抗日」標語，「有改良工農生活」標語，最多不過十幾種。絕無反國民黨，反國民政府，及反對蔣委員長標語，「打倒土壕劣紳」，「平分土地」的標語也沒有了。

將至膚施，遇到近百的徒手紅軍，係下鄉打柴作燃料者。服裝殘破，單褲居多，十四五歲小孩不少，他們在路上到處打打鬧鬧開玩笑。

（三）膚施人物

抵膚施，先至城外外交部接洽，旋入城，滿街是黑衣紅星青年人，服裝較外間爲完好。商業亦較熱鬧。下車至紅軍大學休息。

紅大，那時已改爲「抗日軍政大學」，校門上貼了許多歡迎我的標語，因爲中國新聞界之正式派遣記者與中國共產黨領袖在蘇區公開會見者，尙以大公報爲第一次也。標

語中有一條是「歡迎××先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看了有幾分不好受！

校裏首先遇到的是林彪先生，現任紅大校長，對我要算地主之地主了。他是三十歲剛過不遠的人，穿一件灰布棉大衣，中等身材，冬瓜臉，兩眼閃爍有力，說話聲音沉着而不多言。不過，無論意見與用詞上，他的立場很堅決，一點不放鬆。他領我去看他們學生的活動，有些在打乒乓，有些在打籃球，教官們和他們混在一起，沒有人介紹，很難分別，因為服裝都是一樣的不好。寢室內務，不大講究，官長學生之間，也無多禮節，他說他們不贊成形式主義的。自然他們是以蘇聯紅軍作藍本，而蘇聯紅軍的兵學原則，是法國拿破崙的遺留，重自由，重活潑。和德國兵學派的重形式者，完全相反。日本學德國，中國有些部份又是學的日本。紅大的教育方針，是自動多於被動，討論多於上課，室外活動很注意，每日上課時間，最多不過三四小時。

其次和我見面的是宣傳部的吳亮平先生。他小小個子，清秀的面龐，無論他吃過多少苦頭，還保留着書生面目。他的外國語文很漂亮，蘇區對外英文廣播，就是他擔任。

他說話是淸晰，明白，有系統，並有平和而堅定的見解。美國記者施諾 Snow 入陝北，就是他給毛澤東作譯譯。他是一位漂亮的宣傳家。

隨後廖承志來了，這是廖仲愷先生的哲嗣，何香凝先生的痛愛者，他會好幾種外國文字，會畫，會唱，會寫，會交際，而且會吃苦，這是紅軍中多才多藝的人物。紅色中華日報現改爲新中華日報的就是他主編。

劉伯誠一會來了，身體看來很瘦，血色也不好，四川人有這樣高的個子，要算「高」等人物。他之有名，不在到了紅軍以後，西南一帶，對「劉瞎子」的威風，很少人不知道的。他作戰打壞了一隻眼，身上受過九次槍傷，流血過多，所以看起來外表不很健康，然而他的精神很好，大渡河也是他打先鋒。行軍時，飛機炸彈還光顧了他一次，幸而不利害。他在莫斯科曾經令佛洛西諾夫敬佩過的。「紅軍總參謀長」是每個紅色戰鬥員都知道利害的。

天已黃昏了，屋內地上燃着火，再進來一位老者和中年漢子模樣的人，前者是林祖

洒先生，後者是朱德先生，林先生眞是老而益壯，朱德已有五十多歲了，而面目儼如四十歲人之健壯。他說他每天打籃球，說話完全四川音。「半生軍閥，半生紅軍」，他自己笑着自道。他說紅軍作戰沒有什麼秘訣，只是政治認識透到每個戰士，和羣衆基礎工作得到許多便利。

悄然出現的是丁玲女士，我們是初見，而不想到見面在這樣地方。她打算在陝北搜集些材料寫東西，將來當有些特別的東西出現。

現任中共總書記張聞天先生（洛甫）戴着不深的近視眼鏡，出現於人羣中，他的談風輕鬆精利，不似曾過萬重山者。

最後到的毛澤東先生，許多人想像他不知是如何的怪傑，誰知他是書生〔　〕表，儒雅溫和，走路像諸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之持重與音調，又類三家村學究，面目上沒有特別「毛」的地方，只是頭髮稍爲長一點。

同毛澤東先生進屋的，還有一位年近古稀的徐特立先生，他公然從江西走到陝北，

這是了不得的事件。

圍爐坐着一大圈，談話的火線，打得很緊。以後中國的政爭，最好也用這種方式，大家不要動武，免得老百姓遭殃。關於和平統一後之黨和軍隊問題，那時他們的意見，還是主張維持原有的組織和系統。

那晚的讌會，也有海參之類，大概是招待「布爾喬亞」的，他們平時吃這些東西，恐怕太不易找到了。讌會中，只有張國燾先生沒有來，說是病了。飯後，我特去看他，因爲我次晨要走，不看他一次，覺得很抱歉。他現在是紅軍總政治委員，我們去時，他果然已經睡了，他立刻起身，咳嗽很兇，他的風格帶嚴肅性，深沉性，還是另一作風。

然後赴毛澤東窰洞作竟夜之談。到時已夜十時。

他那個窰洞內，除了一個大炕之外，還有一張木椅，一張桌子，一條木凳，一盆木炭。木桌上放了許多紙條，還有經濟學和哲學書籍，桌上燃起油燭。他對於窰洞發生了感情，因爲牠冬暖夏涼，適宜居住。他說薛仁貴囘窰囘的是這種窰，不是南方的磚窰。

他因爲過去行軍作戰關係，作計劃下命令，都是夜間，於是白天在臥式轎裏睡覺，夜間才緊張的作事，弄成和我們新聞編輯一樣的日夜顛倒。他用腦過度，腦血管膨脹，經常興奮，不容易睡着，神經受點影響。如果在行軍時，身體有勞動機會，睡覺可以好些。他平常很愛讀書，外間輿論的趨勢，他很淸楚的和我談論。

他最喜歡談戰略，他在紅大教戰略一科，說到戰略問題，精神特別好了起來。他說五次圍剿中他們失敗在不應當廣昌大決戰，不應和陳誠先生指揮的主力硬拚。應當暫時放棄蘇區，分紅軍爲四路，猛出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四點，施以佯攻，以誘動江西兵力，然後擇弱點一戰，勝而後回江西，再突破弱的方面，則蘇區可以保全。不得已放棄江西之後，最初的目的地是湘西，並不敢預定說能到遙遠的西北來。先命蕭克去探路，只想從湘西憑藉賀龍偸渡長江的技術，從三峽區域，北過長江，再圖發展。誰知追兵太緊，湘西不能立足，乃想圖貴州，貴州四面受敵，而且太窮，乃轉而想從四川西南轉入川西北之松潘一帶，暫駐以觀形勢。土城一敗，逼得走雲南川邊，辛辛苦苦到了川西

北，乃是蠻荒千里，不宜居人，且松潘要地已入胡宗南手，不得已始出甘肅到陝北。他們入山西是政治的目的，不是軍事目的，中央軍那時如果不自東壓迫，他們將割汾河流域沃野，一面補充自己，一面激動全國對外空氣。徐海東之由陝南經隴東入陝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紅軍之嚮導，並非如蕭克之有預定計劃。至於紅軍大會合於會寧靜寧海原一帶之時，進攻目的在寧夏，西進甘涼肅州，確立西北根據地，徐向前過黃河，義即在此。雙十二以後，政治形勢變動，這些都用不着了。

他以為共產黨的要求，希望中國走上憲政民主之路，以民主求統一求和平。和平統一之後，始可以言抗日。故為實現民主政治，共產黨當可放棄土地革命，蘇維埃和紅軍的名義。中國將來當然會成為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但是共產黨不放棄工農生活之改善運動。這當然是共產黨愛國主義的新轉變。有人反對共產黨談愛國主義，他以為是不澈底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是反帝國主義的，在半殖民地的國家提倡愛國主義，本質上就是反帝國主義的。他們停止階級鬥爭的原因，是因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外在矛

盾，大過內在矛盾，所以縮小內在矛盾，先解決外在矛盾。

天將明了。我回去紅大休息一會，即登車南返。謝謝林彪和羅瑞卿先生，他們很早起來招待。

十日南返，晚至宜君，被軍隊駐滿，無立足地，乃黑夜開出，欲尋山莊。大大霧，對面不見人，車上玻璃結冰，司機不能辨路，繼而地下道路結冰，滑不能行，但車已至半山上，前後皆無辦法。司機乃伸首側窗之外，勉強前進，費數十分鐘，不過行一二里，司機聲言不敢再開，乃停於荒山大霧中。幸下車發現山邊有窰洞，入內視之有人家，我們遂買些豬肉作麵條，來過這廢曆的除夕。

夜間大風雪，昨夜如夢境。十一日起身，白雪滿山澗，清涼爽目。舊曆元旦，路無行人，爆竹滿北山，炊煙不見出。人家正過愉快之晨也。

到三原無處買飯吃，還是到一家東北退伍軍人開的館子對付幾個餃子，繼續開西安。至涇河過船處，東北軍少數軍佐強欲扣車，無法，我只好故作鎮靜，對他們笑笑。他

們摸不清，問我是什麼人，我初不之告，他們的態度轉於疑惑與平靜之中。再問，乃輕語之曰：「我是『陝北』來的，到西安有事！」他們是不會扣紅軍車的。果然他還替我出主意，說咸陽一帶中央軍扣人。等我到中央軍區域後，我已平安完成了我的任務了。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上海）